

故事之前的故事

在一切开始之前，我想要在这里阐述一下关于“时间之巅”的事情。

如标题“时间之巅 5.0”一样，这已经是这个故事的第五个版本了。从小学四年级的“时间之巅 1.0”开始，我的人生就是为了时幻和紫维的故事而活（暴论）。

或许我还写过很多其他故事，比如《挂坠盒》《自我欺骗》《暗杀公主》《列车少女》之类的，但是这些“时间之巅”的故事对我有着最为特殊的含义，是为了纪念那个陪我度过最为黑暗的时光的人而创作而出的。

故事中的时幻，紫维，浪海都有着现实人物原型，他们正是那段黑暗的经历者。

尽管本文全文中并不会出现“时间之巅”这个概念，它的标题仍然叫做“时间之巅 5.0”，因为它讲述的是属于他们的故事。

“时间之巅 4.0”因为缺乏先进理论（指“故事之后的故事”理论与“时间之巅编年史”理论）的正确指导走了歪路，几乎荒废了我前半个初中的创作意义。在九年级上册时愤然决定启动“时间之巅 5.0”计划，在完成全文约四分之一内容后因为学业压力（诒善公学）被迫停笔。而一年半后的高一下学期时，偶然重读手稿，重新整理先前笔记后决定继续创作。

按照某个玄学的“四分之一”理论，这篇故事的写作时间段会被分成四段连续时间，每次都能完成全文的四分之一，现在前两个时间段已经灵验了，不知道后面会如何呢（笑）。

我就不在这里说更多的了，快去看正文吧。

哦，希望你能慢慢地看，因为我写得真的很慢，几万字也真的很短。

目录

第一部：倾坠篇

倾坠 I

倾坠 II

倾坠 III

倾坠 IV

倾坠 V

倾坠 VI

第二部：回转篇

回转 I

回转 II

回转 III

回转 IV

回转 V

回转 VI

倾坠 I

风已经离开了，伴随着那忽明忽暗的尘土。向着风远去的方向眺望，可以看到星空和苍穹。尘土在银河中化作满天星辰，凝结于虚幻的记忆之中。

他伸出手去捕捉风，任凭那尘土从间隙中飞过。

收回手，时幻低着头看向拳中握住的那股微风。他靠在椅子上，旁边开着一盏昏暗的灯，仿佛烛光般的黄晕映衬着整面落地窗外的繁星，让他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宁静与祥和。

这样的静谧是他所热切的。在劳累之后，人总能从自然的美好中感知安慰治愈伤痛。

时幻露出不由自主的微笑。这样的景象他很少能看到，而今晚的成功这件事已足以让他感到喜悦。人不应该贪心，一直盯着这星空看也不好……那银河将会浑为一轮旋涡永不停息地回转，直到你什么也看不清为止……他把双眼从中抽离出来，关掉灯光。

正是深夜。时幻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床边，倒在了床上摘下眼镜。刚把它放在床头柜上，一股振动感延着手蔓延至全身。同时，黑暗中亮起一束光。

时幻重新戴上眼镜，直起身来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一条消息出现在主屏幕中央：“在吗？”

发信者账号名为“紫维 zhiwei”。

这名字是时幻在学校里的同桌的，尽管他并不明白为什么紫读作“zhi”。从好的角度讲，紫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种做事优雅而十分认真的女生，而且她也很关心身边人的情况。

“刚才在看星空。”时幻回复道。

“这样啊，我现在也正在看呢。怎么了？你现在要去做什么其他事了吗？”紫维的回复很快就来了。

“我打算睡了，但无妨陪你继续看，假如你愿意的话。”

“好，既然这样的话就一起看吧。”

紫维在对待他人这个方面的特点是善恶分明。她会给予所爱之人无尽的关怀，答以所恨之人冷酷的拒绝。在时幻看来，这是一种极端的性格，所幸的是紫维并没有恨他。

学校里也有些关于紫维的传闻。据说那些对她有不好的态度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碰上了生活中本不应该出现的意外。轻则是摔了一跤把头擦伤，重则是整个人性格莫名变得卑贱、无耻。不过紫维仍然只是个每天在班级里对他人微笑的人，似乎与其他人并没有区别。

时幻曾经问过紫维关于这些传闻的问题。得到的答复则是：“那真的是很奇怪呢……”说这话时，紫维跟平常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你在看哪颗星？”手上的震动感。

“要说的话，是北极星旁边那颗有些灰色的星。”时幻如此回复，但并不指望紫维能认出那颗星。

“我想我找到了。”屏幕上闪烁着字符。

时幻想象着她那如雪一般空灵的声音。不知道紫维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

他想确认一下，或是多发点具体信息，但在他打字时紫维的新消息出现了：“明天有空吗？”

“下午有空。有什么事吗？”

“和往常一样的，把你叫出来玩。”

“那落丝和潜他们两个人呢？”

“问过了，他们都没时间。”紫维回答。

时幻的手指在窗台上敲着。他看向那颗灰色的星，默默地思考着。

从前大多是落丝把他们叫出来的。潜偶尔也有几次，紫维的邀请在他印象中倒是头一回见，或许是缘于她是他们三人的小团体的中途插入者吧。不过，相比之下，他自己可是一都没有主动叫别人出来过，这比紫维还要差许多。

“好吧，我同意了。”时幻在屏幕上写下。

第二天的早晨，时幻拿出了他抽屉里的那张地图，最后再仔细观摩了一遍路线。他用手指延着上边描出来的红线一路划过去。

突然地，他停住了。

“啊，对，扑克街。”时幻念着地图上的地名，用手指围着它绕圈，“按照今天下午的计划，紫维说的目的地就是这里。不如经过时仔细考察一下吧。”

让手指继续走完剩下的路直至回家后，时幻把地图折叠好轻轻地放回抽屉里，没有一丝怠慢。

今天上午，也是上次做这件事的一年之后，现在要做的事，被他称为“朝圣者的旅行”，。

那是在去年的某一天，时幻发觉他的记忆与现实出现了差错。他根本不知道母亲跟他说的他上周所做过的那些事，将那些本应该存在的记忆取代的则是另一段陌生的记忆。

那记忆与他无关，好似发生在梦中一般，但确实成为了他的记忆。记忆中的场景，也只有在梦中才能看到。时幻知道自己从未去过这种地方，但他又如何能在记忆明明如此的情况下去肯定这一点？

随后时幻去看了心理医生，但对方也不理解这是何等情况。家人的说辞告诉他在他正确的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他未曾受过任何巨大的打击与压力，一切都是突如其来。

无法承受自己记忆的改变，本着散心的目的，他走出了家门，开始了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而现在的他，要沿着地图的路线，重新开始过去的故事。

同去年一般，列车里已经人满为患。时幻抓住头顶上的把手，看向车窗外的风景，开始回忆那段来自过去，而影响了他的全部的未来的凭空插入他脑中的记忆。

记忆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明明存在脑中有着印象却难以将其完全地提取出来。而且也过去一年了，即使是深刻的记忆也或多或少会忘却一些细节。

在那段记忆中，那个“自己”不是他，时幻——他感觉那具身体的主人是个二十多岁的男人。

原因是什么？他不清楚，或许是他忘记了，或许是他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原因，从这段记忆的开头“他”就被关进了一个类似于监狱的地方。那并非什么政府的正规监狱，只是“他”被囚禁在某个地方的地下室里……

但那铁栏杆简直和监狱一模一样。

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他”被困在了这里。向旁边看去，还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其他人同样被困。

在“监狱”被困的这段日子里，“他”认识了一个蓝发女孩。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看着其他的方向，靠在栏杆上，神情颓丧，并且头发也因为长期没有修理过也变得乱蓬蓬。

那个女孩是谁？“他”又是谁？这究竟是一场他自己的梦，或真的是其他人的记忆？

他想要找到记忆的主人。

当时幻意识到车里已经没有几个人的时候，他才发觉到自己还一直站着。刚想坐下，才发现窗外就已经是终点站了。站牌“梦境湖泊”立在那里，他下了车，开始沿着岸边走。

水面飞跃着闪光，却又温和而不刺眼。时幻很喜欢这片湖，在去年的“朝圣者的旅行”之前他也来过许多次，因此他很熟悉在岸边有一个定时开船到湖的另一面的码头。

已经到了，是那艘熟悉的船。找到去年茫然时坐下的位置，他再一次坐在那里，试图找回当时的感觉。

“他”和蓝发女孩聊了很多，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忘记了，甚至忘记了女孩的名字。或许她从来就没有说过。现在能够模糊想起的，大概是她说他们要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时幻闭着眼，聆听波浪所卷起的风声，在脑中努力地还原当时的场景。

“通向上层的门没有锁上。”蓝发女孩说。

“他”试着推了推那地下室的门，门旋转着，把路让开，闹着声响。

“对，门确实没有锁，但是谁愿意逃出去呢？”蓝发女孩接着说，“根据其他人说的，只要一上楼就会碰到无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而且他们好像拿的也是真枪实弹……”

“你会愿意去追寻一瞬间的自由吗？”“他”是这么问的。

女孩怎么回答实在是难以想起了，不过如果是他自己会怎么回答？大概是否定的答案吧，他可没有这样的觉悟。人们常常认为在危急之时自己有能力成为英雄，但结果只是如英雄一般死去。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他打了个寒战，从停靠在了另一个码头的船上走下。

时幻走了一会儿，随着记忆的脚步来到了他的下一个目标点，一片寸草不生的空地。在这喧嚣的城市里，居然存在着这种无人发现的世外桃源——尽管这里确实什么也没有。

“交错点”。时幻给这片空地取名。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有那些如过去的他一样迷茫的人来到这里，这里是他们这些人各自的“朝圣者的旅行”的交错点。

他绕着圈踱着步，于安宁之中慢慢推进着脑内记忆的剧情，并来到了高潮的一幕。

最后“他”和蓝发女孩还是决定要逃离，即便要赌上各自微不足道的性命。接受着所有人兼有畏惧和敬意的目光，他们从那扇门里冲了出去，从此再没有回望过门后的世界一眼。

但是事况比他们想象地还要艰难许多，迎接他们的是无数枪林弹雨。在侥幸躲过枪弹但各处仍然被擦伤后，他们唯一的退路成为了一开始他们冲上去的楼梯。没有从这一层逃出去的其他办法了，只有延着楼梯向上。

“继续向上！”蓝发女孩喊道。

绕着螺旋阶梯向上，“他”索性把跟不上他的速度的女孩拖着走——明明应该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为首，但“他”仍然在无意识中选择了去保护这个认识不久的同伴。或许连被保护的她也会感到惊讶吧。

“他”能在经过每一层楼的瞬间看到那里的景象。“他”所处的地方像是一个赌场，硬币与筹码的抛掷声在“他”脑中形成了重重的回响。但是在这一刻，别人的输赢成败又与“他”有何干系？

恍惚间“他”已经带着蓝发女孩来到了顶层。时间太短了。

两人冲进唯一的一扇门，来到了一个全由玻璃（或是某种透明材质）构成的大房间——地板，墙面，天花板，无一不是透明的。外面的世界是流光溢彩的城市，而这里已经没有其他退路。

“现在该怎么办？”“他”问，明明并不期待得到答复。

记忆在这里突然地被切断了，虽然时幻清楚自己明明记得后面的事情。变得和去年时分一样茫然的他，或许还需要好一会儿才回想起来故事的结局。

走出“交错点”，时幻在古旧的街道里前行，按着那份地图上的既定线路走到了扑克街。

明明扑克街算是 H 市的知名地点，唯一来过的一次也只是去年“朝圣者的旅行”，因此他也并不熟悉这里的路，对于这里的景色和建筑物也不了解。

没事，反正过来就是就是为了了解的。

时幻沿着马路慢慢走着。这是一条匆忙的街道，路边形形色色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与他擦肩而过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有在阴凉处化了妆表演的魔术师。他想挤过去去看魔术师在干什么，流动的人群却阻碍着他前进，他也只好作罢，而选择把注意力放在十足路口对面那个路边摊。路灯转为绿灯，时幻跟从着人流向前迈进。他现在再往小摊的方向走去，却发现那摊主收拾着物品逃走了，原来是因为从另一个方向过来的警察……

最终吸引了时幻的是一幢摩天大厦。那有点像斜塔，但又并非完全倾斜。里面所散出的光即使是在白天也十分亮眼。大厦的中间插着一张巨型的黑桃皇后，逼真的眼神让他产生了那眼睛可能可以动的猜想。他感觉这种大厦应该是这附近唯一有此高度的建筑。而且，在他印象里，去年来这里时他还没看到过这种大厦，因此它肯定是新建起来的。

在花了好大一阵劲后时幻来到了那座大厦楼下。抬头看上边的金字，写着“扑克街文化博物馆”。

时幻走了进去，沿着顺序一块块板子看下去。

“扑克街是 H 市的著名街道之一，声名甚至在全国都享有荣誉……古时扑克街是赌场与魔术云集之地……”

看到后面的板子都是在写赌场的相关内容，时幻略了过去，他对这些不感兴趣。随即他走到了电梯口，各层的相应分区列在板子上。

“第二层到二十三层全都是赌场吗……我算是懂了那流光溢彩是从哪里来的了。”时幻自言自语道，乘着电梯去了二十四层。接着，时幻又在一块块板子下阅读了起来。

“……古老的魔术技艺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当观众被魔术师的表演所折服时，他们的感情实际上就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魔术师手中……这也是过去的一些所谓‘控制’的魔术的真相之一……”

“被魔术师操纵过的观众在时候常常会觉得难以置信——少数人还出现了心理疾病。从而有人开始对于这类魔术发表抵制的观点，以至于后来发展成派别之间的对立斗争，详见二十八楼的‘魔术谈判’展馆……这场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大批掌握了此种技艺的魔术师遭到监禁，剩余的魔术师逃向海外……如今此种技艺已经失传，但扑克街的魔术事业仍然在蓬勃向上……”

把紫维带过来看这些话她应该会很感兴趣的。不对，是她叫我出来玩，她是领队，而非我把她带过来。那她应该已经有景点准备好了吧……时幻是这么想的。

时幻打算坐电梯再上去一层，但发觉等电梯的时间太久了，还不如走一边的楼梯。

但他在走进楼梯时愣住了。

因为他觉得这儿他好像在哪里见过。

心中存着疑惑，时幻把脚踏在台阶上走了上去。突然间他听到了零碎的声音，好似狂风卷飞枝叶。

明明走到了第二十五层他却并没有停止脚步，仍然在向上走。随着越走越高，一种猜测在他心中萌生。不至于这么巧吧……又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呢？他想他已经知道答案了，尽管他不想面对。

继续向高处走去，透过窗玻璃看到的外边的城市也越来越低，时幻觉得他好似在云端走着钢丝，心中的恐惧感每走一步便愈发增大，就算他在另一端安全着陆也仍然会战栗。

他的脚步已经慢到几乎要停下来了。他想要去逃避，但一种宿命感又引领着他前进。犹豫不决，最终的结果是他决定加速前进，放弃思考一次性冲上顶楼。

他确实这么做了，双腿的飞奔让他累得抬不起头。而且，他也不敢抬头去看。

再次下定决心后，时幻眯着眼面对眼前的光芒。

“我们跳。”蓝发女孩说。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他”说。

“跟我走。”女孩一把拉住“他”——那力气竟然大得惊人——“他”被拖着拉到了窗边，看到女孩正用着坚决的眼神看着他。那眼神里带有的是……一种相信的想法。

“跟我走。”她的眼睛再一次说道。

于是，“他”想也没想就跳了出去，手仍然与女孩握着。黑夜之中，城市里的霓虹灯闪烁显得格外美丽。

他们在空中飞行。

时幻颓丧地坐在那窗边，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太奇怪了。无论他的那段记忆是自己的梦还是他人的记忆，都不应该会出现一幢当时尚未建成的建筑的楼顶。

他按住窗台向那底下的城市看去，看到的是一片雾茫茫。他没法看到那些霓虹灯。

就算没有雾，它们在白天也不会亮。

他感觉已经糟透了，从透明的地板上走过回到了那楼梯。突然地，他有了个想法。

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让他一路向下狂奔。他甚至忘记了可以坐电梯——亦或是对于这楼梯有了种特殊的感觉，他直直地下到了一层。

并没有找到什么关人的地下室。时幻缓缓地走了出去，旁边是他之前上到二十四层的电

梯入口。

这一切都只是巧合而已，只是他运气太好罢了。也可以说，运气太差。

他不断地去安慰自己，走出了博物馆，继续着“朝圣者的旅行”。

在剩下的路途中，他根本无心去看那周遭的景物，路过的一切对他而言已经不再重要。

他开始思考，要不要向紫维提出换个地方。

2021.10.13——2021.10.22

他尽量不去看那大厦，但当它来到他面前时他便不得不去面对它。幸运的是，紫维并没有把他带到里面去。

“路该怎么走？”紫维嘟囔着，“我忘了。”

时幻只是跟在紫维后面，盼望着她会走的离博物馆越来越远。不知是由于他的祈祷，或是本来如此，紫维从博物馆旁走了过去，没有抬头看它一眼。他在后面盯着紫维看。

紫维算是有着一种非常奇怪的发型——双马尾呈一种螺旋状缠绕，每条辫子分成了好几条长长的发丝互相环绕着，最终缠结在了一起。那整条辫子作为一个整体摇晃着。

“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去吗？”紫维问。

时幻回头去看那博物馆。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如果不说那博物馆紫维应该也不会奇怪吧。

“不清楚，大概继续往前走就能碰到点什么吧。”时幻说。

“前面到头了。”紫维宣布。

时幻抬头看过去，面前的路牌确实表明了再往前走就要离开扑克街了。

“走，我们再在周围逛逛。”紫维一把抓住时幻。

时幻看到紫维是拖着他右转而不是直直地向博物馆的方向走去，松了口气。

又要回到校园生活了。对时幻来说，这实际上也没什么不好的。不如说学校里日复一日的感觉现在成为了他渴望的——无论如何，前天那件事情也太诡异了。他并非什么都市怪谈或者恐怖小说爱好者，只是想过平静并且凡事归于情理之中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日常”。

此刻的他正躺在宿舍的床上发呆。忽然意识到自己本应该醒来，他猛然坐起身，开始了他的校园生活。

“怎么样？”落丝问。

“不怎么样。”潜答。

时幻是听着他们俩没头没脑的问答坐到座位上的。这也便是生活的一部分，大清早人都会有点傻的。

“你怎么样？”落丝转过头来问坐在她后面的时幻。

“我也不怎么样，班长。”他确实过得不怎么样。

“前天你和紫维出去了？”落丝问道。

“对，去了趟扑克街沿着边缘绕了一圈就回去了。”时幻说道，接着补上一句，“因为

没看到什么好地方可以去。”

“啊？扑克街好地方可多了，下次等我有时间了我拉你一个个去看——”

落丝是这种热情的人，而那确实也是当一个班长所需要的精神。

“那不必了，我自己去看就好。”时幻觉得那博物馆应该也被包含在了“好地方”里面。

“要不然你跟我讲讲吧。”紫维走了过来坐下。

落丝把一个个名字报了出来。里面确实包含了博物馆。紫维则似乎在很认真地听着。

“嘿，时幻。”潜打着哈欠问他，“交个作业。”

赶紧远离有关扑克街的话题。时幻这么想着，把作业都拿了出来走过去放在潜的桌上。潜微微点了点头，开始整理那一摞摞作业。他是个细致的人，但在激动的时候又会显得莽撞和心不由己。

时幻对每个人在心里都有几个形容词来评价，比如前面觉得紫维“善恶分明”，落丝“热情”。他自己也明白仅仅用几个形容词是无法完整地描述好一个人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你们可真能聊啊。”潜对时幻说，此时紫维已经开始向落丝提问了，“像我就没能有什么话题。”

给潜的另一个形容词是“忧愁”，时幻想道。

前阵子闲聊时潜向时幻抱怨过“自己在教室里默默无闻，完全没有作出任何贡献”，时幻的回答则是“你可以先从帮落丝收作业开始”，这之后他们组的作业就放到潜桌上了。

自我价值的实现。听起来是个高大上的词汇，时幻依稀记得谁跟他聊过这个话题。

“赌场不是成年人才能进吗？”紫维问道。

“这是什么问题？”时幻能看出来潜在尝试插入话题。

“在说扑克街那个文化博物馆。想想赌场是博物馆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好大一部分，就觉得十分有趣。”落丝说道，又去回答紫维的问题，“我有几个‘朋友’……额……说白了就是几位住在扑克街的同学，他们以 18 岁的名义浑水摸鱼进去了。当然他们也没钱去赌，只是逛了一圈赌场，然后跟我讲了里面有什么。其实和电影里也差不多。”

“原来如此。”紫维像是在思考什么。

不应该在这里站太久，否则又要被卷入话题了。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告诉落丝去了哪里的……也没想到落丝会那么了解，实在是失算。

“班长，先交作业。”时幻尝试着打断话题。

“知道的，毕竟潜最近工作很认真。”落丝流利地把作业拿出来放在桌上，紫维也拿出来。

“那为什么博物馆……”紫维重新开口道。

尝试失败了。时幻的手指不自觉地互相揉捏摩擦着。

“落丝，出来一下。”老师在外边喊道。

最后算是成功了。嘛，这样应该也算是普普通通的校园生活吧。

时幻他们就读的 H 市中学是一所初高中连读的寄宿学校。初中的时候他就跟落丝与潜认识了，那时候三个人过的可真是快乐的时光。后来紫维作为转校生在高一时来到 H 市中学，他们便形成了这个四人小组。

H 市中学的高中部可以被算作重点中学的，能以转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紫维想必很厉害，至少在刚认识紫维的时候他就是那么想的。

听紫维说她来到这里的 story 蛮曲折的：她原本并不住在 H 市所在的省，后来阴差阳错地在另一个市她的阿姨家上了初中，平时成绩也不算很突出但在考试时意外地发挥很好破格进入了 H 市中学。

高一上学期紫维的成绩确实只能排在中后位，但在这一年的稳步上升后已经快追上了永远排在班前几的落丝。至于时幻和潜，他们一直以来都只是普通的中等人群。

“在这里我过得很开心。”紫维这么说，“至少比起以前要好，所以成绩也就上来了。”

说这话时，她靠在椅子上，抬头看向天花板。

时幻选择走向食堂。跟传闻不同的是，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山人海跑着去吃饭的情景——或许在其他学校会有，但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处在零散的人群中，时幻看向两旁的绿荫。树每天都会不一样，比如眼前这棵似乎就比昨天枝条更弯下来一些。这个趋势应该不会一直保持——不然它就要从树干上脱离砸落在地上了。时幻本想再仔细看看那枝条，但他已经从树旁走了过去，他却又懒得回头特意停下。

自己可真闲啊，他这么觉得。确实，如果不拉个人和他一道互相聊天，他就会去想别的事情。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吧？

扑克街。他脑海里有人在说道。那个博物馆与他被替换的记忆，无论怎么说是脱不去干系的……

他的确不想再去想那件事，但如果他不去解开那个谜团，这件事恐怕就会成为他的梦魇吧……他可不想以后再夜晚做梦时梦到这类东西。

他有必要再回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被他先前因为震惊而忽略掉的细节。只是，再去单独行动的话，恐怕在直面恐惧时仍会不安吧。

最好找个胆大的人陪自己去，至少会安心点。

但那应该谁？时幻没想到他认识特别大胆的人，也没觉得有谁能够达到让他把一年前

的失忆这件事情完完全全地阐释出来的程度。

到时候再想吧。至少现在吃饭才是任务。

时幻把脚踩在阶梯上，缓缓地向前上去。

而至于回去的路上，能够在铁网外看到球场上打篮球的男生们……该说是他没有那份热情还是本来就不擅长于运动呢，反正时幻是无法加入他们的。如果是潜的话，在这一方面貌似还能蛮伸展开来，因此他的身高也就比时幻高了一些。

不过潜那只有一米五九的同桌倒是也很在意身高。虽然在女生中也不算矮，但她还是硬说自己有一米六的，而且还一直喊着要长到紫维那样高——大概接近一米七了吧？

“你是不是在低视我的身高？”落丝完全地猜出了他在想什么。

“没有，我看起来是那样子吗。”时幻试图掩饰道。

“你就没有承认过……算了，这周末还有时间吗？要像平常那样一起出去的。”落丝叹着气。

“今天才周一诶，我可不知道这几天会不会让我的周末有额外安排，但至少目前没有。如果要说的话，去哪里？”

“扑克街。”落丝立刻回答道，“你们俩上次去了扑克街，恰好我和潜都没时间，这回可要复仇一番。”

哦，天呐，又是扑克街，他之前想着找一个人陪自己回博物馆顶层看一下的。

落丝会是适合倾诉秘密的人吗？至少她“热情”，找她倾诉烦恼绝对没问题，但秘密就可不一定了。时幻觉得他和落丝也没有到什么亲密的可以互道秘密的关系，只是认识很久罢了。

他的眼前浮现出潜那张忧愁的脸。潜和落丝好像是青梅竹马来着吧？那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了。

不过眼前的问题是是否接受落丝的邀请。正常来说是会接受的，拒绝显得不大礼貌，但若是不选择落丝为共同行动之人只是单纯地去扑克街玩——这便至少要让他损失一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探索博物馆的任务只能再延迟一周了。

唉，刚刚才说过周末有空，本来应该找个理由说没时间的……

“可以。”时幻尽力让自己的措辞和语气听起来没有犹豫不决的感觉，“时间你有想好吗？”

既然答应了出去，那就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博物馆上，接而将其排出脑海——

“你没意见的话，就周日下午？”落丝说，随即脸转了过来，“你看起来有点不大对劲。”

“啊？有吗？”

“没有，我瞎猜的……教学楼到了。”

日常的校园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点——时幻也还能接受。当然，偶尔若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并且在他的接受范围之内，他也是乐意去看到的。

“想回初中部看看吗？”星期三午休后落丝如此说道。

此时紫维不在，落丝是对他们两个男生说的。

“你怎么不叫紫维叫我们？”潜说，“那里我们老熟悉了，紫维她应该没有去过几次吧。”

“她经常去诶。”落丝说，“我常常看到她在某些大课间跑去初中部的教学楼。也幸好因为这里和那边隔的不远……很多老师都是同时教初中与高中班级来着的。”

“她在教室里吗？”时幻问。

落丝跑了几步看了一眼，又重新回到走廊上她原本站着的位置，“不在。说不定她又跑那边去了？”

“要不然去那边找找看她在做什么？”潜提议。

三人决定分头行动搜查，时幻是中间的第三、四层。

走进初中生的人之中才发现自己确实比起那时变化了许多，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心智上。

他经过的路旁的学生似乎在打量着他，想知道一个高中生为什么要来初中部。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甚至自己好像也忘了，只是沉浸于初中生活的氛围之中。

与高中生活实有许多不同，但他同样喜欢。

“表哥？”时幻突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喊道。他回过头去，发现是浪海在朝他挥手。

“好久没见了，”浪海急冲冲地跑到他面前，“还记得我吗？我的名字——”

“你叫浪海，今年初二了，虽然说我记忆力很差但是这个不至于忘掉。”时幻苦笑了一下。

去年记忆发生改变这件事情的知情人员不多，大部分都是亲属，浪海对此也略知一二。

要不然找浪海去博物馆？也许是个可行的想法，先放一放。

“那就好。”浪海上上下下将他打量了一番，与其他学生的行为一模一样，然后抬起头问：“你看起来和三个月前没什么差别，但你觉得我看上去变了吗？”

时幻努力回想上一次碰到浪海时她的模样……

“变高了。”时幻最后选择如此回答。

“这是你妹妹？”

时幻往浪海后面看去，紫维朝着他这边走了过来。他确实向组内其他三位成员提及过他有一个同校的表妹的事，不过那应该很久了，紫维能够记得还是很令人惊讶。至少他很羨

慕那种记忆力……

嗯？等下，这是紫维啊。

“你表妹叫浪海……”紫维已经绕了过来，盯着浪海的校服看。浪海不满地问时幻：“这是谁？”

“我同桌。”时幻回答道，然后转向紫维，“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喜欢在这里待着。”紫维轻描淡写地回答，“你来找你表妹？”

是来找你的。时幻还没能把这话说出来，一个黄色的影子——比紫维要矮——扑在了紫维身上。紫维后退了几步。

“你——在——这——里——做——什——么——”

见落丝把紫维撞开，浪海小声地对时幻问道：“那个学姐又是谁？”

“我前桌，我们班长，性格比较……豪放。”时幻同样小声回答道。

“话说那个学姐，不是金发的那个，就是说你同桌来着，我好像经常看到她在初中部这边诶。”浪海说。

“她确实经常来这儿，我就是来找她问她在干什么的……她刚刚也回答了，她喜欢在这里逛。”

时幻看到落丝用双手推着紫维一路走远了，对浪海挥手道：“我先走了，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

浪海看着他，点了点头。“我没事情，你走吧。”

时幻追上了两人，此时紫维已经挣脱落丝的控制了，正和她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

“哦，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个女生又是谁？”虽然落丝没有回头，时幻也能知道这是问他的。

“我表妹，叫浪海，以前跟你们提到过。”时幻说道，“你们是要准备打架吗？”他看着落丝摆出的一股充满着战斗气息的架势说。

“没有，但是真的要打我可不会输给她。既然找到紫维了我们先回去吧。”落丝重新站好，扭过头来看了一眼时幻又转了回去，“潜八成还在楼上逛着，谁去找他？”

“我把他赶回去。”紫维留下这句话后径直向着楼梯的方向走去。

“额，走了吗……”落丝望着紫维离去的背影，“看来也问不到什么了。你有觉得紫维很奇怪吗？”

“我不清楚。”

“一般人也不会像她那样只是觉得那边氛围好就去初中部待上这么多个中午吧……我觉得她肯定是在这里做什么事的。”

“你不妨调查一下她有什么熟悉的学弟学妹。”时幻说。

“好主意。”落丝低着头说，“只是我也没对她的事那么感兴趣，还做不到什么调查的份上。”

时幻再一次地去仔细回忆那段改变的记忆。

两人跳出窗外后，飞在了空中……这可能吗？他们身上显然没有什么飞行器，因此这段记忆很不真实。

很不真实，那它就是梦。如果是梦，便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时幻努力对自己这么说道，同时继续尝试在记忆里搜寻错误，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信念更为坚定。

“你真的看起来不大对劲。”落丝说。

此时他们在扑克街的路面上等红绿灯。潜也来了，不过一直走在他们后面一声不吭。

“大概确实如此吧。”时幻并不想回答。

他又能看到那大厦了，从地平线的深处缓缓升起，皇后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清晰。但那张脸是歪的，那整张牌都是歪的……

“你们就都没有什么话能说吗？”落丝问道，“以前出来的时候可都不是这样子的。”潜还是没说话，时幻考虑着要不要强行找个话题。

“那么上周末你们在忙什么，没有来扑克街？”时幻说。

“去了一趟外地，亲戚家。”落丝说，“实在没有办法。几乎是被拉着扯着过去的——光是过去与回来的路上的时间就要耗掉半天，我可不愿意浪费那么多时间。”

两个人不约而同转回头来看潜。

“啊——绿灯了，走吧。”潜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三个人向着对面走去。潜仍跟在他们后面，眼神飘忽不定着：“上周末我就一直待在家里，作业写不完。”

“不至于吧？”时幻说，“上周末作业也不是很多。”

“不知道，反正就是写不完。”

他们已经走到对面了，此时博物馆已经完全立起。时幻装作自然地往右边转，把队伍引向另一个方向。这样的话就看不见博物馆了，心也能安定下来。

“要不要看魔术？”落丝问，脚步停了下来。

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房屋——在方方正正的群落中凸显着它那两边拱开的大门，好似是把左右的屋子都推了开来使其有容身之地。

“可以。”时幻说道，而潜则是点了点头。

他们走进了屋子。和其他在扑克街的相同屋子一样，这里是随时性的魔术馆——随时可以进出，进入后也有着如电影院的座位排布一样的位置可以随便坐。魔术师的表演也是随时

的——总会有不认识的人在想不到的时刻就走上了台。不过，魔术馆的表演一般都蛮紧凑的，一个魔术师下台后立刻就会有人上台接替。

待三人买完票走进在位置上坐下时，这已经是一个表演的中间部分了。时幻专注的看着台上的魔术师。

“诶，等下，他刚刚是……二段跳？”

那魔术师确实在跳起后如同在空中踩到了什么东西一般再度成功起跳。他一下子抓住了一根远超过头顶高度的横杆。

“好神奇……”落丝说，“如果我不知道这是魔术表演就会以为他是轻功大师了。他怎么做到的？”

“身上绑了看不见的绳子，上面有人拉他一下？”时幻猜测。

魔术师从横杆上一跃飞向道具高塔的顶端，顺势着跳回地面稳稳落地，自然地站了起来，腿似乎没有一点损伤。刚刚那个高度起码有五六米吧……这个人肯定是动作演员之类的……但突然，时幻想起了什么。

“我说……落丝，你应该去过扑克街文化博物馆吧？”时幻说道，但心里想的和之前不是一件事。

“当然。”落丝说，“我来过扑克街很多次了。”

“那你对魔术的历史有印象吧？”

“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些的。”

“我非常好奇，在‘魔术谈判’前的那种古老的魔术究竟是怎样的。早已失传的‘控制’的魔术，能在表演的同时掌握住观众的感情，甚至有催眠一般的效果。”时幻说，“看这个人的表演，虽然我也感到吃惊，但完全没有任何那种被‘控制’的感觉。”

“那当然，那种魔术手法不是早已失传了吗，现在怎么可能还有。‘魔术谈判’距现在也有几百年了，逃向海外的魔术师似乎也没能够把那种魔术传承到现在。”落丝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倒蛮想体验一下被‘控制’的感觉。那会很刺激吧！”

“但愿你遇不上那种魔术，不然在体验过后你就会冲去找魔术师百般求情让他教你怎么做。”

“我那是传承古老文化。”落丝有点不满。

“不过我很想知道，假如这种魔术重新出现在了世上，人们会怎么对待。由于现在这种魔术已经失传，所以也没有什么像当时那样的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那人们会怎么反应？”

“估计会和当年一样被当成邪教异端去抵制吧。毕竟，要是有什么坏人掌控了就不好了……”

“那坏人也总得先表演个魔术才有用吧。”

“他们说不定能找到魔术里的本质原因。然后再应用到坏事上……哦，他下台了。”

魔术师向观众鞠躬，一片掌声响起。

“我不想看了。”时幻说。

“怎么会？”落丝问，“你这才刚看完一场演出。”

“反正买的票是一整天的，我先出去转转再回来。”时幻站起身来，从潜身边走过去。

他们两个人的目光对上了，但时幻没去看他眼里有什么。

2021.10.22——2021.11.8

时幻走出魔术馆的门口，深吸了一口气。那里面实在是太闷了，刚刚和落丝的聊天也着实让他发慌。

如果真有什么坏人找到了那魔术，并且发现了它能够控制人的本质原因——这或许是关于他的记忆的问题的一种可能答案？

毕竟记忆被替换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很小，那魔术流传至今的概率也很小，所以这么一种想法只是把小概率事件串在一起罢了。

时幻左顾右盼想着向哪边走。最终他决定向左。

已经走出好一段距离了，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了一种号召的声音，此前他都无意识地被它带往某个地方去——那会是哪里？不过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并没有害怕这个声音的突然出现——仿佛是他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停下了脚步，发愣了一小会儿。周围还是扑克街，但已经看不到那个博物馆了。

“向前。”

有人在说话，而且声音很微弱。但这声音像是从他自己的身体里传出来的一般，逐渐充满了他的耳框。他好像先前听过这个声音……

要跟着它走下去吗？或许它会把他引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时幻有一种感觉：这个声音一定与上周的那件怪事有关，甚至会和一年前的记忆改变有关。但是这里离博物馆已经很远了……那这个声音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他抬起头来，下定了决心，向前走去。

他要给这一切故事找出一个答案。

为此，暂时脱离平常的生活。

跟着那声音单调的“向前”“左转”“右转”之类的指示，时幻最终来到了一座公寓门前。“向前”，那个声音继续机械地说道。

是要进去吗……？他要进到某个人的家里？或许是那个声音的来源让他来找他（她）呢？时幻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踏进铁门里去循着声音走上楼梯。

有风吹过。时幻像是被什么惊到一般猛地回头看去，但身后只有阴冷的被拍打着的树叶。

217 号房间。时幻对于这个数字毫无印象，也不记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这是他第四次来扑克街，前三次去过的地方都清清楚楚。

那个声音让他“向前”。真的要让他进去吗……？时幻不确定里面的人会是谁，会有几

个人。这扇门后面有着太多的未知。继续想下去只会让他害怕。

他用一瞬间让自己脑子放空，然后手在门铃上猛地按了下去，朝后退了两步。

我草我真的按门铃了要发生什么啊……

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初中生？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面孔看起来大概就是在这个年龄范围内，还有她那个很正常的单马尾也符合学生的特征。不过为什么会是一个小孩子开门？难道里面还有其他人吗？他的眼睛试图向女孩后面看去。

女孩的脚步了起来，似乎想要挡住他的视线。

“喂，你是来干嘛的？”女孩似乎一脸不耐烦，“还是说我哪个同学叫你过来的？你是谁的朋友或者亲戚？”

总不能跟她讲自己受到一个神秘声音指引前来这种离谱的理由吧。时幻感觉自己的表情此刻十分抽搐，正想着如何解释，突然看见了什么……

“你是 H 市中学的？”他看到的是一件再熟悉不过的校服，在房间里的某个角落被揉成一团。

“你谁？都调查了我哪个学校的？”女孩后退一步回到门内，手按在门把手上。

“我也是 H 市中学的，高二，叫时幻，我……”时幻随便扯了一句话，被女孩立刻打断了。

“你是浪海她表哥？”

“你是浪海她同学？”

“你先说你是不是。”

“我是。”

“我的回答也是‘是’。”女孩似乎放下了一点警戒心，可也只有一点，“但你来这里干嘛？浪海叫你来的？叫我去她家？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时幻没想到她会是浪海的同学，但这令他更加困惑了。一是浪海的同学与他身上的那些怪事会有什么关联吗？她看起来也不像是被改变的记忆里的那个女孩。

二是那个神秘的声音没有再说话了。

“你叫什么？”时幻装出一脸抱歉的表情。

“……到底是不是浪海叫你过来的？不会是骗子吧？”

……哪有人会当着骗子的面骂他是骗子的。

“我先打个电话给浪海吧，希望她能让你相信我……”时幻拿出了手机，在短的要命的通讯页面里一瞬间找到了“波浪大海”的名字。

不过女孩一把按住了他的手机拦住了他接下来的动作。

“……算了，没必要了，你也别打扰浪海了。谁叫你那坏表妹明明是最爱我的，却天天对着他表哥夸来夸去让我心生醋意了呢……”

时幻汗颜。他微微松了一口气，从这个女孩的神情与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她和浪海是特别要好的朋友。这样的话，如果她的存在对于他解决那些事情有着什么特殊意义，交流起来也不会太难。

“我叫言殊。”女孩把门打了开来，“但如果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的话怎么会知道我家的地址？浪海那家伙也太粗心了吧。”

“不是她叫我过来的。”时幻保持住镇定，“我找你有些事情。”

“都不认识我会有什么事？你还是进来说吧，这外面的风冷死了。”

风确实变大了。时幻感觉有树叶被吹了下来。

言殊的房间不大，毕竟这是间公寓房。地上乱糟糟地散着很多东西——衣服，纸巾，枕头。……言殊在其间跳跃着，灵巧地落在了她的桌椅旁。她坐了下来，时幻看向半掩着的窗帘。快到傍晚了。

“所以是什么事？”

时幻没有讲其他的事，只从自己刚刚听到声音的时刻讲起。他本以为言殊会把他赶出去，没想言殊激动地直接站了起来：“那个声音——我也一直听到！”

“真的？”时幻愣着。

“真的。”言殊开始在她脚边小小的空地里左右踱步，“上次应该是……”她把桌子旁的抽屉一把拉出来，拿出里面放在最上层的黑皮本子，在里面翻找着，“这个日期是，上周六，‘那个声音把我带出了家，在街上漫步着，但最终突然地消失了……我没有搞清楚这是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上面我是这么写的。”

她把日记举在时幻面前给他看。

“我上周六刚好也在扑克街。你什么时候听到的声音？”

“印象里是上午。你上午来的？”

“实际上，上午和下午都来了一次。”

时幻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有点想笑。

本来还在发愁的，但现在那个突然出现的声音已经帮他找到一起去博物馆的最佳人选了。

时幻从一年前的经历讲起，把记忆的改变，第一次的“朝圣者的旅行”，上周六一整天的事情都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竟让他有一种解脱感：他不再是独自面对恐惧了。

尽管刚认识面前这个女孩，但他已经对她有了一种信任感。要说的话，他们属于同舟共

济的关系。

“你说紫维……她是个发型有点奇怪的，比较高的女生吗？”

“你认识她？”时幻感觉言殊又抛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并不是，但我经常看到她。有一次我看到她校牌了。”

“上次浪海也跟我说经常看到她……据我所知她也确实是常在初中部逛。可能是因为她
是高中转学过来的，所以对这里的初中存在着某种奇怪的感觉吧。”

“搞不懂……老实说，我感觉不出你那段记忆里是要表现出什么，但在现实中遇见相同的
场景确实是一件怪事。我……”言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好像有一点不自在，“我该
说吗？我身上也有怪事，我感觉不到恐惧了。”

时幻有点呆住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个月前，大概和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差不多。”言殊说，“这两件事之间
应该有联系吧？反正我已经感受不到了……”她的手垂在自己的心脏处，像是要去感受自己
的心跳，“我不大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会是那个声音的主人干的吗？”

“如果是他干的话，我不知道失去恐惧会有什么影响……关键是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做？还有……那个人是敌是友？”

“我们两个学生哪来的什么敌人。”时幻说。

“不如将其理解为你我身上怪事的触发者。既然我们现在相识了，说明应该是同一个人
干的。”

“我觉得是个朋友，他要我们联合起来前去打败敌人。”时幻说。

“我觉得是个敌人，他要我们互相认识然后折磨我们。”言殊说。

两人互相瞪着。

“不管这些了，我把前面的日记也给你看吧。”言殊把黑色的本子一把推到时幻身上，
“虽然比较私人，但还是直接给你看最为清楚。”

这是信任的标志……时幻把日记接了过来翻到三个月前的日期。他尽量去避免看到他不
应该看的东西，集中注意力在关于那个声音的事情上。

“我不清楚。只是……有个声音在对我说话。这并非我的精神出了问题，但切切实实地
能够听到有人在对我说话——非常模糊，连男女都听不出来，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但就是有
声音。”

“今天没有出现昨天的声音，说不定真的只是幻觉？”

“它又来了。这次是在学校里，但仍然什么也听不清。要和其他人说这件事吗……？”

“我感觉我听出来了，它在说一些类似于方向的词。是要让我去哪里吗？”

.....

“它的指引非常明确，但仍然连个目的地的名字都不肯说出来，只能用简单的行动的意志告诉我目的地应该怎么去。不过这意味着那个声音知道我何时在哪里，对吧？能随时随地看到我的……那会是上帝吗？”

“路走到一半没信号了。这样的话，也只能半途而废。被别人引领着，不知道终点的旅途便只能有这般下场。”

时幻努力阅读着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

“你说路走到一半没信号了……是上周六。”

“要不然我带你去看我最后去了哪里？”

一打开言殊家的门，时幻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外面的路灯光告诉他已经很晚了，先前他是与落丝和潜同行的，但他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信息。

他马上拿出手机给落丝打电话，只用了一秒就接通了。

“诶？我也刚好想给你打电话。话说你人到底去哪了？”落丝熟悉的声音夹带着微弱的愤怒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我们现在从魔术馆里出来了。”

“我同学。”时幻小声对言殊说，然后把声音切换到听筒播放，“我有事先回家了，因为太急之前忘了给你们打电话，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们也回家吧。”

“好吧，那我们走了。”落丝挂断了电话。

“你的扯谎能力……”言殊说。

“你是有在觉得我欺骗了你吗？”

“当然没有，我很相信你的。”

言殊把房门锁好，和时幻一同走下楼梯。

在寒风中，时幻缩着身子，踏在冰冷的路面上跟在言殊身后。最近晚上很冷，他原本没打算待到这个时间点的，但现在还是不管那些了……

他的思维似乎被气温凝固了。这一直到言殊转过头来看他时才得以解脱。

“到了，就是这里。有印象吗？”言殊问。

“这么快？”时幻问。

“走了大概有十五分钟吧，这对你算快吗？”言殊说。

时幻无奈地看向四周，告诉她没有任何印象。

“好吧，那我的猜想是……实际上这个方向是从我家往博物馆走的。我当时可能是被指引去找你，只不过中途不知道为什么声音消失了。”

确实能隐隐约约看到博物馆那座大楼。

随后，两人向着博物馆走去。这一回时幻被凝固的思维在走进博物馆时解放了——里面可一点风都没有。说来奇怪，这个令他感到深深恐惧的地方此刻却给他带来了温暖。

他们先坐电梯来到了最高的楼层，然后在最后几层走楼梯上去。他确实要比上一回安心许多，况且言殊还是个不会“恐惧”的家伙。

走入玻璃房间，脚下城市的流光溢彩与面前的女孩让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段被改变里的记忆中踏入这个房间时的画面。

但也只是场景布置比较像而已，言殊跟那个蓝发女孩完全不一样，自己也与那段记忆的主人年龄相差甚远。

“我没看出来这个地方有哪里很特殊或者很奇怪的……虽然这个莫名其妙的房间本身就很奇怪。”言殊低着头，视线透过脚底的玻璃望向扑克街的车水马龙，“要说的话这里倒是一个夜景的极佳观赏点。”

她走到窗户边，向外看了看，然后靠着墙（自然也是玻璃）坐了下来。她的双手放在腿上，静静地看向时幻。

“怎么了？”时幻突然感觉有点冰凉。

“没怎么……不过要说的话，那段记忆里那两个人能从这里飞出去确实很奇怪。但若是有人能够将声音凭空传进我们的脑海里，那有人会飞也不见得有多怪了吧。”

“那时间对不上是怎么回事？”时幻问，“我收到那段记忆的时候这座大楼甚至还没有建起来，至少肯定没有这个房间，”

“那也是我不理解的地方。”言殊说。

言殊扭过头向右边看去，时幻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许是哪辆车，或仅仅是玻璃上的白色污渍？

“你有去尝试过吗？”言殊说，手按在了地板上，“比如去寻找那个记忆的主人和蓝发女孩是谁，或者搞清楚为什么博物馆里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玻璃房间。”

“前者真的毫无线索——我又不能发什么寻人启事。后者我确实没有问过。”

“楼下有很多安保人员，要不要我帮你问清楚？”言殊问。

“算了吧。”时幻感觉自己无法正视转过来看着他的言殊的脸，撇过头去，“虽然心底里仍然害怕这个地方，但我对这里好像有了一份感情……我觉得那些安保人员在你问了之后说不定会加强对这里的管束，但我并不想……”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一般双瞳一缩，“有种预感告诉我，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次到这里。”

“真的是你的预感？”

“真的。”

在博物馆门口两人分了别——言殊告诉他说到时候在学校里说不定还能再见面。不过直到回到家，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时他才想到应该让言殊留个通讯方式的。

因为头像的跳动，时幻点开了“落丝酱”的聊天界面。

“所以你那边到底有什么事啊。”一条留言。

时幻捧着手机开始构思一个适当的理由，但由于想不出来便把手机按在了桌上装作自己没有看见。

他又把手机推开到一边，无奈地拿起了作业。

时幻把作业放在潜桌上，与以往的日子一样。

“早啊。”潜对他说道。

“你来的更早。”时幻揉了揉眼。

周一的早晨，此时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其他人现在都应该还在晨跑吧。时幻发觉到潜最近似乎都来得很早，而自己不过是今天恰巧早了点而已。

原因在于，他昨晚做了个梦，梦见那段记忆的主人和蓝发女孩从那儿跳出窗外后在扑克街的马路上摔得粉身碎骨。

梦中的坠落感往往会反映在本人身上，时幻就这么惊醒了。

“你在看什么？”潜问。

“在看下一个来的人会是谁。”时幻说。

好像是听见时幻的话似的，真的有人从窗外远处的楼梯走了上来。

那是紫维，在看着树上的鸟，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和。她稳稳地沿着走廊的栏杆走来，然后推门进了教室。

“你们怎么看起来都有点奇怪？”紫维问。

“可能是你看错了。”潜回答道。

紫维坐下后便无言。时幻继续把目光投向窗外，等待下一个出现的人。接着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同学与其他班级的学生。

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点心烦。有一种又听到了那个神秘声音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这次的声音来自他自己，促使着他离开这教室。“里面的空气好像有点闷。”时幻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走出教室到外面的走廊上去，他靠在栏杆上，也在看树上的鸟。

他的视线跟着鸟在移动，不时地跳来跳去。将近冬天的寒风让他冻得哆嗦。那鸟飞了过来，飞到了他面前的栏杆上，离他只有一点距离，仿佛就是冲着他来的。

“时……时幻？”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喊他。鸟飞走了。

时幻转过头来，发现那是落丝，肩上还背着包。

“你……你没怎么……那只鸟……”落丝像是语无伦次了。

“怎么了？”时幻问。

“你怎么在这走廊上？”落丝把话说了出来。

“看鸟。”时幻说，“你怎么有点怪怪的？”

“大概确实如此吧。”落丝心不在焉地说，走向教室。时幻跟在她后面。

“你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紫维见落丝走了进来，问道。

“你们怎么每个人都这么问我？”落丝有点生气。

“落丝你怎么这么没精神？”潜故意地对坐在他左边的人说。

“哦，天哪。”落丝被气笑了，“没必要这么关心我。”

紫维微笑着看着她。

“我发现了些有趣的东西。前天下午我在扑克街——”

“你在扑克街？”落丝一惊，“前天，岂不是上周六？还是下午？”她看了看旁边两个男生，“我们当时也在那里。”

“我在博物馆待了很久，直到晚上才回去。”紫维的手指从桌面上滑了过去。

晚上……那么他和言殊当时也在博物馆！幸好他们当时直冲着楼顶去了，不然要是跟紫维撞上他会有多尴尬。

“我把那边的内容好好钻研了一遍。有个历史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杨七信，你知道他是谁吗？”

尽管没有明确问向落丝，但她还是回答道：“我知道啊，古代的魔术大师……”

“他是旧时代将‘控制’魔术掌握到最为精湛的人，自然是魔术大师。但在后来的‘魔术谈判’里，他又主张废除这种魔术。‘魔术谈判’后他没有被处罚，但他此后终生没有再表演过‘控制’的魔术。后来，他的生活重心逐渐向着赌场方面偏移，魔术表演也越来越少。”

“他是扑克街赌场文化的奠基者之一。”落丝说。

“没有问题。”紫维眨了眨眼，“他办的赌场至今仍是扑克街最大的赌场——以前叫做归零楼来着，博物馆里面的赌场实际上是他的赌场的分部。我前天去那里面看了一下。”

三个人不约而同转过来看着她。

“没有关系的。”她靠在椅子上，“我也有十七岁了。再加上我比较成熟与门口那几个保安的眼神他们就放我进去了，不过仍然只是参观。要我说的话，那些老爷子看见一个女高中生大摇大摆地在他们的桌子旁边走来走去也没有啥好的心思吧。”她把头靠在支起来的手上，“赌博的人能是什么好人？”

“你真去了？”潜问，“而且还穿着校服？”

“对啊，不然我觉得保安不会放我进去。”紫维说。

“你也……有够厉害的。”落丝向着紫维趴在了桌子上，“如果只是为了参观就这么做那岂不是有点过了？”

“我追求真实的氛围与体验。”紫维说，“但我当然也不愿意让自己沦落到赌博者的程度。实际上，我本来是为了看杨七信的赌场里是否还能找到他的影子，但我却发现了其他的東西。”

紫维摸了摸自己螺旋状的双马尾。

“就在于那些人看我的眼神上。”紫维说道，“试想一下，现代的一座赌场里，忽然违法地出现了一名十七岁的女高中生，分明就是故意在引诱他们，这让我老老实实在地把握住了他们的感情——我感觉，这就像那‘控制’的魔术一样。”

三个人都没说话。沉默良久后，也只有落丝张开了嘴。

“这比较夸张……亏你这种事都做得出来……”落丝像是有点气愤地说。

“我只是在尝试魔术哦？”紫维的手放在了落丝的头上，“不过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点极端，所以还是不要再责怪我了吧。”

四人小组陷入了再度的沉默之中……以前会这样吗？

“杨七信后来还有什么事吗？”时幻问。

“后来？他就是每年偶尔上台几次，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赌场，后来正常去世。”

“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奇怪的人。”落丝回答了问题，“他为什么要主张废除那种魔术，既然他是那方面的大师的话？”

“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了。”紫维低下头，长发垂落两侧。

窗外鸟鸣。时幻向那边瞥去一眼，却正好与紫维的眼神相撞上。

“你之前讲的事情都是真的？”时幻问。

“差不多吧。”紫维的嘴角呈上扬状。

时幻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课程上，但他又不耐烦地咬了咬笔，身体稍稍侧向右边。

“我根本没法相信你真的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我想你应该清楚的。”

他沉思着。的确，紫维身上有太多奇怪的地方，比如那些对她态度不好的人的惨状，再比如她总是去初中部待着，以及她这极端的行为。

“你也清楚自己是个奇怪的人——那你能为自己身上这么多的奇怪做出个解释吗？”

紫维竟然笑了。她捂着嘴，双眼眨了眨。

“没必要这么关心我。”她轻轻地说。

时幻不自觉地看了一眼坐在前面的落丝，却发现她似乎有点微微转过头来。

大概……午休结束过后的的大课间可以先去找到言殊把她的联系方式要过来。时幻盘算着要做的事情，把它们在脑中逐一过一遍后趴在了桌上。

他刚想睡一小会儿，做一个不成型的幻梦，却突然听见前面的潜站了起来。他眯着眼偷偷看着，发现潜的右手从他的裤兜里掏了出来。没有被掩盖好，在那个裤兜处露出一张金色的卡片，上面是黑色的笔迹……

那是一张明信片，直觉告诉他。那是潜的吗？据他所知，潜从没有写过任何明信片。他也不像是会去写明信片的那类人群——潜向来以说话为主要沟通方式，就是纸条也不常写，在社交软件上用的都是语音。他看着潜把椅子推回位置——明信片还露在外边——头也不回地向后门走去。

要不要跟上去看看？听着潜把门甩上的声音，时幻闭上了眼，为的是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好进行纯粹的思考。

周末里，潜十分怪异，一言不发……早上来学校时落丝也很奇怪，紫维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人难以理解……

自他踏上这次的“朝圣者的旅行”后，身边的人与事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转变。他不禁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因他而起，是他自己的原因使他走入了不再平常的那条路……

但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方面影响到了其他人呢？

为此，尝试恢复平常的生活。

他睁开眼，同样站起身来。然后，向着后门走去。

潜就在走廊上的不远处。他低着头，手里是刚刚看到的那张明信片，没有一点防备。想必是他不觉得会有人跟出来吧？

时幻抬起头来，走向潜。正常的步伐，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这样的走法，会给予人一种无意识中的压迫感……

直到时幻走到潜面前时，潜才发现了他。他惊得后退了两步，重心不稳地摔在了地上，明信片还捏在手里。

“你在做什么？”时幻问，向他伸出手来。

“嗯……”潜从地上自己站了起来，“是这个。”

他举起那张明信片，正午的阳光在金色的外表下闪烁进时幻的眼睛里。

“能给我看看吗？”时幻向前踏出一步，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

“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谈？”

时幻点了点头。潜跑得没他快，他逃不掉。况且他看上去真的还蛮有诚意。

两个人走进了走廊尽头的自习室。这里现在没有人，两人各搬了一张椅子隔着一面桌相对着坐下。

潜和时幻互相看着，都没有说话。潜忽然猛地点了一下头，像是回答了他自己心中的犹豫似的，把明信片按在桌面上推到时幻面前。

2021.11.8——2021.11.17

上面的字迹他并不认识，但很像是女生的字体。时幻面对着明信片，整面纸上仅有一句“我喜欢你”使他内心中很是一种震惊。

“这……为什么会有人给你写情书？虽然看上去感觉好怪，没有名字……”

好吧，那潜的奇怪看上去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自己之前只是多想。希望其他人也是这样……

“我也想搞懂啊。”潜把明信片收了回去，“这字你认识吗？”

“不认识。”时幻说，“要说的话其实也只是比较熟悉紫维和落丝的字而已。要不然你去问问她们两个，她们对班级里其他女生的字迹应该知道的吧？”

“不好说。”潜说，“也有可能是班级外边的人。”

“你在哪里找到这玩意儿的？”时幻问。

“早上来教室时在抽屉里发现的。”潜挠着头，“所以会是那个人在昨晚晚自习后塞进去的吗……？”

“我们组昨天值日。”时幻说，“这意味着那个人甚至是在我们离开后才把情书放进去的。”

“天哪，”潜靠在椅背上，发出嘎吱的响声，“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看上我啊……”

他还是那么忧愁。他一直认为自己在班级里是个废物，没有实现任何价值。而如今有人喜欢上他，这表明他的优点被人注意到了——但他自己还是不敢相信。

时幻在心里默默评价着潜，然后问道：“这个女生——尽管不知道是谁，光凭这明信片来讲，你对她的感觉如何？”

“我感觉这个人是个傻好人，能看上一个无用之人的人难道不就是这种类型吗？”

潜把明信片拿在手上。

“这种人也是属于大家都会喜欢的人吧。”

时幻沉默了几秒，说道：“你也想成为一个她那样的人，对吗？”

“我想……差不多？”

“那你也便去学着做傻好人吧。”时幻说，“具体的例子，除了这位身份不明的你的爱慕者，我觉得落丝也是这种人。无论其他人托付给她什么事情，她都只是热心地接受了下来，因此她的口碑很好……向她学学。”他把手放在桌面上，“你是我那么多年的朋友，现在看到你这么忧愁，我也很难过。如果你能好起来……”

相信整个生活都会逐渐好起来而恢复正常的吧。

潜坐在另一边认真听着。他没有说话，仿佛在等时幻把最后一句话给讲出来。过了几秒，

在确定时幻的话已经结束过后，他长叹了一口气。

“谢了，兄弟。”潜轻声说，“我知道了。我会去尝试的。”

“如果回到这个傻好人是谁的问题上……”时幻用手叩击着桌子，“要不然先像之前说的那样去问问落丝和紫维？虽然有可能会没什么用但总比不问在这里瞎猜要好。”

“要不然先去叫落丝？”潜问。

“我去？”时幻指着自己。

“你去。”潜说。

时幻起身离开了自习室，在走向教室的路上思考着怎样才能把潜收到了一封情书这种劲爆的消息告诉她并且能够让她不那么大惊小怪。

他推开教室的后门，轻步走到落丝旁边，拍了拍她的肩，对她做了个“跟我走”的手势。

“你们怎么都出去了？”紫维好像注意到了什么。

落丝几乎是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差点弄翻她的桌子。她艰难地从位置上跨出来。

“这有点，太狼狈了……”落丝低声说，“出去吧。”

时幻走回走廊上，落丝关了门，正面对着他，向他走了两步，来到他身边。

“所以……”她开口道。

“我把你叫出来的原因是……你听了还是别吃惊……潜那混蛋收到了封情书。”

结果落丝听了还是很吃惊。

“他怎么会收到——算了我先揍他一顿再说——是谁写的情书？”

“这个正不知道，因为没写名字，然后觉得你对班里的女生的笔迹会比较熟，所以让你过来认一下。”

“好吧。”落丝看起来从一种莫名的拘谨中解放了，“他人在哪里？”她左顾右盼着。

“自习室。”时幻边说边走了过去。

是鸟的声音。时幻向那边瞥去一眼，没注意到落丝从他右边直直加速超过他走向自习室。

“并不怎么认得出来。”落丝都快要把明信片贴到自己的脸上了，“可能不是我们班的人吧，这样推想会是一种可能性。”

“或许会有我们班的人找其他人代写，或者干脆用其他字体写字的可能性……？那还是谁也认不出来啊。”时幻说。

“这玩意就只写了个‘我喜欢你’，怎么样的女生会写情书而不署名呢……？”落丝在桌面上敲着笔，“说明她是你的一个跟从者，她不敢写名字仅仅是想让你知道有人在偷偷地追求你罢了，或许以后她还会给你惊喜……”

她的笔悬在了空中，旁边两个人都不自觉地看了过去。

“还有一种可能，这是一个你身边非常熟悉的人，为了避免被认出来便想方设法地去做各种伪装。”

“我非常熟悉的女生……除了你不就只剩下紫维了？”潜用手指着落丝，又转回来指了指自己，指了指时幻，看上去很慌张无措。

“这不是我写的，那么破案了。”落丝微笑道。

“你怎么对这些东西那么懂啊？”潜问。

“我好歹也是个高中女生吧……？”落丝打了个响指，“这些东西当然懂了，没你们这些男生这么无趣。你要说的话，紫维她不懂吗，这个年纪就去赌场里面了。”她耸耸肩。

“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吧……”时幻说，“最好再想想还可能会怎样。”

三个人再一一枚举了其他可能性，不过大多是不切实际的猜想，最后排在可能性排行榜第一位的还是紫维。

“依我看的话……”时幻说。

自习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午休都结束了，你们三个就一直待在这了？”紫维站在门口问道，“你们一个中午都说些了些什么？”

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谁来回答。然而紫维却又从门口消失了，只留下一句：“我只是来看看你们就提醒一声午休结束了，你们继续。”

时幻站了起来，另外两人也同他一起飞奔出门外。课间拥挤着高中生的青春气息的走廊又开始变得吵闹，对比之下鸟的叫声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她又要去初中部了？”落丝趴在栏杆上向下望。

言殊。时幻突然想起来要去找她的事。

“我去找她，顺便去初中部那边办点事。”时幻向楼梯迈出一步，结果手臂被拽住了。

“时幻，要不然紫维那事你先缓缓，我觉得最好有了决定性证据之后再去找她比较合适，否则你可能会被她……如果惹了她，下场没多少好的。”潜松开了他的袖子。

时幻的脑中闪过那些关于紫维的传闻。

“懂了，那我还是把我自己的那件事干了先。”

他从楼梯上走下去，甩了甩刚刚被抓住的手。

和浪海同班，所以应该是在三楼。时幻一边走着一边祈祷言殊没有离开班级太远的距离。

很快，他看到言殊了，混在人群中跟其他学生相比起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找到她并非什么特别困难的事——他原本还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担心在上次那场神秘的邂逅之后就会再也见不到了。没事，言殊也看到他了，在向他挥手。

“学长来这里做什么啊？”言殊在他走近时问。

“被这么称呼还真让我有点意外。”时幻把手搭在走廊的栏杆上站在她一边，“你还是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了。至于来做什么，那我是过来向你要联系方式的。”

随即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时幻把言殊的名字编排到浪海旁边。

“我一般都待在家里手机放旁边的，随时可以找我，当然登门拜访也欢迎。”

“你家里就只有你一个人吗？”时幻问。

“算是吧？父母都在外地呢。我自理能力很强的，初一开始我就在这个房间独立生活了。”（时幻回想起她房间的模样，对于她的自理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一个小姑娘随随便便就欢迎一个比你大的男生进你家且房间里就你一个人，这不大好吧。”时幻开玩笑道。

“你上次都直接闯进我家了，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你要对我做点什么不好的事把你拒之门外的。”言殊笑着说。

“也只是跟表妹的同学聊聊天而已。”时幻说。

“话说……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声音可能是浪海？”言殊说，“毕竟除了这个声音之外，我们两人之间的共同点就只有她了。”

“如果浪海真是的话，我倒想搞清楚她是怎么做到扮演上帝的角色的。”

“说什么呢？”浪海的头凑到了时幻旁边。她又歪着头看向言殊：“你们认识？”

“额——或许是刚刚认识不久？”言殊回答道。

“那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听到了我的名字诶，没想到是你们两个。”

“我们刚刚在说——额——”言殊用目光向时幻求救。

“在说你长得很可爱。”时幻一本正经地说。

“真的嘛？”浪海看上去很兴奋的样子（言殊小声嘀咕着“这什么破借口”），连连追问道：“具体是哪里可爱？言殊也这么觉得嘛？”

“对对对，是这样的。”言殊说，“你的脸特可爱，好想让人捏一下，是吧？”

“我——”时幻还没说话，浪海就凑得更近了，这姿态和距离分明就是想要让他捏脸。他好不容易才伸出手去捏了一下表妹的脸蛋，后者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她像是没长大……对吧？”言殊说。

“有点。不过我对她也没什么了解。”时幻说。

言殊沉默了一会儿。这期间时幻的耳朵被走廊上其他初中生们的聊天声所充斥。他的视线追着浪海跑远，然后再噙噙噙地下楼——那棵教学楼旁的巨树上那几只鸟与它们的声音再一次吸引住了他。

……等下，楼下那里是紫维站在树下吗？

她确实喜欢在这里待着。时幻脑中出现了这句话，但思绪立刻被开口的言殊打断了：“你

有觉得那个声音……实际上蛮奇怪的吗？我也说不出具体是哪里，但是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浪海现在还是长不大，也算奇怪吧……”

“两者不是一回事。”时幻说。

“也对。”言殊转过身来背靠在墙上，脸斜着偏向时幻这一侧，“但我们都认识她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可以说，当初我没有把你赶出门外也是因为她。”

时幻想了想他们刚认识的时刻，反应过来确实如此。

“浪海有什么其他奇怪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言殊说。

时幻觉得他已经十分头疼了。

“总而言之，这个声音虽然没有直接指向是浪海的证据，但它应该多多少少与浪海有点关系。想要把谜解开来的话，还是要去着重思考之前声音的出现，以及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言殊总结道。

“他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所以应该也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在听我们议论着他吗？”时幻说。

“这还蛮有趣的诶。”言殊说着转回了正常的姿势。

树下，紫维离开了她原本站着的位置，向着初中部的教学楼这里走来。

“那个是紫维吧……？”言殊指着紫维说。

“对。”时幻说，“要说的话，其实她身上也有许多奇怪的地方。”

时幻便说了关于她的那些传闻，以及在赌场的事情。他想要说情书的事，但想起实际上并未确定，便收回了口中。

“听你这么说，她确实很奇怪哦……？不过每个人都很奇怪啊。比如说她，再比如浪海，再比如我们两个人，都是奇怪的人。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别人背后的原因……而我们，甚至不知道属于自己的原因。”

时幻在回高中部的路上正好迎面撞上紫维。紫维抬起头看向他，两边的卷发摇动着，没有说任何话就从他旁边走过去了。

她看起来真的是愈发奇怪了……不，那是由于他刚和言殊讨论过“奇怪”的问题才产生的想法吧……说不定她来初中部这件事情本身真的没什么疑点。

又或者说……真的是她写的那封情书，她是在想自己的事情吗？

别人背后的原因，真的有成千上万种可能，但真正的原因只会有一个，就算再离谱也必须去学会接受。

时幻从她旁边走过后就回到了教室。落丝和潜站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讲着话。

“时幻——，你没去找紫维吧？”潜问。

“发生什么事了吗？”时幻问。

“没有，只是觉得之前设想的那些可能性用来说明紫维是写情书的人还不够充分，现在就问她的话怕是会死的很惨吧。”

“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那就是紫维……虽然直觉这种东西确实不大靠谱。”落丝说。

“这……我们最好还是不要鲁莽地相信直觉吧。”潜说道，“小组任务怎样了？”

“我基本上画完了。”时幻从他的书包里找出文件夹，再从最后面一格里抽出几张纸。那是他上周日埋头苦干的成果。

每个月一次的小组任务还是第一回让他负责绘画工作。他本不清楚自己有绘画的天赋，这还是上个学期时紫维发现的。

紫维上课时偶尔会因无聊而拿出个本子在上面画画。她也会把那些画拿给时幻看。

它们的内涵时幻大多没有看懂，他只能看出来纸上是一对男女在各种场景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场景让他印象深刻，其中一幅是在一道巨型的向天空延伸的阶梯上，男生被女生牵着手向上走去；有一幅是男生从陌生的街道上走过，而女生站在其中一栋楼的楼顶俯视着他；还有一幅是两人坐在一张长椅上，女生靠在男生肩上睡着了，两人脚底有许多空瓶子。

“这是一系列连续的故事吗？”时幻问。

“不是哦，毕竟每幅画里的人都长得不一样。”紫维低着头看着铅笔，“我只是想到了一些画面，而它们却又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只好把它们画下来以拯救自己。”

“但是我们可以给它们编个故事哦？”她补充了一句。

令他印象最深的还是紫维那幅《自画像》。这是她唯一取了名字的画。与其他两人在不同场景中类似于故事插图的画不同，这幅画就比较像社交软件上的头像。不过和她平常的画一样，只有铅笔的情况下黑白的人脸可能不大适合用于社交软件。

画上的女孩和紫维一样梳着双马尾——但要比紫维的头发简洁而清爽许多。她的目光有点呆滞，但那是粗看时的假象。细看下去那眼神会显出她的色彩，显出迷茫而又坚毅的心情。再看下去还能看见更多东西，简直要入了迷，还能看到她在眨眼……

这样的出神入化让他喘不过气来，惊叹于紫维铅笔下的鬼斧神工。

“你很喜欢这幅画的话真是太好了……虽然我没觉得自己画的多好就是啦。”紫维涨红了脸，嘴上说着不赞同但自然是因为时幻的赞美而感到高兴。

某节事情已经全部完成的自习课上，紫维把她的本子再一次推给了时幻。

可这回上面没有画东西。

“你来画吧。”紫维把她那支铅笔递给时幻，“我觉得你也能画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的。”

他迟疑了一下，但还是从她手里接过了铅笔，把它的笔尖落在了纸上。

他根本不用去想画什么，因为同样也有一个场景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那节自习课上，他第一次展现出了自己的绘画天赋，最终留在了纸上的画面是两人牵着手在空中飞行。

尽管当时还没有去过扑克街的博物馆，走进那顶层的玻璃房间，但他已经对这个场景思考了很久了。

“它有什么内涵吗？”紫维问道。

“我也只是想到了它而已。”时幻说道。

他画下了这个场景，是因为他自己的特殊经历……那么，紫维也是这样吗？

思绪回到现在，面前是落丝从他手里一把抓过那些画稿。潜凑到了落丝旁边一起看着。

“你画的丝毫没有比紫维差嘛。”落丝说。

在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赋后，紫维提出了让时幻与她交换小组任务工作的建议，但被时幻谢绝了——他认为自己的画技还不够娴熟，小组任务这种重要的事情他还不负责。

直到这个月他才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下来，一丝不敢怠慢。

“我们的文字工作……哦不，现在是你和紫维的文字工作……好吧她不在这里，那你先……”时幻对着潜说道。后者早有准备，将其从抽屉里拿了出来。

和潜以往的风格一样。时幻翻了翻，把它推给了落丝，毕竟平常都是由她来评价与修改。

落丝还是用铅笔狠狠地指着那些语句对着潜大声喊话，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只要最近这段日子不要再出什么怪事就好……

“啊。”紫维出现了。她探过身去看落丝和潜：“你们在干什么呢？”

“把你做好的文字工作也拿来。我是说，小组任务。”落丝恶狠狠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写的怎么样，不会比潜的还烂吧。”

“行吧。”紫维从抽屉里把她的本子拿了出来，“不会比你想象中的差的。”

这两人好像在语文这一学科上挺卷来着。时幻想起不久前的那场期中考，落丝比位居语文单科排名段二的紫维高了半分，以至于后来落丝对紫维各种嘲讽。至少她这次作文拉了紫维好几分——凭着她剑走偏锋的想法与文体写出的书信，真情实感什么的一下子都表达出来。

但他可写不来这玩意儿。

对其他人，其他事物的情感，被一层膜阻挡在咽喉里。

“不管我怎么想，我都觉得写情书的是紫维。”落丝对时幻说道。

“所以你为什么不对潜讲这番话？”时幻问。

“我想着，既然紫维的嫌疑最大的话，那就应该从她下手查起，但潜死活不答应……”

“他不是怕如果紫维不是那个人的话，我们没好下场来着？”

“这种担心，你不觉得多余吗？”落丝笑了笑，“我们三个是紫维在这里最好的朋友，就算那些关于她的传闻是真的她也不可能对我们痛下杀手。所以……”她使了个眼色，“你有想过潜有问题吗？”

“啊？”时幻扶住走廊的栏杆，压低声音，“说来听听。”

“我猜那情书就是紫维写的，潜早就知道了。”落丝振振有词地说，“不然他怎么会那么忌惮她？”

时幻没找到理由反驳。仔细想想，他可能没必要反驳，因为面前胜券在握的女生说不定就是对的。

“我打算去摸清紫维的底细。你怎么想？”落丝歪了歪头，“你不会向潜告发我吧？”

“如果被他发现了，你要怎么办？”时幻问。

“你还是不清楚他面对我有多怂吗？”落丝反问道，“多亏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到时候估计是他跪在地上求我不要去找紫维吧。”

“这非常破坏友谊……”时幻嘀咕道，“那潜向我们隐瞒事实的动机是什么呢？”

“估计是想秘密地谈一场恋爱吧。如果昨天中午你没有跟出去，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是他的朋友，他为什么不说？”

“换做是我也一样……你没有身为高中生的自觉吗？”

这是青梅竹马之间巧妙的性格联系吗。时幻忍住了说出这句话的欲望，转而问道：“那你要怎样去摸清紫维的底细？”

“比如……跟踪她？”落丝说道，“尤其是关注她和潜最近有没有什么来往？”

“紫维反跟踪能力蛮强的。而且我看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来往……除了中午紫维都坐在教室里的，而潜和我整天待在走廊上闲聊，我想他们也没啥机会传递信息。”

“如果他们写好了纸条或是明信片什么的互相交换只是几秒钟的事，我们完全有可能注意到。还有可能他们是线上交流的，不过那就没办法跟踪了……”落丝摸着自己的头发，“应该不会那样吧。如果他们一直是线上交流的话，那也不会写纸质的情书了。”

“更有可能是因为是情书，所以是明信片……虽然只有那几个字，不过感觉上会符合紫维的性格……但是如果是她的话，又不像是会写……”

他看过去，发现落丝好像没有在听他说话。她在看……时幻立刻知道她在看什么了。

紫维这时正从教室里出来，沿着长长的走廊向着教学楼的另一个方向去。

“那边也不是初中部啊。”时幻说。

“潜那家伙……”落丝往教室里瞄了一眼，“也不在教室里。”她指向远处背对着他们的紫维，“她，肯定不是要去做什么好事情。”

紫维走进了教师办公室。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人家了。”时幻说。

“啊，或许吧。”落丝说，“我要一直盯着她看，她总会露出破绽的。”她举起一根手指，“再说，我蛮闲的。”

“那我回去了。”时幻走回了教室里。

看着四人小组里其他三张空着的座位，时幻不禁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和这些事情扯上关系。

啊……等下，一开始就是他自己发现了潜的那张情书的吧。后来再把落丝叫了过来，在关于紫维的问题上落丝和潜产生了分歧。

他们两人都很想找到情书的作者来着……潜是因为自己是收信人，落丝是因为感兴趣和闲。时幻寻思着自己其实也对这事不感兴趣，既然这事情跟他本来就没多大关系他也不想再对其干涉了……

他感觉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不过没关系，今天是星期二现在是午休后的大课间，虽然刚才和落丝聊了会儿天，用了几分钟时间，但他还可以去看看普普通通的校园生活……

但实际上他已经逃不掉了。直到真相被揭露出的那一刻，时幻才会发觉自己身处漩涡中心，一切仍然因他而起。

2021.11.17——2023.3.10

倾坠 V

时幻一直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多好，因此他能够重新走到言殊家门口这件事情也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半路上差点迷路，他还在想那个跟导航系统般的神秘声音会不会突然出现把他带回正轨……

门开了，但是门后的女孩的头发像是炸了一样。

“什么，你这是刚起床吗。”时幻脱下了鞋子。

“很不幸你说中了。”言殊丢给时幻一双拖鞋，又拿出另一双拖鞋给自己穿，摇摇晃晃着往房间里面走向。

和上周一样这里仍然很乱，但他能够看出言殊尝试整理过了，更能看出在尝试过后她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言殊拿起了梳子。时幻在思考后决定靠在桌子边上向她说话。

“你说让我过来，是你有什么准备吧？”时幻问。

“当然有，并且为此，我要打扮的时髦一点。”言殊一边说着一边理着自己永远也压不下去的头发。

“……其实我今天本来不想来的，因为我认为这麻烦事超出了我的日常——说到底，就算对这个声音不理不睬其实也不会干涉你我的正常生活。”时幻毫不客气地说，“所以我劝你最好是干点有意义的事。”

“不急，你不是平常每个周末都要和你那几个同学郊游去吗，你怎么不对那些事情抱怨呢。”言殊狠狠地挖苦道。

“我又不讨厌那个。”时幻说道，但在想起上两个周末的事情后悄悄地在心里否定了自己。

“总之吧，你得先等我打扮完。有可能你也要有所打扮。然后，我们要再去博物馆，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为了尽可能地搜寻信息，我们可能还要进赌场。”

时幻在听到最后一句话前都觉得这个计划还算是合理的，但说到赌场就不禁让他回想起紫维在上周末干的事。……言殊是在想什么？

“赌场大概还是免了，干那种事情不如在博物馆一楼往下挖洞看看存不存在梦里那个隐藏的监牢。”

“没事，赌场我们当然进得去，只要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孩子有零花钱他们就想赚。”

“听你这么说，你是很有钱的样子吗。”

“很不幸你又说中了。”言殊开始给自己扎头发，“我好歹也是住在扑克街的人，家里有点也很正常。”

时幻略微地沉默了一会儿，回忆起自己学校饭卡不足三位数的余额，忍住了打人的冲动。

“那我暂时同意你说的进赌场的想法，但进去之后该怎么办，一个劲儿地输钱？”

“赌场共有二十二层，这么一看我确实需要多准备一些钱才输得起……”

“问题不在于那个，而是赌场里真的有什么线索可以找的吗。况且，那里人那么多，范围又那么大，效率相当低。”

言殊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没有问题，但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手段去寻找答案了，也只好做愚蠢的尝试，而明明知道它肯定不会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你有再听到那个声音吗？”

“……我没有，所以你也是吗。”

“如果能直接问他就好了，但他怎样都不肯回应我啊。”时幻的双手交叉着握在了一起。

“温馨提示一下，至今那个人还是只能承担导航的作用，从没说过其他的话，所以问他也没用。”

“光是导航也是超越人类认知的存在了。”

像他上次站在这大楼顶层时说的那样，他们真的回到了“扑克街文化博物馆”这行金字的下面。

“要不赌场的地方最后再去，还是先去更像是博物馆的地方吧。”时幻向高处指了指。

“我倒是无所谓。”言殊按下了电梯按钮。

乘着电梯一路向上，时幻发现他自己总是会偷偷地去看言殊，虽然她并没有在看他。她真的觉得自己的计划会起效吗……？

哦，差点忘了她不会感到恐惧。但运筹帷幄和鲁莽又不是一回事……不过他还是愿意相信她是前者的。要说为什么的话，可能就是这同舟共济的处地导致的吧。

来到第二十四层，时幻对这里的展板上写的内容还保留着印象，讲的大致上是关于古老的魔术的故事。

“这些你有看过吗？”时幻问道，“我那次看过了。”

“大概看过吧，小时候来的，但是现在全忘了。”言殊说，“其实我对魔术什么的不感兴趣。但为了找出可能的线索我还是从头到尾看一遍吧。”

言殊真的去盯着那些展板看了。而时幻则是选择站在一边思考。

假设那个声音与这栋楼的联系不只是楼顶，而且包括它以下的部分这一点真的成立……魔术和赌博，它们会有着什么特殊含义吗？前者或许在说明“手段”，但后者又会和它扯上什么关系？无论给出的答案是怎样都会让人感到离谱吧。

展板上记载着扑克街的魔术历史，但那越接近于古代就越富有魔幻色彩。可能其中有一半都是胡编乱造的吧。

“能看出些什么吗？”时幻问道。

“我想我没有任何进展，无论是那个声音的来源或者是在你的记忆中发生的事。我原本在想那段被篡改的记忆说不定是什么这里的历史事件之类，但找不到任何相似的。”

言殊重新走到前面的某块展板处。

“它所谓的‘控制’之魔术……你有被‘控制’的感觉吗？”

“那可一点没有。”时幻想起第一次见到言殊那天看到的精彩而不惊艳的魔术，“但是你，你的‘恐惧’之情，按着这里说的，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魔术师手里。”

“或许那真的是我失去恐惧的原因。”言殊拍了拍展板，灰尘全都抖落了下来。

最终时幻还是不得不去面对他所恐惧着的赌场，那些工作人员居然真的在给言殊办卡，他瞄了一眼总额居然有五位数……

“你就别愣着了，要是这麻烦事解决了我也能给你发零花钱，快点进来。”

于是尚未成年的高中生就跟着初中生自信的脚步走了进去。即使有着言殊事先准备好的墨镜也能感受到强烈的光污染，里面房间的无数个角落都在试图发出万丈光芒，再经过墙面、地板或是各种其他的随处可见的东西互相反射，最终直直射入时幻的眼睛里。他连忙用手盖住自己的眼睛，而这回巨大的噪音汇入了他的耳朵：人的笑声与哭声，球的滚动声，硬币的流动声……

他能听到言殊的声音，但听不清楚她说了些什么。时幻一把推着言殊走到了角落里，这才让周围的噪音变得没有那么夸张。

“失算了，这实际上的音量远比我想象的大。该说不愧是扑克街的赌场吗，甚至连那扇走进来的门的隔音都做得那么好……”

“要怎么办，离开这里吗？”时幻满怀希望地问。

“对，不过我们要去的是其他楼层就是了。”

于是两人在侦察后待在了环境让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某一层中。还是逃不掉啊……

“既然人都来了，不玩点什么东西也说不过去。”言殊左顾右盼着，“有没有可能答案就藏在那台看起来蛮有年代感的老虎机里，你能够尝试把它摇出来。”

确实和别人对赌肯定要被虐爆，不如来试一下这种单纯的看运气（可能也不是）的游戏。时幻把言殊手里那张卡在老虎机上刷了一下，那三个滚轮随即旋转起来。

并且最后转出三个乱七八糟的内容，没有任何答案被揭示出来。

“额，果然会是这样的吗……”言殊把卡夺回后又重新刷了一回，“毕竟还有好多次机

会。”

在这之后他们又尝试了四五回，但没有一次成功。虽然在这期间他们成功地凑出了一次两个相同的图案（言殊：“你看我们赚了！”），但时幻已经对于这台老虎机感到厌烦。

他想要逃走，那心中的声音也在不断地催促着他。

接着他意识到了。

“言殊，先停下来。”时幻拍了拍言殊的手臂，“那个声音开始呼唤我了。”

“……啊？”言殊的手正停在刷卡的位置上，“他在对你说话？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为什么是只有你一个人……”

“跟着他走。”时幻拉着言殊走了出去。

那个声音和上一次听到的时候一样微弱，但由于是从类似于身体内部的地方发出来的，即便是这里的嘈杂环境也能够让他听见。到目前为止，这家伙还没让他走出赌场，果然是答案就藏在这里吗？

他们最后下了二楼。这里和进来时一样显得十分混沌不堪。时幻在跟着那声音的同时不得不挤着身子穿过人山人海，沿着路途看向两边，能够看到的是赌徒们的悲喜交加。赌场确实最能体现人类情感本色的地方……而那声音正指引他寻找的正是在这漩涡之间……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这漩涡的最中心，一切正在变得平静下来。

就连好不容易出现的那个声音最终也消失了，时幻和言殊就站在此处警惕地望着四周。

意想不到而又在情理之中的角色登场了。不，不应该说是登场，她早就在这里了，只是他们两人成为了不速之客。

有着螺旋状双马尾的女孩这周又来到了赌场，并对着他们开口了。

“我好像见过你……”紫维对言殊说。

言殊退到了时幻身后，没有作出回答，而是对时幻悄悄说道：“我听闻她在学校里不好的那些事情之类的，我们是不是完了。”

“你不是不会怕的吗？”时幻冷汗直流。

“我是十分理智地保护自己……”言殊反驳。

而紫维已经走向了他们。一瞬间，漩涡的中心又变得混乱，无数的嘈杂再度充斥空间。但即使如此，紫维张口时，她的声音仍然清晰地被两人听到了。好似那个神秘的声音的一样，她的声音仿佛也是从身体内部发出的——

“时幻，那封情书是我写给你的。”

????????????

时幻在试图确认自己的脑子是否出了问题。啊——经历之前那记忆改变，现在又有神秘的声音对着他说话，他的脑活动已经异于常人了——

“他妈的，为什么？什么情书？”言殊直接被震惊到了，“她什么时候给你写的情书？”

什么——那封情书的收件人不是潜来着吗，怎么是他？待他回过神来时，言殊已经不见了——大概小小的初中女生还接受不了这类东西吧。

“时幻，你应该听到了吧。”紫维走到了他的身边。

“抱歉，这个事情太过于离谱了我一下子还不能够接受。但那情书不是给潜的吗？”

“他只是个卑劣的掠夺者，在你拿到那封情书之前就把它从你的抽屉里弄走了。”

情书……时幻回想起来，真的只写了四个字“我喜欢你”。

那什么的，这些事情他现在没办法接受了，这种事实太过于离谱了。干脆像言殊一样直接逃掉吧，回到家后再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对这事情感到发狂而彻夜不眠，最后又拿起手机收到紫维的消息——时幻已经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无数事情——但是紫维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

时幻反射性地甩掉了手，他的脑内只剩下了恐惧。

“时幻……”紫维似乎迟疑了一下，还有话要说，可是时幻已经跑出去了。

一路狂奔到博物馆大门外，时幻暂时停下喘气，盘算着应该向哪边躲才能避免被紫维追上。最后他沿着“朝圣者的旅行”的反方向跑着，跨越了交错点，渡过了梦境湖泊。

时幻站上梦境湖泊的站台，发现公交车并没有来便走进了刚好出发的列车。看着车门关上，他松了口气……再说紫维也不可能追着他到他家吧。

可以冷静下来想想情书的事情了。

他妈的，想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冷静的下来。时幻双手抱头沉了下来，心里却想到另一回事，或许是比起情书更为重要，但由于刚才的震惊而忽略了一件事。

……那个声音，指引他去找了紫维。

也就是说，那个声音，以及他这段时间以来与言殊在一同探寻着，与她也有关系吗？是完全地与她有关，又或者只是她在赌场的缘故？

时幻回忆起那个蓝发女孩，但她和紫维长得也不像。怎么说在那段记忆里发生的事都是不可能的（就连那当时根本没建的大楼），但那个人会是谁……

这件事情很重要，但那情书也很重要，下次碰上紫维的话要怎么和她开口，这件事情他还没有任何头绪……

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还好，并不是“紫维 zhiwei”。

“不是刚刚都发生了些什么？”言殊的怒吼通过耳机线在时幻两耳间那不大的空间里嗡嗡作响。

“你先别急。”时幻在此之后简单地讲了一下之前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又讲了刚刚对于紫维与那个声音之间的想法。

“我觉得你先把那情书的事情处理掉才对吧？”光听这声音时幻就能想象到言殊的表情是“两眼一黑”，“我们之间那个事情不管拖多久东西，又没人管我们，但是你肯定不能让人家女孩子等你的？？？你们可是堂堂高中生诶？？？这个时候不谈恋爱什么时候谈？？？”

“抱歉我觉得我对谈恋爱什么的不感兴趣，可怜的处于青春期的充满幻想的女初二生。”时幻在怼了回去之后接着说道，“我觉得还是暂时地使用缓兵之计为好，碰到这种问题的话我的作风就是放弃思考死到临头再动脑。”

“还得是你……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不能够理解我的生活态度吗？从本质上来讲我是非常地不接受日常以外的事情的，单纯地觉得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棘手，现在我就碰上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旁观我可能还能不加理睬，但当我成为焦点只是就会烦躁而摆烂。或许紫维确实是向我表白了，在她的追求者的眼中我应该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即使不存在，我也不大想要做出回应，因为谈恋爱什么的对我而言算不得生活日常。”

“如果有一件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的日常之中，你又无法从头开始接受，它又要如何进入你的日常？”

“那通常就是被逼的了，假如紫维对我穷追不舍的话可能就会是这种情况。”

“你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出问题。”

对方挂断了电话。时幻把塞紧塞在耳朵里的耳机拿出来，顿时感觉清爽很多。

虽然他比较强硬地怼回去了，但说对这件事毫不在意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是女孩子给自己写情书，还是紫维那家伙，虽然有着那些传闻但总体上也是个让人仰慕的对象。在那“我喜欢你”四个字后，她看上了他哪一点呢？

但那封情书到了潜的手里，是他偷走占为己有还是紫维放错地方了……？无论是从常识还是紫维对于潜“卑劣的掠夺者”的形容来看答案都是前者。事实确实是紫维写的情书没错，只是潜想让那封情书写给他的这件事情成为另一个真相吗。

或许最后时幻他会对紫维不抱有好感，但潜的所作所为无法令他接受。潜破坏了属于他的日常，就凭这一点，他应该对潜实施报复。

深夜的时候紫维确实给他发了消息。她并没有直接地问他关于情书的答复，这样的话她

看起来也不算是很急。至少时幻是不打算直接向她重新提起这回事的。

（注：我认为这里应该有时间补一段两人普通闲聊，大概十行。）

“能跟我说说当时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生吗？我对她有点印象。”

时幻考量着要不要向她介绍言殊，因为考虑到紫维或许也会和那个声音有关，他认为还是尽早让她也加入他们为好。正当他决定回复紫维时——

他的手指在半空中悬停住了。

在这个瞬间，他突然只能听见自己细微的呼吸声和逐渐加速的心跳声……发生什么了？他几乎是反射性地把手机抛到了一边，从床上爬起来跑到了落地窗边，拉开窗帘大口地呼吸着夜风，就好像是马上要窒息了一般。

就在刚才，数不尽的恶心感与呕吐感突然袭击了他……他清楚地感受到了“恐惧”的存在。

被这样的强烈的情感支配让他几乎无法正常地思考。

不知道过了多久时幻才意识到自己从那种恐惧感中解脱了出来。他想起自己没有回复紫维……就当作他没有看到吧，或者干脆地拒绝了之类的，紫维应该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

但是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幻茫然地看向外边的夜空，最先联想到的自然就是关于言殊的恐惧消失这一事情。虽然想立刻联系她但介于现在是半夜……

他扶着墙走回床边，胡乱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静静思考着他为何会被阻止发出关于言殊的消息。大概此时那个一直对着他说话的人仍然躲在不知何处，用着超出他想象的手段看着他在做些什么吧……而那个人，并不希望他回复紫维的消息。

这会说明……紫维并非他们可以信赖的人吗？但她实际上也并不令人讨厌……

迷迷糊糊地，他陷入了梦境。最近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我大致上是认同写情书的人是紫维这回事了。”时幻对落丝说道。

“我就说嘛，果然是这样的。你这么肯定，是捕获了什么关键信息吗？”落丝眼里发着光。

“我会稍后向你揭示这关键信息的。”时幻平淡地说着，“不过让我们等一下潜吧。”

他已经策划好并开始实施他的复仇了。虽然介于他们的朋友关系他并不会做的太过分，但他至少想让潜在青梅竹马面前丢个面子，作为某种惩罚。

“你突然就对这个事情很上心了吗……潜的话，从食堂回来之后就还没有见到过他，怕不是和紫维偷偷约会去了。”落丝说出的话被拍在她肩上的手阻断了。

“说些什么？”紫维的声音很平静。

“诶……”落丝僵住了，只好露出一脸苦笑。但紫维完全没有去看她，反而是转向了时幻。后者看到了她那蕴含了什么般的眼神。

“后来怎样？”她问了个相当含糊的问题。

“还算可以。”他也做了个相当含糊的回答。

“……喂你们这算什么，把不把我放在眼里。”落丝狠狠地踹了时幻一脚。

紫维随后便离开了，时幻猜想她要去初中部。

“那家伙，还不知道我们对那封情书的事情纠缠了有整整一周了吧。”落丝看着紫维离去的方向说道，“其实我还蛮想搞懂她是一个怎样的人的。她对待我们算是挺好，可又有那些我未曾亲眼见证的各种消息说她坏话，她如今又一声不吭地写了一封情书假装事不关己……她的行为逻辑到底是什么？”

不过时幻更为在意的是半夜时他的消息被凭空拦截了这回事……他还需要和言殊仔细研究一下，也有可能需要直接询问紫维与这件事的联系……但是那个人阻止了他。

“那个是潜。”落丝忽然找到了目标，而他正从楼梯的方向走来。对……他还不知道时幻已经破开了他的阴谋……

“你们两个，又这样躲在这里说些什么了。”潜走到了他们身边，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明明是光明正大的。”落丝又毫不留情地踢了潜一脚（她应该很善于踢人）。

“不过有些事情还是躲起来偷偷地说比较好。”时幻拉住了潜的袖子。后者对于这一行为有些感到惊讶，但尚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张情书你现在带在身边吗？”时幻问道。

“当然在了。”潜摸了摸裤兜，“这种宝贵的东西我当然会随身携带当作护身符，毕竟可是不知道谁写给我的情书啊……”

“但那个人就是……”落丝开口说道，可时幻的发言打断了她。

“把情书交给我，再让我看一下。”

时幻的话语中存在着一股异同寻常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带有命令的口吻——但潜还是服从地把那张卡片从兜中拿出用微颤地手放在了桌面上。

他的手一离开桌面，另一个人的手就按在了上面，并且将情书猛收了回去。时幻拿着情书，也没有去看它，只是拿在手里把玩。

“喂……”潜试图拿回他的情书，但他的手被时幻的另一只空手拍掉了。

“告诉你吧，写这封情书的人确实是紫维，她已经亲口告诉我了。但是……”

……真的是紫维写的！希望的事情真的成真了……但令人害怕的是，他为什么会说那个“但是”，莫非他真的知道了？在这一瞬间潜开始慌张。如果事情败露的话，他就……

“很不幸的是，这玩意的收信人是我，你知道吗？”时幻在他面前用很随意的语气说出了那个事实。因为对方说的是事实，所以他没有那份勇气和正直去再夺回时幻手里那张卡片，从一开始就做错了的他只好扮演恶人的角色。

而至于时幻，他还是认为自己的演出大获成功的，至少刚刚那个有好好地吓到潜。在场的另外一个人，落丝，也因为听到这答案而显得惊慌失措。

“什么，是紫维写给你的吗……”落丝试图捂住自己的嘴，倒退了几步，“她亲口告诉你的？她写的情书？”

时幻的手里仍然摇着明信片：“我也没想到周末会有那么巧的事，但最终你的某种计划还是因为这致命一击而败北了，潜。虽然我还暂不清楚如何回答她的情书，但是回答的人已经不会是你了。”

潜此刻已经瘫倒在了座位上，用着虚弱而又令人可笑的声音回答道：“我招，我全都招。”

“你是怎么拿到明信片的？”

“上周一，在一大早过来的时候看到你的抽屉里有这个奇怪的卡片就拿了过来，因为害怕是紫维写的就突然想占为己有而演了这么一场戏……”

“实际上蓄谋已久了吧？”

“……什么？”

“你就一直在暗恋紫维，却没有勇气正面告白，这也是你利用了我的原因吧？你是在想以假乱真，用情书作为日后胁迫紫维的把柄或是什么吗？……”

贴在墙上，死机了的落丝又醒了过来——时幻还在疑惑她刚刚为什么没说话。

“那个，你们两个，可能搞错了什么。”

她像是下定决心后，终于才开口道。

“时幻，那封情书是我写给你的。”

??????????

等下这个算什么啊，这回连桌子对面趴下哭着的潜都抬起头来一脸懵逼了。所以这个情书到底是落丝写的还是紫维写的？如果是紫维写的话她现在插一脚进来是在干什么……

慢着慢着又一个女生向他表白了？这算什么修罗场？？？

落丝那一米五九的身高向他走了过来，接着一拳打在了他胸前——倒也不算很疼——

“你这是一直被蒙在鼓里吗，被潜骗后又被紫维骗了？我就在这里坦白了！”

落丝双手用力地推向了，时幻被脚后一个微小的高度差绊倒向后摔去——

摔倒在了别人身上。还没能回头去看那是谁，从背后伸出的一只手缠绕在了他的脖子上，恐惧感随之袭来……他却没有挣脱的欲望，

他感觉出来了。在他背后的是紫维。

他不能看到她的表情，但能感受到她向旁边倾斜了一点，把自己的存在显现在了潜和落丝面前。

潜的表情，像是迷茫吗……但落丝眼中流露出的是强烈的危机感。

紫维的另一只手放在了他的手上，并且拿走了手里的情书。落丝在盯着它看。

“还给我，那是我写的。”落丝说。

“我已经放任你们乱闹很久了。”

不，这种语气和口吻，不像是紫维……时幻能明确地感受到身后的人的气场和平日完全不同。一瞬间，各种事情闪过他的脑海。

善恶分明……并非可以信赖的人……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紫维很危险。

“乱闹？你又是在干什么？像潜那样，假装自己与这情书有关，而背地里又做些什么？你不过和他一样是个卑鄙的偷盗者——”

落丝扑向了紫维。她同样……也很危险。

紫维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只是站在原地用手接住了落丝的拳头。在时幻看到落丝惊愕的脸上的眼中反射出紫维面无表情的神态时，她反击了回去。

落丝被打得后退了好几步，她捂着脸看向朝着她走来的紫维。她尝试再打回去……但都没有用，紫维全都拦下了。

时幻眼中的场景，是紫维放倒了落丝，并将她踩在了脚下。不行，他如果不做点什么来阻止她们的话……

他冲上前去把两人分开了——他至少还是个男生。然后，他站在了落丝旁边。

“紫维，我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但你很危险，先冷静一下。”时幻抵抗着本能的恐惧直视着紫维的眼睛，“那封情书——你们不要再为它起争执了，我现在不关心它是谁写的了，至少先让现状过去再说。”

紫维低头看着手中的明信片，并将它用力在手中揉成了一团。接着她像无事发生一样走了出去。

“紫维！慢着！”潜突然跟着冲了出去。

时幻看向身边仍躺在地上的落丝。没有说任何话，她终于挣扎着爬了起来。

“你……”他试图开口道。

“我没事的，时幻。”她蹒跚着向着门口走去。“我……受打击了。我突然感觉不到了，那种喜欢的感觉……我……”

时幻能做的，也只有看着这一切而已。

2023.3.11——2023.3.27

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四人的关系明显僵化了。她也一直没有等到时幻向她作出情书的答复。哦，他应该已经不会回应那封情书了。

但这无关紧要，包括落丝的事也无关紧要。时幻最终一定会是她的。落丝无法造成任何威胁，不过她想令她最为反感的并非落丝。

讨厌的人吗……

紫维于是没有回高中部的教学楼，而是向着初中部的方向走去。在走上楼梯时，一个让她感到眼熟的女初中生与她擦肩而过。

最近经常能看到她和时幻在一起，上周末在赌场时也是她在时幻旁边。这是又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她现在连那女孩的名字都不知道，不过如果她想知道的话那还是轻而易举的。

她回想起了一件令人在意的事：上周末她发消息给时幻让时幻介绍那女孩，他并没有对此作出回答，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论如何都没有关系，因为她的目的只有时幻，其他人在她的执着面前都显得黯淡失色。

紫维走到三楼她平常在的位置，搜寻目标。

很快她便找到了那个人。那个她最厌恶的人。

时幻的妹妹……该说是表妹么，浪海。那家伙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这些事情她已经经历过一遍了，不想要再有第二次。

现在那家伙还没有暴露本性——而她在此的目的正是监视，防止她对时幻做些什么。

一开始的她想干净利落地解决掉浪海，但碍着种种现实的原因没能这么干。而现在仍然不行，她只能进行监视，防止悲剧重演。

在此之前发生过的悲剧……她不愿多想了。

有那么一瞬间浪海的目光和她对上了。那家伙走过来了。是要对她下手了吗！……

……为了时幻的幸福，我不介意再杀她一次。

“我记得，你是叫紫维，对吗？”浪海来到了她的面前，“没搞错的话，我表哥是你同桌来着吧。他最近怎么样啊？”

“最近同学之间矛盾闹得比较多，但是没关系，你表哥他人很好。”

……假如没有你的存在就更好了。

“这样吗，那我可以去看他吗？”

紫维反射性地感受到了一阵痛苦，但没有对此感到恐惧。不会出什么的，只要有她在。

“我们一起去吧。”紫维抓住了浪海的手。

在如今的此处，在彼岸的现在，已经不会有人能够伤害时幻了，即使是浪海也不能造成威胁。

她带着浪海前往高中部的教学楼。她能看到那个令人感到眼熟的女生躲在了她们路线的一侧，脸上一幅惊恐的神情……她根本没有藏好。

虽然如此紫维还是选择性忽略了她。不过那女生又让她想起在赌场相遇的那一天，紧接着想到的就又是情书。

情书是落丝写的这一点没错，并且她也确实盗用了落丝的名义。不仅是传达自己的感情，也是让她彻底死心……她的罪行不允许她喜欢上时幻。

不过，问题倒是如何解决当下的事情，毕竟时幻看上去对她很生气。虽然有现成的手段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别用了。

……算了，她这时也想不出来什么方法了，她却莫名感受到了一名普通高中女生应有的那股青春愁绪。事到临头再想吧……时幻也是这样的人呢。在这一点上，他们出奇地相似。

不如说是因为她过度思念他才让她变成了他这样的人。

虽然当时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不算是很长，但她仍是彻底喜欢上了他，因为正是他把她从那里救出来的。为了跟随他，她可以不择手段，仅仅是这样而已。

也是因为这个，她在杀死落丝、浪海时都毫无犹豫，因为她们伤害了他。

紫维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听着浪海和时幻的谈话，不过浪海没过一会儿就回去了。时幻的表情仍然不好。他走过紫维身边，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便离开了。

在恢复关系以后，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要让他知晓过去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以此向他传递出她最为真实的爱意。但这暂时还在计划里，也可以说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执行了。

虽然故事的过程令人悲痛，但至少是正义的结局，现在它将变为一个完美结局。等到时机成熟，她会主动出手，将这场还未启动的悲剧在开幕之前将剧本撕烂。最后她能够和时幻一起过上安稳的生活。

多美妙……虽然时幻现在不算是很喜欢她呢。

她对自己有何感受……？……支配欲，病娇之类的词？……这些形容并没有让她感到不适反而是很贴切。不过他可不认为自己精神不大正常，只是有点纯粹而已。

所有的一切……

紫维默默望向天空，从她手中延伸而出的无数条虚幻的线向着四面八方涌流而去，绑在了所有人的心脏上。

她看着的是那些连向天边的线所前往的世界彼岸——在另一个世界里，洪水一般的线坠落而下，穿过名为记忆的云层，冲向于夜空中飞行的两人。

2023.3.28——2023.4.4

回转 I

时幻回头看向那城市的灯火通明，手仍然与她相握。在那几乎不可能成功的逃跑计划实施后，他们的结局是从楼顶跳出去——

他们在空中飞行，就此离开了那座监牢，最后降落在了这篇空地上……他认出来了这是曾经被他称作“交错点”的地方，并且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我们……真的逃出来了？”

蓝发的女孩，紫维，此时身体仍颤抖不停。他能够感受到紫维内心的所有迷惑，惊喜与震惊。他同样也有着这些情感，虽然不算是很多。

“我们逃出来了。”时幻说道。

“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继续跑吗？我想可能会有追兵之类的人物……”

“这附近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先暂时到她那里避一避风头，稍作休息吧。”

虽然不能算是很严重，但在那枪林弹雨下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受伤了，不过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一处致命伤。踩在地上后，刚刚飞在空中时那种奇妙的轻盈感逐渐消失了，随之苏醒的是那些痛觉。

“时幻，你说的那个人，她可靠吗？”紫维拽着他，像是生怕他逃走一样。

“至少我非常信任她，她也能够帮上我们的忙。”时幻回答道。

如果是她的话，想必一定能搞明白现状吧。直到现在，他还不清楚为什么他和紫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被抓到那里。

他只是如往常一般走在回家的路上，下一秒就失去了意识。那瞬间眼前一黑的感觉，为这一切故事拉开了序幕。

身边，紫维跌跌撞撞地走着，他又看到了她此时不安的感情，但并未对此说些什么，只是听着梦境湖泊混乱的波浪声，抬头望见照耀着所有人的月亮。

目的地是仍未拆除的古老街道，于此仍有人居住。在只能看到远处的灯火与月光的夜晚里，时幻向着此处唯一亮着灯的屋子走去，随后按了门铃。

只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打开了。站在门里只探出个头的女生看起来是一个高中生的年纪。她的目光扫过两人。

“时……”

“言殊，我们摊上事儿了。”时幻打断了对方的话，“虽然不想牵连到你但是还是请你让我们进去休息一下。”

“不介意的，看在我们的交情上。”名为言殊的女生把门完全打开让两人进来。紫维跟在时幻身后一声不吭地走了进去。

里面看上去还是比较大的房子，不过似乎只有言殊一个人在住。时幻走到那桌边，以非常自然的动作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虽然不认识你是谁，但不用那么拘谨也没事的。”言殊对仍站在房门边的紫维说。

待到三人都坐下来后，言殊开口询问道：“你这几天到底跑哪儿去了？给你发消息打电话都没回我，去你家你也没给我开门，就算用线也联系不上你，还以为你被暗杀了。”

“实际情况快和暗杀差不多了。”时幻简单讲述了一遍之前发生过什么：被莫名打晕带进地下监牢，与紫维相识，最后尝试逃跑并从窗外飞了出去。言殊在旁边听着，不时地看向紫维，而后者只是拉着时幻的衣服保持静默。

“虽然想问的很多，不过还是得一个一个说过来啊。”言殊叹着气，“最在意的果然还是你们怎么能飞呢？时幻你不会……”

“显然不是我干的，我虽然有线但那些玩意只能用于操纵感情，没有任何实体的，也不可能让我长一双翅膀。”时幻说。

“难道说是你干的？”言殊转向紫维。

“你们刚刚说的线，操纵感情什么的……”紫维没有回答，而是呆呆地问道。

“诶，她还不知道吗？”言殊瞪大了眼。

“我确实没有跟她说过。”时幻的手肘撑在了桌面上，“但有必要坦白这个事了……现在可不是一般情况。原本觉得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的。”

“那我来说明吧。”言殊说，“时幻他是一名‘魔术师’，可以操纵世间万物的感情。”她停了下来，紫维没有说话。

“诶……你没有什么反应的吗？”

“被这种事吓到了……这是什么，超能力？”紫维的慌乱慢了一拍才出场，“超能力什么的，感觉不是现实里会有的吧……”

“要不你演示给她看？”言殊对时幻说。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行……”时幻看向紫维，她突然有点慌张，“但是，失礼了。”

时幻把手放在了紫维的手臂上。如电流般的触感刹那间击穿了她——她几乎是反射性地甩开了时幻的手。后者只是笑了笑。

“感觉到了吗？”

“刚刚有一瞬间，突然很讨厌你了……我，我不是这样的，明明是——”她脸红了。

“我也看到了，不过，就那样吧。”时幻把手放回在桌上。言殊在边上端详，貌似也知道了什么。

“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能飞？”言殊又问。

“都说了那个我也不清楚了，跳过它吧。”

“接着，我想想……你们刚刚是从扑克街飞过来的吗？你知道你是从哪里逃出来的吗？”

“我可没去过扑克街多少次，明明每次来这里旁边就是扑克街的却都没进去。说回那个楼，我只能感觉它应该很高，至少在飞的时候我没见着有其他比它更高的建筑物。哦，里面貌似还有赌场。”

“扑克街到处都是赌场吧。很高的楼的话——这个查一下不就有了，感谢现代科技。”

言殊说着就站起来向着屋子里面走去了。时幻和紫维互相看着对方。

“我知道你现在很茫然。有什么要问的吗？”时幻说。

“那个魔术师是……”

“还是想问那个吗。实际上能说的并不算很多。‘魔术师’的称谓是我自己起的，这跟魔术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同样在操纵别人罢了。这么说起来，以前还有一种叫法叫作是‘傀儡师’，不过我和言殊已经不这么说了。我能感觉到……”时幻指向紫维，“有无数种虚幻的线从你的身体里连出，最终缠绕在我的身上。那每一种线都代表了一种情感。不只是你，世上所有人的线都束缚着我……说是束缚，因为我并不想干这活。明明是情感的管理者，我自己却没有多少情感，这不适合我，并且我的能力也因此受到限制，像是我刚刚接触你，其实是改变情感的必要条件……”

“但你即使不接触也能看懂别人……”

“不，我看不懂。虽然我能够知晓情感但不能作出正确理解。你大概和言殊一样还只是个高中生把？我能接着魔术师的能力看出来你对我一见钟情了，但——”

“别说那个，你明知道我会害羞的吧！”紫维的脸已经涨红过很多次了。

“……像你这样，比起我就会激动许多。虽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情感，但在这一方面上我固然是很弱的。言殊……她的情况比较特殊，之后再详细讲吧。总之她也是魔术师就对了，但手里只握着名为‘恐惧’的那一种线。相比之下她控制别人也不需要触碰……”

此时言殊刚好从里面走出来，怀里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晃悠着坐在桌边。

“你们看……搜出来的结果大致上就是这些最高的楼大多是特别厉害的私人赌场。不过仔细想想也不甚奇怪……扑克街毕竟是扑克街。”

“请问，最后那句是什么意思……？”紫维小心翼翼地问。

“时代已经不是你从书上学到的那样太平盛世了，当今这H市可乱得很啊。各种的私营赌场啥的在扑克街已经算是见怪不怪了，我记得时幻你亲妹妹，叫浪海来着，也在做这方面生意？”

“明明是女生却意外地好赌而且还能赢钱，最后直接自己开赌场了，不过关于她的事我一点也不清楚，赌钱之类的事情与我无关。”时幻好像表现出了一种类似于不满的情绪。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被私人性质地抓起来了么，这是有仇还是什么……”

“至少把那么多人抓起来关进一个地下室里不像是因为结仇什么的，不仅人数多而且也只是相当于一般的囚禁，并没有对我们作出什么惩罚。”

“这些什么的……呜……”言殊站起身来，“你们今晚住这儿了吗？我觉得可以先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在那楼里面的那些人看到你们飞了出去，虽然惊讶但肯定会来追的，说不定他们已经在外面搜查了。”

“我无所谓。你方便吗？”时幻问紫维。后者点了点头。

在进行了更多的相关讨论后夜晚终于平静了下来。好在言殊家里有许多客房，住宿不成问题。

紫维进入自己的房间后，时幻重新在客厅的桌边坐了下来。言殊倚靠在桌上。

“我有一种猜想，有人盯上你的能力了。”言殊首先打破了沉默。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时幻回答道，“不过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你也相当的危险。”

“你接下来会说把我的线回收到你那里吧？……对不起，不给你，从向你要来这线开始我就做好面对一切令人恐惧的未来的准备了。”

“我确实想要收回，虽然我对于情感什么的不能算是很懂，但……”

“责任感，自我价值的实现，你要说的是这些吧，毕竟你每次都说。”

“对。明明身为魔术师，却不懂魔术的机理。实际上对于这种事情很愧疚，因为自己的能力不是很能帮上忙……”

“然后你又不肯把线给我，让我来帮你做事了吧，该死的责任心。”

“你甚至只是个未成年的高中生，让你担负那种风险是绝对不能行的。”

“虽然是高中生但是也不怎么上课了，学校里也同样乱的翻天覆地。”

时幻盯着言殊的眼睛看。言殊擦了擦汗，回应道：“我又不是故意不上学的！”

“把你托付给我可真是一种惩罚，不过我也还是会对这些负责的。假如这次关于我和紫维的事最后能够顺利解决，我们也要考虑换一个生活环境了，比如搬到其他城市。”

“也不是不行。不过说到紫维，你和她的话……”

“到现在为止，也仅仅是同舟共济的关系罢了。”

“看上去只是你在单方面地救济她吧……？请不要再找保护未成年人的借口了。”

“那不是借口，而确实是一个方面。至于你想听的其他原因，大致上在于她的情感真的很丰富。”

“正常的高中生都是这么一回事。就算不是高中生而是任何普通人的情感都比你丰富。”

“不过我在她的想法里找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我在房间里偷听到的你跟她说的所谓的一见钟情？”

“比那个要更远。”

时幻醒来时天已经很亮了。在监牢里待的那一周实在过不好，昨天也非常累。至于梦什么的也没有任何印象。

他开门走进客厅，没有人在。确定紫维还没有醒和言殊并不在家里后，他又坐在了桌边。

这是一张很大的圆桌，足以让十二个人绕成一圈，但这里未曾有过超过三个人的人数。或许这个房子曾经的主人把这里当成了什么会议室吧。

因为是老房子所以留有座机，至少他感觉上曾经见过。先试着给浪海打个电话吧……

“通缉啊，时幻，恭喜你们了。”言殊从大门处走进来，随手把门甩回去关上，走到桌边把两张纸丢下。时幻拿来一看，看到自己的脸就又放了下去，换成了紫维的那张。

“用的是负债的名义吗。确实是赌场……啊。”

言殊凑了过来。

“那个，言殊，麻烦查一下。它很愚蠢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这个角落，就是怕人注意不到。”

“已经查过了，就是扑克街最高的那栋楼。”

“能给我看一些相关信息吗？”

在时幻浏览相关网页的这段时间里，紫维从房间里出来了。她看上去并非是刚睡醒，在某种程度上也红着眼。时幻猜想她昨天晚上大概是熬夜或者根本睡不着——在他看来她还只是个孩子。在她的同龄人中像言殊那样成熟的少之又少，要让她接受这些惨痛的现实还需要时间。

不过他的注意力马上被另一件事夺走了。

“他妈的，真是最坏的情况。”时幻停止了他手上的动作，只是盯着尚未加载完全的网页看，但目前显示出的东西已经说明了一切。

“‘波浪大海’……喂，这个名字不会是浪海吧。嘶——所以就相当于说是浪海她把你还有很多人抓了起来？”

“……那个，既然她是你亲妹妹的话，你这些相关的事都不知道吗？”紫维在一边问。

“有个方面是我不碰赌钱这回事，昨天好像提到过；更多地实际上是她根本不怎么亲我，不如说是讨厌我了。明明她是我仅存的一个亲人，我却没和她打好关系……不仅如此，现在又有扑克街这一回事。”

三个人都沉默了。电脑网页全部加载，把浪海在社交平台上的最新活动显示了出来。

“虽然敌人成了浪海，但动机仍然不清楚。那家伙没见过几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在文雅的外表下潜藏着恶魔的心灵的人……现在这个印象我敢说出来了。”言殊用鼠标滚动着页面。

“我想我可以当面问她。”时幻说。

在场的另外两人没能跟上时幻的思维。

“那个……她不是要来抓我们吗？你就这么送上门去给她抓？”紫维说。

“在最坏的情况下确实会变成被她抓住，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她也不至于冷酷到对自己的亲哥痛下杀手。虽然作为魔术师并不能发挥出完全的能力，但仅仅靠身体接触就能控制感情这点我认为我还是有一定的反制的胜算的……我一定要争取到和她正面对峙的机会。如果不逼问出她的目的，我们就没有解决方案，她发下来的通缉就会一直追着我们，这样的话也就只能逃跑了，跑到她的势力范围之外。”

“……你倒说的也算是有理。”言殊靠在了椅背上。

“这只是随口一说，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时幻说，“我知道这听上去仍然算是比较离谱，还是先找一些其他办法吧。”

由于通缉和追捕两人不敢轻易出门，一些日常性质的事情还是需要言殊来干，所以她又出门了。虽然住在这里骗吃骗喝什么的也不好……

“你话这么说，但实际上她的生活费都是我给的。”时幻对着桌子正对面的紫维说。

“能具体讲一下你们之间的事情吗？”紫维把位置换到了时幻身旁，“我对这些还算蛮好奇。”

“这些啊，也没什么好讲的。”时幻趴在了桌上，“我相当于是……言殊她的监护人吗？不过说起来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要讲过程之类的……开始是言殊的父母把她托付给了我的父母吧，他们是因为战争去世的……H市也只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现在有着各种目的与情感的人太多……反正后来言殊就相当于成了我义妹，虽然我和她之间都没这么想，而是当做朋友。明明有七年的年龄差来着……不过也好。”

“再后来我父母同样过世了。原因之类的……我想你也不想听那种事情。然后我就从某种意义上成了言殊的监护人。”

“世界……是那样的吗？”

“嗯。你现在和我已经在共同面对某种险恶的现实了，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比那还要黑暗更多。明明身为魔术师，我的情感却过于薄弱，所以也没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控制人也需要直接接触，甚至要读取情感也需要对方在视野范围内……要是魔术师是比我有更多情感的

人，说不定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呢。”

紫维又沉默了。

“明明……你感情是很丰富的，但为什么你的话总是那么少呢？”时幻问。

“可能两者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吧。更何况我是那种把感情埋藏在心底的害羞的人……另外，我刚刚真的被吓到了。”

“被我说的？这个世界的黑暗吗？”

“对。你在说这些时……还有之前说其他的，比如那个，那个事情，你都没什么表情的？”

“我能看到情感，也知道情感各自的含义，但还是难以理解那种剧烈的起伏。”

“真的？你就没有过那种体验吗？”

“比如就说我父母去世那件事吧。或许在你看来不可理喻，但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冲击。痛苦感肯定是有的，但不如说已经被麻木了。不知为何从我记事起我就是魔术师了，能够看到情感的人最终一定会坠入名为情感的深渊……”

他猛地打住了。“对不起，我说的有些偏了。”

“不，我不介意，能更多地了解你对我来说也是好事。”紫维说。

“你这么说话很不自然，至少对你来说是这样。是在刻意模仿谁吗？”

“……模仿的是你。”

“没必要这样，毕竟我们两人天差地别。”

言殊迟迟没有回来，现在已经是预定时间的半个小时后了。这段时间里两人只是在反复地沉默。有时他们也会互相讲述一些故事，但最后又会落入沉默之中。

不过时幻能够在沉默之中看到紫维那涌动的心绪。就是这样，情感充实的人会把他们的想法直接地在线里表现出来……虽然紫维已经说明过原因，但她的里表相异还是让时幻难以接受。

她在犹豫她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她确是那个多愁善感的人。

时幻想要直接告诉她她什么也不用做，但结合起昨天她让他“别说那个”的经历，他猜想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直接说出来比较好。

后来他想到了事情去做，比如去搜索一些那栋楼的图纸，以及扑克街的地图，H市的地图之类的。这些都是很多有用的准备。

“这些事情，可以我来做吗……？”他忽然听到了紫维的声音，尽管那小得几乎快没了。

于是时幻就把它们交给她了。这也算是解决了她的问题吧。

“无论如何，在大部分情况下，假如我们要面对的是浪海以及她所带着的一大群人，比如你我先前在楼里碰到的拿着枪的家伙，他们无论是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所

以反抗几乎无效，要做好的重点还是逃跑计划。”

“或许找出来我们被关在那个地下室的真正原因，就有其他的办法解决问题了。”

“对，那也是一个方面，但至少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办法去找出那原因来。”

“言殊要和我们一起逃走吗？虽然她收容了我们，但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与她关系并不大，她也并没有被通缉。”

“关于这个我主张让她跟上，毕竟她还是需要一个监护人。说到监护人，你的父母呢？”

“没什么要顾虑的，他们在外地，回头再跟他们说这些事情吧。”

“你不会对你的生活如此剧烈的改变感到……那些同样剧烈的情感吗？”

“在被抓进牢里的那段时间就是释怀了嘛。毕竟这也是不可不接受的现实。”

时幻没有回答，但他一会儿后又开口了。

“假如我死了，你会有着怎样的悲伤？”

她听到这话时愣住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转向了时幻。他……那是她从未见过的他的表情。她要开口时，发觉到时幻已经看到了她心中的答案，但她还是要回答。

“我不会让我喜欢的人死的。硬要回答的话，怕是一生也无法忘记吧。”

时幻也看着她的眼睛。

“和你平常的风格不一样的回答呢，但这确实是你说的，可这一回为何就不羞涩了呢？以及，你究竟为何喜欢我呢？”

紫维想尝试着回答，但大门被轰开了。

“砍价什么的怎么今天就说不动那些人了呢，不过今天省了早饭也算是还行，我的生活费本来就不是给三个人一起吃的……”某个高中生带着满嘴怨言提着一堆袋子走了进来。

紫维匆忙起身去帮言殊。受着言殊“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不来帮忙”的责备眼神，时幻在心中暗自失落着紫维没能把话说出口。

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多少表情的变化。

“至少这事可以让我来干。”

“别再打那个念头了。”时幻在桌子下踢了言殊一脚，“去刺探敌情的只能是我，你这个小高中生就乖乖在这里待命吧，毕竟这事本来也和你没有关系。”

“那个，如果是我的话……”紫维微微地举起了手。

“那也不行，你们作为未成年人通常情况下也进不了赌场，虽然说现在的扑克街……”

紫维立刻把手缩回去了。言殊不耐烦地问道：“难道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了吗？比如就从浪海在社交平台上的行为发现蛛丝马迹？”

“刚刚都看过了，至少我是不能看出什么。”

“当时被关在那里的人除了我们还有许多，假如他们也用了某种方法逃了出来的话就可以联手了。”

“要是能碰上最好，但这个没法盼望。”

.....

“所以最后还是只能用那个离谱的办法吗。我觉得这么做不如直接逃走，逃远一点。”

“对，那个是你们两个要专心准备的。至于我的话，既然已经定下来要冒险，今晚就出发。”

言殊在桌子下踢了时幻一脚。

“今晚就走？急着送死？”

“必须要快，毕竟我们在被通缉，他们迟早会找到这房子的，以及也趁着刚过一天，他们的安保之类的也还没来得及加强.....”

“但就算能够对上她，你又凭什么问出那理由，又该如何从她手里逃出来。”

时幻并没有回答。紫维能在他的眼神里看到犹豫，不过他还是选择说了。

“我可能有点莽撞了。可能有一种私心的成分在，我其实就是想要见到浪海。不是与妹妹寒暄过往，而是狠狠地骂她一顿，惩罚一下这个小屁孩。”

“你最终还是意气用事了。”言殊说。

“我明白，会马上仔细写一份计划的。但是那家伙，说老实的，即使是迟钝的我也会对她感到生气啊。怎么连自己的亲哥哥都敢不明不白地关起来.....”

“你.....其实还是很在意她的吧.....？”

“是那样的。至少作为哥哥还是得管管她。浪海在小时候就给我带来一种不祥的预感了.....或许她整个人的人格也不大对了。”

“真的那么严重吗？”

“对。”言殊接话了。

紫维没有继续去问发生过什么，只是在脑中大概想象和盼望着时幻前路顺利。

下午的时间过去的很快，主要是用在了讨论各种计划。时幻戏谑地称自己的计划为“朝圣者的旅行”——而他要做的是去打倒在大楼里的那个假神明——毕竟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之类的，相比之下，另一边负责的逃跑计划似乎要简单许多——紫维还不知道原来能找到那么多帮忙逃跑的“中间人”。

“这毕竟是个乱世，H市也快待不下去了。”言殊说，“这个世界的结局大概就是这样下去了吧，另一个世界的我们.....”

“另一个世界？”紫维问。

“对。凭着线我能隐约感受到所谓的‘平行世界’的存在，但是并无法看清，因为还是太遥远了，我手上也就只有这么一根线。所以我对那个世界一无所知，甚至不清楚在那里我们是否相识。”

“那边就交给那边的我们吧，与这里的我们没有关系。”

言殊不知怎的就起身离开了。

“……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她。”

紫维能听到时幻喃喃道。言殊似乎没有听到，走回了她的房间关上了门。

“或许我真的应该将那些对我用处不大的线交给言殊，但是因为那责任感，以及藏在背面的更深一层的我不能理解的感情，我没有选择这么做。”

他面对紫维。

“到时候，到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在逃跑时还是以后可能的其他时候，去跟随言殊而不是我。”

“不应该是同一回事吗？”

“不是。”

说这话时，他的目光移向窗外。

“你想要和我一起回那栋楼吗？”

“你现在怎么同意了？”

“果然我说这些话就不会有正常人开玩笑的效果，我也不会开玩笑。”

时幻的手臂突然地移动到了紫维手臂上，她以为她要像上次这样时对她的感情做些什么，但她并未感到任何特殊的变化。

“只是想搭在你身上而已。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想听你的那些情感。”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紫维一开始时是这样想的，但她还是选择了去述说。

她先讲了属于自己的故事，从人生的最初到如今的这一天，把所有关于情感的细节尽量地描述详细。她还讲了由她的情感出发而形成的新故事：通往天国的阶梯，立于顶点的俯视，长椅脚边的空瓶。在眼前挥之不去的意向中，消失了的人们的情感，只有在这时虽然无法看见但仍然能够理解。

言殊始终没有从她的房间里出来，但她一定是在里面看着他们的。

“下一次我再给你讲新的故事。”

“下一次……”

他的眼神中又出现了些什么。那是很复杂的感情吧，这一回紫维就无法直接看出来了。

她们给时幻进行了乔装打扮以及许多其他的准备工作。待到天黑下去时，时幻终于把大门打开，决定要去面对未知的未来。

他想那时，其实就是昨天晚上，二十四小时的间隔如今却忽然觉得漫长无比——他同样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的门，最后向楼上冲去从跳向窗外。

“保持用你那根线联系。”时幻在心中说道。一声熟悉的“明白”表示他们的通讯正常。时幻走出门外，但手又被抓住了。

“那个……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时幻……对，因为是你，我才喜欢上了你。”

话已经结束了，但手仍然不肯松开，好似在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他回头望向她，她却又害羞地撇开了视线。

“我感受到了。”他这样回答道。

她的视线此刻再度与他重合。随后，她松开了手。

时幻走向外面。伴随着卷起了他身边的尘土的微风，向着风远去的方向眺望，可以看到星空和苍穹。他明白他是那一切，无论是尘土、风还是星空、苍穹。

紫维还在身后看着他吧。但他不用回头，也能感受到他们之间所连着的那些线正以一致的旋律共同舞动着。

他伸出手去握住线，感受着她的情感。

最后他还是继续向前走去，踏上了那场为了与浪海作出了结的旅行。

2023.4.5——2023.4.11

回转 II

时幻只能选择相信他的记忆不是梦，或者说是另一个世界的他的记忆。在那个世界里，有着他所熟悉的人，但都是另一幅面貌——身为高中生的洒脱的言殊，脆弱而害羞的紫维，以及暂未见到面容的浪海。不同于这个世界里她那似乎还没长大的模样，那边的浪海好像是邪恶的化身。

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他一时还无法全部理清，但他首先抓住了最关键的点：在那个世界的他和言殊的“魔术师”的能力：支配情感。

尤其是那个言殊，虽然似乎她只有“恐惧”的能力，但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在意了。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他和言殊所寻找的真相也与她有关吗。

虽然是凌晨但时幻还是立即坐起身来给言殊打字。太令人震撼了。

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没让他看到更后面的事情，那里的他“朝圣者的旅行”胜利归来了吗？

时幻好像是在被什么追逐一般——或许是在那博物馆的楼梯里的感觉——在拼命地打字给言殊好让她趁早知道这些事情。虽然凌晨时分她应该还在睡觉……他也清楚这一点，但他的手还是不肯停下休息。

他先把记忆里的经历大致上复述了一遍，也把每场对话的要点提炼出来——这么干时他才发现紫维和他的感情回可不少。算了那个是那里发生的事，虽然这里的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喜欢他……

但他还没法接受紫维的那种做法。紧接着他又想到之前一阵子他们四个人之间的事——明明直至昨天都还在为这个烦忧，而现在却几乎忘了……

因为两件事都很重要，无论是这里的他们四人与那里的他们四人。

时幻感觉自己写了很久，但他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总之完成并发送的时候已经是三点了。

回复起码也要白天的时候才能再收到吧。时幻瘫倒回床上，把手机背面朝上随手一盖，一股振动感延着手蔓延至全身。

那么快？言殊这个时候居然醒着。时幻再次坐起身来，抹了一下眼睛拿起手机。

？为什么是落丝，不会他消息发错人了吧。他差点两眼一黑昏倒过去，但点开聊天窗口后发现并不是那样，而是落丝主动来找他。

仅仅是很短的一句“在吗？”她们总是拿这两个字当作开场白。

在他回复了“在”后，他想到落丝并没有在那个梦境里出场，但似乎也正常，毕竟那些

事情本来也与她没有太多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时幻盯着他黑色底色的手机屏幕看，但也仅是陷入了发呆的状态，茫然地等待“落丝酱”回复。

“你居然在吗，看着你的上线状态原本只是以为在挂着机……我刚刚被噩梦惊醒了，你如果没有去睡觉或者其他要干的事的话……”

“我可以和你说上话的。”

时幻感觉他很少见到这种状态下的螺丝，但也能想象到此时她松了一口气的模样。

在这段四人关系破裂的时间里，时幻还能和落丝偶尔说上几句话，但远没有以前多了，对方也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他该找到怎样的机会来补救这些事情呢……

“你做了什么梦？”为了表达关心，他主动问道。

长时间的静默。那一头的落丝在想些什么呢。最后显现在手机屏幕最下方的是她下定决心

的结果。

“一个我背叛了你的梦。”

时幻感到有点意外。他的手指轻敲着手机屏幕，脑中思量着如何回复。

不过没等他回复落丝就接了下去。

“梦里的细节什么的我也不大想说明也不大清楚了，但这个结果就足以令人难受好久了，我怎么会做这种梦……”

时幻觉得他的主动是个错误的决定。

“没事，你不会背叛我的，你既不会这么做也没法这样做。”他安慰道，“我们毕竟也是从初中开始到现在那么久交情的老朋友了。”

把消息发出时他才想起情书那事。落丝喜欢他，这不禁让他觉得那个“朋友”的用词会让她感到被拒绝……该死这玩意不让撤回。

“但是，我已经背叛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不到喜欢你了……”

他看着字也能听到她的低语。

“我的那些感情不受控制地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我的记忆明确地诉说着我对你的喜欢，但这一切又和现在的我无法对上，可是我选择相信我的记忆。可我实在想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魔术师。

不，跟它应该没有关系。魔术师的故事没有牵扯到那个世界的落丝，因此也不会对这个世界的她有着什么影响。但如果只是暂时呢？在他尚未看到的故事的未来走向之时，也不能判断的如此绝对……

至少落丝应该是不知道魔术师这回事的，就连他也是刚刚知道，因此他不会往这方面

去回答。

落丝沉默着。

潜也同样沉默着。

时幻尽量小声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把东西放下，生怕把这沉默打破。

虽然落丝和潜先前的冲突中也没有直接的对立，但两人都选择了不理睬对方。潜也不对时幻说话了。他有时会找上紫维，但后者似乎对他没兴趣。

时幻静静地等待着早读的铃声，但先前那已经是日常的一部分的早晨闲聊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回他是被迫闭嘴。他也只好看班里的其他人在做什么，听那窗外熟悉的鸟鸣。

他也不知道紫维是什么时候在他右边坐下的。还是很难把眼前这个人 and 先前记忆里畏畏缩缩的蓝发女孩相联系起来。

不够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人，也仅限于那平行世界的同一存在这层关系了。

这么说起来，她们都还不知道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吧，无论是紫维还是浪海。有告诉她们的必要吗……？

至少他还不会和紫维说上什么话。记得上周浪海也因为他和紫维之间的事来找过他，可他还是无法轻易原谅她。她指控了潜，但自己实际上也在说谎；她对落丝采取了暴力行为。这些都仍是触目惊心的事，他无法对她的行为作出忍受。

“那个，”潜说道。

时幻被他的声音惊醒。

“交个作业。”那是咬牙切齿的他。

在交作业的过程中也没有人说话。但当偶然间与落丝的目光对上时，她好似在用她的眼神描述着什么。

一个人解决掉午饭后，时幻打算先去找言殊，和她好好聊聊那个世界的事。不过这个计划被半路杀出的落丝打断了。嘛……不如说是她早有预谋般潜伏在了他平常走的那条路边吧。

没等落丝打招呼，时幻就直接发言了：“你还是对于那个梦感到不安吗？”

一米五九的女孩趁机来到了和他并肩的位置，但并没有抬头看他。“没有，是其他的事。”

两人走在绿荫道的左侧，明明此处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说些私密的事，但又陷入了沉默。

“你不问我是什么事吗？”落丝抬起头来看他了。

“我还等着你主动说出来呢。我还是相信你说出来的话不会使我难堪之类的。”

“那好吧……我希望我们可以再做朋友。”

“那个，我们什么时候破除朋友关系了，无论是更进一步的男女还是退开一步的——”

“之前发生的那些事都被你忽视掉了？”

“那封情书确实带来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尽管你的初心也并非如此。虽然我对潜实施了报复，也不能忍受紫维的暴力行为，但这并不会让我把他们不当作朋友看待，只是暂时的关系不好罢了，而你更是没有做错什么。”

“时幻……你真的很温柔。”

“我给你的感觉是这样吗？说不准你也是对了一部分的……”

不过他并不把自己当温柔的人看待。

“要跟我去初中部的教学楼吗？”时幻问道。

“啊？不会是紫维吧？”

“不是她。”时幻发觉他刚刚在听到紫维的名字时，首先想到的是彼岸的她，“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我的其他朋友。”

“学长啊，虽然我明白你过来是为了说些什么，但我还是要指明你有许多的异性朋友这点。”言殊又用起了她惯用的阴阳怪气的语言。

“别骂了，恋爱脑的可怜学妹。”时幻应付掉了她的嘲弄，“给你介绍个人。”

“哦，这个人我记得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还是浪海给我提过的，你们班的班长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上周跟我详细讲了的那件事里她就是那个一开始写了情书的人吧。”

落丝几乎是扑上去般地用手堵住了她的嘴，另一边怒视着时幻。

“你先别生气，”时幻把两人轻轻地分开了来，“这个的话，我们上周以及之前发生过的那些与这情书有关的事情，言殊也是有知情权的，她也直接地参与了进来，至少紫维她指控潜时言殊也是在场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早有女朋友了？”落丝的表情又变换为了惊愕。

“这个家伙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时幻自然地推开了言殊，“带你过来只是单纯地想让你交个新朋友。”

在三人闲聊了十分钟之后，落丝就因有事而先行离开了。她毕竟还是班长。

“你现在是想说正事了吧？”言殊打断了刚刚的话题，用力地拍了两下栏杆。

“对，就是我那个记忆清晰的梦，我没有理由不认为它就确实是我一年前得到的那段记忆的后续。”

“就认为你说的这些都是成立的吧……但若是这样的话，另一个世界的我们在许久以前就是朋友了……？不我绝对不承认你的监护人身份我的父母还健在。”

“我对那个不感兴趣……我还是想要关注魔术师们的故事。你能感受到你的恐惧缺失与那里的你有关吗？”

“搞不好有关呢，但我自己也无法确定。毕竟是魔术师，变魔术是不会让观众察觉到机关所在的。实际上你的梦境给了我们相当多的新设定与新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解释那些关键的问题，比如对我们隔空喊话的人究竟是谁。你的那个梦到你走出去就结束了吗？”

“我也想知道后续发展但并做不到。但为什么是现在我才做了这个梦呢？”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既然你收到的都是你自己的记忆，那么给了你记忆，或许也同时是对我们喊话，改变了感情的人，会不会就是那里的你呢。”

时幻想着那里的他自己。他是掌控感情却又缺乏感情的魔术师，是与浪海关系破裂如今相敌对的哥哥。还有言殊和紫维……

“平行世界什么的……要是真的存在也蛮好的。至少在那里你这个人还不赖。”言殊忽然就拍了一下时幻的肩膀。

但他实际上对于那里的兄妹情谊并不放心。他还是想知道那会是怎样的结局。

与那个浪海处于绝对的对立面的他的表妹，此刻大概正坐在教室里自习吧。她知道另一个世界的自己竟是那样的人吗？

以及紫维。在另一个世界里发生过的，他们的故事，他总有一天会向他们全部说出。

无论怎样，既然这些事情是他一年前的记忆的后续，这就说明它们至少是在一年之前就发生了的，对现在的他们，尤其还是隔了一个世界的距离，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说这真的如同梦一般只是闲聊时的陈述罢了。

但言殊与落丝身上各自出现的感情缺失现象，似乎仍说明着魔术师的故事还未结束。

“那个，浪海。”言殊敲了敲她的桌面，后者放下笔来抬头看她，“最近有遇上什么烦心事吗？”

“嗯？没有哦，你是有什么烦恼吗？”

浪海看她的眼神很澄澈。和往常一样的澄澈，是她仍然纯洁，天真的象征——

但她好像感受到了那澄澈中细微的杂质。她看清了，那是一种恐惧。

浪海在恐惧着什么。

言殊的直觉得出了这个结论。但她同样只是笑着回答道：“我还没有哦。”

“你刚刚是在和我表哥在一起吗？”

浪海的直率提问令她措手不及。言殊稍加思考后回答：“在聊一些让人感觉很重要的梦。”

“在说梦吗？……”浪海并没有像往常的她那样滔滔不绝地说很多她自己的梦，而是沉默了下来。言殊看到的是她眼中的恐惧在不断增多。

她在害怕些什么？

言殊及时地停住了对话，避免对浪海造成某种未知的伤害。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出教室，回到她刚刚和时幻站着的位置，趴在栏杆上向楼下看去。

紫维在树下站着。

她又回过头去，离开了走廊。

2023.4.11——2023.4.26

时幻也知道他的这个计划和送死相比是区别不大的，但若不直接与浪海正面对决，就不会有任何解决事情的可能性。假如浪海的通缉会追杀他们至天涯海角的话，只是单纯地逃跑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他走出言殊的宅邸，沿着阴湿的小路走入流光溢彩的赌博之街时，忽然下起了小雨。把兜帽老实地盖过头顶后，他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着世界：盖过了雨声的醉汉对骂，霓虹灯与随处可见的赌场所散发着的黑暗气息的光芒。虽然没有理会红绿灯，但他还是保有一份意识般地于原地停留直至绿灯亮起后才穿越过马路中间的交通堵塞。

虽然把路线背的很清楚了，但时幻仍时不时地把地图拿出来在角落里借着车灯于飞溅的水坑上反射的光确认方向。街上实际上还有着许多其他的与他相同的怪人，套着黑色的兜帽如同幽灵般地向着各自的目的地前进。他只是混在他们之中……避免被人发现他的存在。

有时他也需要主动回避那横冲直撞的一切，无论是人还是车亦或是如今发生在他身上的这命运。还会有什么故事比他将要面对的未来更为残酷呢？他漫不经心地摇曳着自己的生命，向着整条扑克街最高的那束光走去。

这一回为了绕路他需要走一条小径。时幻搭着墙缓缓走进两座赌场中间夹着的阴影里，同时他意识到了异样的存在。

他转回身面对着狭窄通道里的另外一人。

“我看你跟在我后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时幻平静地说。实际上他只是对于对方的存在有着细微的察觉，说“已有一段时间”只是在吓唬。

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主动摘下了兜帽。那是一名留着简练的金色短发的女性……看起来和他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点眼熟。

“我知道你要去归零楼。”女性说道。

她是什么人？追兵之类的话，还是先下手为强……但时幻暂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慢慢后退了一步拉远两人的距离。

“没有必要害怕的？为了展现诚意，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叫落丝。”自称落丝的金发女性摊开自己的双手……她也没有拿着什么武器。

“我又不认识你，知道你的名字有什么好处，何况那也有可能是个假名。”时幻没有放松丝毫警惕，同时环视着四周保证他没有被包围的风险。

“不过我知道你的名字是时幻哦？尊敬的通缉犯先生。”落丝在这雨夜之中向时幻投以如梦似幻的微笑，一瞬间令他忘记了真实。

……她大概是个拿他换赏金的普通市民吧。时幻下意识地动用了魔术师的能力，窥视着她的情感。

但那确实实是友好的信号，线不会骗人。眼前的这个女性没有问题。

“你要动手吗？还是逃跑？”言殊那相对稚嫩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差了忘了他们之间还用着线保持着联系。他在心里作出回答：“暂时可以信任她。”

“所以你跟着我是要做什么？”时幻鼓起勇气问道，同时向前踏出一步。

“说的就是要去归零楼。”

“搞认真点，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闲聊。”

“就是说要和你一起去归零楼。”

“……你什么意思？”时幻茫然地问。

“你是要去找浪海的吧？复仇之类的，这种想法我也有呢。”落丝径直向他走来，“你对我的这张脸有印象吗？”

他总算是想起来了。在地下被关起来的那一周内，他能够见到这个女性的身影，并且那金色短发也给他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落丝停在了距离时幻一步远的地方。按理说在这个距离上若是要打架已经动手了，不过时幻还是选择相信她。

“搞明白了吧？我和你都在那里被关起来了。多亏了昨天晚上你和那家伙的逃跑让那群人完全乱了，低层的人都因此被吸引上去，我也就趁机跟在你们后面跑了，不够是从一楼的某扇小门绕出去的。”落丝再向前了一步，和他几乎是面碰面——“所以和我一起吧，为了复仇。”

时幻保持冷静没有移动，只是与她双目对视。他再次动用魔术师的能力观测了一番，仍然没有看出落丝的任何问题。姑且与她同行吧？要是多一个人的话某些事情也会方便许多。此时他们已经处在这个距离上了，他几乎可以触碰到落丝，也就意味着改变感情这种事也变得轻而易举，要她为他死心塌地也并不难。不过他没有这么做。

“……行吧，我们一起。但我可没打算完全相信你。”时幻后退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后，向落丝伸出了手。

“我也不认为你会相信我。”落丝握住了那只手。

“你认识浪海吗？”时幻对落丝问。他们走在混杂的人群中。

“并算不上认识。不过我是她家赌场的常客。但我也没觉得我赢了多少钱，比我赢得多的大有人在，但为什么是我被抓了呢。”

为了保证安全时幻选择主动挑起话头，这样或许可以套出些什么话。

“你有什么作战计划吗？”时幻继续问道。

“就目前而言我打算假扮成普通客人进去，毕竟街上不知为何没有对我的通缉令。要做些简单的易容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况且在赌场带面具的人也有许多，他们不会要求摘下来检查的。”

“现在的你是原貌吗？”

“这没有意义，就像是你甚至不相信我的名字一样。”

“赌博的人有很多名字这事应该正常。”

“你说的没错，所以就把你见到的我当成真实的我吧。哪一副面孔和哪一个名字于你我而言都是所谓的真实。”

时幻沉默着，转而在心里向言殊询问：“你和紫维现在怎样？”

“她担心着你所以没睡呢。其实我们刚刚还想为逃跑计划做好最后的清点的……你一回来我们就启程。”

“随时保持联系。你体力没问题吧？用这个联系对你来说负荷还蛮大的。”

“毕竟只有一条线，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你这家伙怎么不说话了？刚刚你可是问了我一路问题啊。终于是无话可问了吗，那这回就让我来问问你吧。”落丝说道。

“你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

“和你一起逃跑的那个人，我记得通缉令上叫的是紫维吧，她是什么人？”

“我不会说的。”可他却在心里默默想着答案。她大概只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被卷进来的普通人吧，在搞懂浪海抓人的目的前他是看不出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的。以及落丝和他自己也是受难者……他们三个的共同点是什么？

“算了，你不回答就不回答吧。”落丝的语调里并未显露出任何的不高兴，“要问我的话你就继续问吧，我可不会躲躲闪闪。”

“你是什么人？只是出于私心地问。”

“就和刚刚说的一样不过是在扑克街流浪的一介赌徒而已。你就别拿你那在体制内的工作说教了，我们会沦落到这种生活往上追溯总要到你们头上。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身份也不差，况且这大街上的赌徒也多的是，我大概也能混个中上的阶层了。只要是赌徒肯定会对一夜暴富这种事情有所期待，虽然几年来饱受风雨我已经觉得那很幼稚，但仍然是留了那么一份念想。两年前的我有次就觉得机会来了……”

没想到她竟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时幻逐渐地把它当作了普通的闲聊听了下去，还忘记了自己一开始想要套话的目的。

归零楼已经不远了。作为整条扑克街最高也是最大的赌场，只是在远处观望也足以领略到那交汇着的极大的人流量。本身赌场有那么多人这种事并不令人吃惊，但这里的人数似乎已经比假期时的旅游景点还要夸张了。虽说人数多易于隐藏对他们两人而言是好事，可这异常的人数需要他们花心思留意是否有埋伏或陷阱。

“啊……被关了一周多我都快要忘了，今天应该是有什么大型活动的样子。叫什么来着……总之类似于那种一年一度的大狂欢就是了。”

“我怎么没查到相关信息？”时幻问。

“这类事情对外界的消息封锁蛮严的，毕竟我们这行也有自己的规则，虽然我也不大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落丝走上在前面出现的台阶，“反正今天会出现比平常多好几倍的菜鸟，除了向浪海复仇我也想大捞一笔……不过这也正是个好机会。”

“什么？”

“原本并不能确定浪海就在这里的，让我们落得白跑一趟的结局。像今天这种活动，她应该会在场的……干脆我们多赢点钱直接把那家伙引出来，在她惊慌失措之时给她来一枪然后逃跑之类的？”

“我没想杀了她，毕竟是我妹妹。你有枪？”

此时的落丝露出了惊慌失措的神情。……干脆也给她来一枪试试看？

“那个，不重要。那家伙，是你妹妹？”

“虽然我也不想承认我确实有这样一个妹妹。原来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不不不你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你这个……”时幻发觉到落丝在用那副怪异的神情打量自己了，“要我说的话你和她长得也不怎么像啊。”

“确实是亲的就对了，这些事情你也用不着管。”他这才反应过来他可能被落丝反向套话了，“准备好潜入吧，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时幻也戴上了一张面具。视野受到了略微的遮挡，不过问题不大。在他走进赌场的大门时，他不禁想起昨天那座让他们向上逃跑的楼梯，但似乎从正门进去的大厅并没有与其连接着。嘛……也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没有看到而已，因为这里还是人山人海。

进了赌场却什么也不赌会显得很奇怪，没有经验的他也只能在这方面选择依靠落丝了。虽然他也够用魔术师的能力作弊，但相较于老手而言他的这点小把戏可能用处不大。

浪海现在会在哪里呢？他茫然地抬起头来望向金色的天花板，但回应他的只有刺眼的光芒。

时幻混在围观的人群中观望着落丝。那家伙果然本性爆发了，根本没法停下来赌。这一

回又砸了大数目进去，不会她真的要用之前说的那个办法通过赚足够多的钱来把浪海吸引过来吧……

他在一旁并做不了任何事，一切输赢就看落丝自己的技术和运气了。

“言殊？”时幻在心里呼唤道。

言殊没有回应他。时幻又再反复呼唤了几回，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希望她只是因为太累而睡着了之类的。

就算用线也联系不上你……

言殊昨天晚上是这么跟他说的。他突然感受到了从背后涌上的一股寒气，正要反射般地转身查看时，眼前的景象拦下了他。

在他身边的人群轰然解散了。桌子那边的落丝耸着肩向他走了过来。

“你这一回输得可有点惨啊。没问题吗？”

“问题不大，因为我马上就能赢回来。”落丝对于输钱看起来毫不慌张，“赌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对我来说最后累积起来总是赚的。”

“行了，你现在就别赌了。之前我跟你说的去打探消息你做了吗？”

“做是做了，她大概在比这里还要更高的位置吧，可能在巡视和观赏她的整个赌场。有些人说他们之前见过，她八成是在往上走吧。”

“她有什么随身的警备吗？”

“好像没有，虽然她可能会携带武器。”

“这里有什么没人来的地方吗？”

“应该还是不少的，比如这里的最高的那几层大致上是办公的地方，赌徒们一般不去那儿，随机挑选一个小办公室把里面的人顺带制服了就行，然后把浪海绑到那里趁她没有任何自救手段进行复仇。”

“……听上去可行性不高的样子。”

“事实情况和你说的一样，我们甚至很难找到在没人的地方把浪海绑起来的机会。不过目前都还没碰见她……我们去高处守株待兔好了。”

时幻想到落丝并不知道他身为魔术师的能力，要用那个的话其实只要与浪海擦肩而过就行了，计划里的许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只是要把这件事情暴露给落丝吗？他忽然想起刚刚言殊没有回应他的呼唤这件事，便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发现他的能力并无异常，虽然言殊仍然在沉默。

“假设我们要去高处……我先前调查过情况的，电梯上不去只能走楼梯。电梯是工作人员的特权。”

“这个事情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但实际上楼梯里的人并不少。希望那些在楼道里穿梭

的人看到我们往那个高度走不会奇怪吧……”

落丝这么说着便走向了楼梯。

重新踏在楼梯的台阶上，仅是这样就给了时幻一种莫名的触动感。以往是不会这样的，只能解释为昨天在这里发生了一场生死追逐的原因吧……他看到落丝在自己前边悠然自得地一级级往上走，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后追了上去。

“时幻，”落丝回过头来，“虽然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为了统一意见，在抓住浪海之后你要做什么？”

“我最初的目的是问出她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底下，这个事情想必你也想要知道吧。然后……让她解除通缉，让我回到正常的生活。”

“就这样？没有更多的吗？”落丝似乎有些不解。

“你手里的那把枪会让你的复仇比我更加残暴，但我会做的最多也只能是骂她一顿而已。”

“喂喂喂，不会真的只到这个程度吧，好歹也实实在在地凌辱一下她吧，让她在肉体上受到摧残她才会听你的话啊。你这个做哥哥的是怎么教育她的？”

“哪有人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教育自己的妹妹。”

“至少我想告诉你恐惧是很重要的。你光是口头上的辱骂，对浪海这种人肯定是完全无用的，她根本不会听。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鞭打她，折磨她，让她心生一种来源于人类本性的恐惧，不然回过头来她还是会追着你打。”

时幻不觉得实施那样的暴力不会引起浪海的复仇欲之类，但落丝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让他亲自来伤害浪海，这种事他做不到，他心中的某些情感阻止着他对他仅剩的一个亲人出手，即使她使他遍体鳞伤。

“在我的允许下，你可以动用暴力。”

“你最终妥协了？”落丝露出得意的笑容，这一点他甚至能隔着面具看见，“没想到那么容易就说服了，你还没有像我见过的许多其他人那样那么天真。我早就没有那些人口中所说的‘爱’了。”

“你所说的‘爱’……我不敢说自己有。”

他不确定落丝所说的“爱”是否就是那在他心中隐藏着的情感。同样，他也还没能理解那样的“爱”。

随着他们的高度升高，与他们擦肩而过的人显得越来越少。不至于暴露身份——赌徒们来到这片办公室区域也并非完全不会有的事情。

“但为什么在最高层会有一个玻璃房间？”时幻问。

“浪海大概只是想建一个天台，不过这带经常下雨，有那个玻璃房间她就可以俯视整条扑克街了。”

时幻又回想起在他与紫维飞行时所看到的景象，但他很快就选择将其抛在脑后，因为他即将要实施那个抓住赌场主人的计划。

虽然仍无法联系上言殊，但他再度确认了他确实能看到落丝的情感，证明能力仍有效的同时让他再度添加了对她的信任。他们或许很聊得来，希望在这次事件后能成为朋友吧……

但前提是完成这次任务。为了这一点，他也要向落丝展现出他的诚意。

“最好的地方果然是浪海她自己的办公室在最顶层啊，如果不算那个玻璃房间的话。她自己独霸一层楼，这不是分明在给我们机会嘛。”

“那些堵在每层楼大门口的安保人员，在到了最上面之后就交给我来解决。”时幻坚决地说。

“得了吧，我看你这连刀都拿不稳的样子……”

“我自有办法。”时幻说。

“我可不想白白丢掉性命，毕竟不拿浪海出一口气我就不爽，但这回我就先相信你吧。当然我会在你身后辅助的。”

他看着墙面上用绿色的荧光标识的楼层，意识到即将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此时在楼梯上行走的人只剩下了他们两个……毕竟直接找赌场老板这种事不算太多。

最后他走上最后一级台阶。

“只是睡一会儿吧，可能有两三个小时。”时幻摩擦着自己的双手，看着他身边双眼无神的两个大汉，然后又回头看向落丝，“你害怕得枪都拿出来了？”

虽然恐惧之线在言殊手里，但时幻不需要它也能够看出落丝瞳里显现出的震惊与害怕。

“你刚刚只是拍了他们一下……做了什么？”

“你就理解为类似于催眠术的东西。”时幻从两个人身上各搜出一把电击棒，“给你一把，我还是希望你真的不要对着别人突然开火。”

落丝像是迟疑了一下才把枪缓缓放下，接过时幻递给她的电击棒别在腰上。

“你这家伙，看来也还蛮厉害的嘛……”但她看起来还未能完全平复心情，“我们进去吧。”

和他们各自拿到的情报一致，这一层只是在绕过几个弯后便能来到浪海的房间门口。时幻看着落丝用娴熟的操作排查着陷阱，心中又暗自惊叹她到底是个赌徒还是有更多的其他身份。

“门锁着，而且我打不开。”落丝只是看了一眼就断定道，时幻也相信她，“只要在这

里守着她就好。就算她是走楼梯来的，那俩安保被你催眠了不会有什么异常，并且走到这儿也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旁边这地理位置又算是适合伏击的。”

“就在于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路了。”时幻喃喃道。

两人分别靠在电梯门两侧。时幻手里握着那根电击棒，他清楚通过它的身体接触也足以让他发动魔术师的能力。而他对面的落丝还是紧紧地把枪握在手中，一言不发。

终于两人都耸了耸肩。

“她上来说不定还要好久呢，没必要那么紧张。”落丝长出一口气，“多亏了浪海没在她自己的地盘装监控，像她这种人都是受不了被监视的感觉的。现在，我们随便聊点什么打发时间吧。”

“来的路上我们可是一一直在讲……”

“还只是你问我，之前我问你你也不回答，你既然不说之前那个和你在一起的女孩的事，你就说自己的呗，反正我也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了。”

时幻于是开始叙述他的过去。他有一个从小叛逆的妹妹，有一个小他七岁的朋友，有一个爱着他的恋人。他印象里有的是H市的风、雨、列车与湖泊，有的是扑克界光路迷离的不眠之夜。他还记得就在一周之前，言殊从烤箱里拿出形状不堪入目的曲奇，恼羞成怒地把它们摔在了地上。

那时他只是在一旁笑了笑。

“你真的是一个没什么感情的人吗？”落丝问道，“至少这一路跟你相处过来感觉没什么异常。”

“我也不算是很清楚，”时幻在讲述时略过了所有与魔术师有关的内容，“但大家都这么说，并且很多时候我也有点……低情商。”

“你给我的感觉应该叫作多情。”

“多情？”他完全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实际上你每种感情都很丰富，但当你要动用那些情感时它们之间强烈地碰撞与交锋，最后使得你放弃了思考，或是其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就如此沉睡下去最后使你麻木不仁。你有没有什么会显得很强烈的情感？”

“我不知道，以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不懂就算了。”落丝显得有点无奈地在墙边坐了下来，顺手拿下了面具，“摘了吧，现在也不需要了。”

之前他没有机会仔细观察落丝。就凭这坐着的样子和刚刚她还站着时的印象，她应该身高没有到一米六，相对于这个年龄的女性来说，稍微有点矮了。她那保守的金发和五官不知是否为易容后的结果——不过既然她说不是那就当不是吧。

时幻也把面具摘下来丢在一旁。短暂的时间里两人又一声不吭，只有电梯的运转声和隐约听见的来自下方赌场的吵闹声。

“事情结束过后你会怎样？”时幻重新开口。

“归零楼肯定是容不下我的了，扑克街这剩下的其他地方其实也会很危险，我自然是离开这 H 市了。”

“我也是打算离开 H 市的，这混乱的时代里 H 市早就没有我童年时代那样好了，已经显得日薄西山。”时幻说道，“不如到时候一道走吧，你也就别赌了，金盆洗手后像你这样的人到社会里必有大用处。”

“一道走是可以，但身为赌徒的命我就要一路走到黑了。”落丝的表情像是在笑，“或许哪天我就会因此而死，但就算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时幻又想开口，可落丝示意他住口并站了起来。他在起身的同时抬头望向电梯门上端，红色的 LED 屏上显示的数字在不断增加……并突破了赌场的最高极限，向着办公室冲来。

要来了……可能也不一定停在这一层。尽管如此，他还是紧握着那根电击棒，随时警惕着门的打开。

如果出来的人不是浪海呢？……那就要继续等待。如果出来的人很多呢？……他认为自己魔术师的能力在这种近身情况下是无敌的。总之，只要不是他们中了敌人的埋伏的话，就是胜券在握的。

他再看向落丝，发现落丝的眼神在盯向地面，表情凝重。就算是对于潇洒的她来说，面对着最终时刻也不得不收起那随便的态度。

电梯眶当作响的震动感逐渐增大，红色的楼层数还在增加。出于人体本能地，他的手开始出汗。

所谓的“爱”……那究竟是什么？

他从一瞬间的发呆中清醒过来，此时电梯门刚好在这一层停稳，机械的作用声也只静寂了一秒钟，随后再度响起。

从电梯里同时走出来两个人。他一眼认出了较远的那边的女人是他的妹妹，而这一侧，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但似乎只是穿着西装并且手无寸铁。

时幻一把抓住那个男人，在他毫无防备之时拉到自己身前把电击棒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他再向电梯门内看了一眼，没有其他人。

成……功了？

当他再抬头望向落丝时，他看到她以同样的姿势把浪海勒在怀中，但另一只手里的枪直

直地对准了他，被黑暗笼罩的枪口让他发晕。

浪海在笑。时幻记得上一次看到她笑时是七年前她离家出走，那次他远远地在后面追着，可妹妹只是回头投以微笑后就走入了列车，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抱歉了，时幻。”落丝大声说着，“但工作就是工作。我猜想你这种人是不会拿他当挡箭牌的，那你就把潜给放了吧。”

应该是叫作潜的被他勒住的男人显得惊慌失措……看起来他跟这场背叛无关，只是不幸地成为了人质而已。时幻放下电击棒，把潜从身边推开了来，后者踉跄着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电梯门关上的声音让他感到刺耳。

“你说的话……都是假的吗？”

“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的话，那些什么结伴同行之类的都是真的。我确实想和你做朋友，毕竟你这人还蛮有趣。”落丝把浪海放开了来，枪口仍然对准时幻，“不过浪海把我从这下面放出来给的条件就是这回事。这就算是交易了。”

时幻并未因落丝的背叛而怒火中烧——他也无法做到。他保持着冷静，思考着如何反制落丝。

“喂喂喂你可别接近我，再过来我就开枪了。”落丝在时幻向前的同时后退了一步，“我知道你那个什么东西，催眠术之类的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只要你碰得到我我就玩完了。我记得你那个能力是控制感情吧？”

“怎么知道的？”时幻下意识地动用了能力，眼中所见的落丝毫无愧疚之感。

“她告诉我的呗。”落丝指了指浪海。

时幻在这瞬间向前飞奔——趁落丝注意力最分散的这一刻！他伸出的电击棒几乎能够碰到她了——

她真的开枪了。

在无法作出任何思考的极短的时间内，他的世界陷入了黑暗。最后的最后他好像看见紫薇和言殊的身影。

回转 IV

时幻知道自己肯定没死，因为无论如何浪海还没有亲自羞辱他，她毕竟是幕后主使。所以当他在重新恢复视觉时，对于自己被关在某个房间的角落，用两道玻璃板困住这回事并不惊讶。

墙壁上向外有一扇小窗。他扭头看向窗外时才意识到了肌肉的酸痛。看起来他没有晕多久，并且也还在归零楼里。

“醒了吗。”

他有一段时间没听到过这个声音了。时幻在狭小的空间内扶着墙缓缓站起，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他的妹妹站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

“你……”他迟疑着说些什么。

“生气了吗？有任何的情感波动吗？”浪海戏谑地说，“为你安排了如此残忍的一场背叛，凡是个正常人都想把她杀了吧。”

他没有回答。

“只有我们两个人不会有什么反应呢。在毫无感情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一对兄妹，你说吧？”她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但为何你却能够拥有那支配一切的能力，我则毫无改变？”

时幻根本不想听她说话。他再次尝试呼唤言殊，后者仍然没有答复。

“别指望言殊了，她听不见的。”

“……你都干了些什么？”时幻终于问道。

“从一开始，我就什么也没有。”浪海忽然露出了笑容，那本来是他很少能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有了扑克街最大的赌场与最高的地位，就算是你这个魔术师我也能随便抓回来，而你则是一无所有。”

她的笑容突然消失，快步走到了时幻面前，趴在了玻璃墙上，从她的眼瞳中映射出疯狂：“还差一点，我没有那该死的感情。如今那份力量的持有者怎么会是你呢，你这个和我同样没有感情的人？”

“……无论如何也不会交给你的。”

他心里已经明白了浪海的企图：将他手里那份魔术师的力量拿走，但他清楚那会是怎样的后果。即使浪海同他一样能力会受到限制，以她的邪恶人格，不难想象她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我就没想过你会真的交给我。”浪海又转过身去走向了远处，“但你要是不交给我的话，现在仍然等待着你的那两个人就要遭殃了。”

没等时幻开口，浪海继续说道：“昨天你们两个逃出去之后，我的那群手下就包围了言殊的屋子。那些通缉令只是对你们的障眼法而已——连找个人都找不到，实在是愧对于我那么高的身份地位啊。”

“你们一直在监视我们？”

时幻并不在乎自己，但他不能让紫维和言殊那两个无辜之人受罪。浪海的主要目的是他身上的魔术师的能力，言殊只有一条恐惧之线，紫维更是与这件事毫无关系了。

“我什么都知道哦。不过是想要看到你绝望的表情才苦心安排了这一场背叛的演出。毕竟只是夺走你的能力并没法让我满意。虽说到最后还是没能看到……”

浪海回过身来看向他。那一瞬间，他也在妹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个狂笑着的她。

“但我马上就能见证了。”她轻轻地说道。

再次被枪口对准的时幻咬了咬牙。这回看上去就不是落丝刚刚那把最多让他昏迷的枪了。这家伙……真的打算把他杀了。

他拼命地在心里呼唤言殊的名字，想要通知她们两人赶快逃跑，但仍然没能联系上。

“为了找到那份情感，在偶然听说有关能控制情感的人的传说后，我就开始让我手下那些爱财的科研者们工作了……到目前为止的成果包括一种薄膜，能够减弱你所谓的‘线’的能力。这归零楼已经被膜包裹住了，所以别做无谓的挣扎了。”

浪海又走近了他：“我还知道杀死你时你的能力就会传承给其他人，虽然究竟会交给谁我没办法定向操纵，但如果是我杀了你的话我的概率会比较大吧。”

“要杀我随你，只是不要伤害她们两个。”时幻其实也不清楚自己死后魔术师的能力究竟会传承给谁，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主动交出，让这个足以毁灭世界的赌场老板胡作非为。

此时的他又厌烦起自己无法表达而出的感情。明明和浪海只是隔了一层玻璃板的距离，他却无法做到任何事情。

他在心里念着紫维和言殊的名字，直直地面对着眼前指向他的枪口的现实。

“其实我也不想杀掉你的。”浪海忽然又放下了手枪，转而取出兜中的一个小盒子。她将盒子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针筒，在针筒中的是时幻从未见过的金黄色液体。

“落日。它能让人假死，并在一段时间后苏醒。”浪海举起针筒，“是我手下那些人研发的，按他们的说法用这玩意同样能把那些线从你身上取下来，但不至于死亡。”

时幻没有说话，只是谨慎地看着走向他的浪海。不出他的意料，浪海重新举起了枪。

“只可惜我根本不敢接近你给你注射呢。”她说。

“你本来就没想过用那玩意。”时幻平静地说，“我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无论你是否拿到了我的能力，你都会杀了我，也会杀了她们两个，接着毁灭这个世界。”

浪海停下了脚步。

“不愧是你，只有同样没有感情的我们两人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她放下了枪，“我也明白你内心深处最无情的欲望。让我们重新做兄妹吧，你可以随我踏上同一条路。”

有一瞬间时幻真的相信了浪海，觉得以假降为缓兵之计是能够突破当前局面的唯一办法。

但在他的眼前，浪海的身形开始变得模糊，而她的灵魂却显得愈发清晰。他看到了浪海灵魂中的邪恶、混乱、疯狂——还有情感。

“你并非毫无情感的人，但你有的唯一情感叫作恨。”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自己心中的某种感受竟也变得愈发光明，“被恨意支配的你，就算拿到那些线也是无用的。”

浪海皱了皱眉，重新举起了手中的枪。

“不同意合作的话，那只好请哥哥你去死好了。”

话音刚落，从时幻背后和侧边的墙面里突然伸出了机械臂，将他的身体固定在原地。他面前的玻璃壁轰然爆裂，无数块碎片刮过他的身体。虽然很痛，但跟浪海的手枪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毫无畏惧地直视着枪口，明白这将是他的最终时刻。

但那枪口的颜色开始模糊，将眼前的景象代替的是美好的回忆——尽管在这日薄西山的世界里已不可能再存在着美好。七年以来的陪伴与七天以来的爱，一一闪瞬过他的眼前。

……爱？

“你真的是一个没什么感情的人吗？”

他脑中不知为何回想起某个背叛者的话。

“原来，我是明白爱的。并非是狭义的爱情，而是独属于人的，代表着人性的爱，但如今已经晚了。”

时幻眼前的魔鬼扣动了扳机，子弹向他飞来的同时，他心中的爱突破了归零楼的束缚，沿着虚幻的线，飞跃过流光溢彩的街道，向着远方冲去！

他最后一次看见了他最爱的两个人的模样。无法撑住困意的紫维趴在桌上沉沉地睡着，只有言殊保持着清醒，低着头呆坐在一边。

他的声音在她心中响起，却如同惊雷炸响。

“我已经死在归零楼，浪海要追杀你们，你们附近也有埋伏，趁现在快逃！”

他的声音突然像是哽咽了一下。

“让自己幸福！也请让紫维幸福！”

奇迹没有发生，子弹没有改变轨迹。

他愣了一下，转眼间落入无尽的黑暗。

时幻睁开双眼，自己正身处于一片无光亮的世界中。他茫然地抬起头来。

“我死了吗？”

他的心中仍残留着最后也是最初的爱。在他回想起爱时，自己的身体里突然显现出一条伸向了远方的线。他尝试用手去触碰，但那条线是无形的。

没有选择的时幻沿着线延伸的方向走去。不久之后，他就看到了这场旅途的尽头。

远处的黑暗里出现了一团凌乱的色彩。更加接近后时幻意识到了那些色彩正漂浮在空中，并逐渐汇聚为一团，仿佛存在着生命。

他走到那些色彩旁边，自己身上的线正是从色彩中延伸而出的。

“这是……”时幻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

“按照你的理解，我是被称作魔术师的存在。”时幻听到心中响起了自己的声音。

“我已经死了吗？”时幻问道。

“对。”魔术师没有否认。

“那……紫维，还有言殊，她们情况如何？”

“我不能告诉你未来会如何。或者说，我们当下所处的时间正是你死亡的那一刻。”

时幻轻叹了一口气：“这里就是死后的世界了吗？”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那样的世界，你现在出现在了这里是我的私人原因。你身为我在人间的代理，我可以满足你最后的一个愿望。但请注意，你的感情要足以支撑这个愿望。”

“我希望你能保护好紫维和言殊。”时幻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

“你的感情还不够充沛，不足以做到这一点。”魔术师拒绝了，“你无法改变你身边的这场事情。”

“我……”时幻思考着。

最后，他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

“既然你不让我守护她们，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我记得言殊跟我说过还存在一个平行世界……你就在未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那里的我们吧。就算这个世界尽数毁灭，依靠着真正的爱，在那个世界一切又能重获新生。”

“这倒是可以接受。”魔术师说道，“你确定要这样吗？”

“就这样吧。”时幻轻轻说道，“不，我应该说，就是这样。”

他眼前代表着魔术师的斑斓色彩被黑暗吞噬，这一回，他永远地在黑暗中沉睡了过去。

“真正的爱吗……”

黑暗中某个弥留的存在喃喃自语着，看向刚刚那个人消失的地方。

“我还未能完全理解，没想到竟是你这样一个人给了我千百年来所追寻的第一丝希望。”它看向天空，尽管一切仍被黑暗笼罩，但这世上已经有了光。

“这般希望最后究竟会如何，就让我好好见证一下吧。”

言殊茫然地看向窗外，在风雨的席卷中远处的扑克街依然亮着无穷无尽的灯光。

时幻……死了。那个整天和她拌嘴的最好的朋友，为了在这绝境中寻求那一丝希望，而死在了归零楼里。怎么会这样？他可是魔术师……而且，浪海居然会把她的哥哥杀了？

她没有时间感到悲伤，因为他最后的指示是让她们两人尽快逃跑。但当言殊想去摇醒紫维时，她发现对方已经站了起来，背对着她没有说任何话。

“紫维……”言殊低声说着，她不确定紫维是否也收到了时幻的遗言。

“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紫维依旧没有回头。

言殊刚想开口，却看到她的背后冒出了许多黑色的细丝在空中游动着。身为魔术师，她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些细丝是“线”。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些线会出现在她身上？言殊迟疑着，没有发问而是握紧了自己手中的恐惧之线。那条线连向了不远处的紫维，成为了黑色的线中唯一的亮光。

她没有感受到紫维的任何一丝恐惧。

那些在紫维身后的线仿佛形成了一对漆黑的翅膀。此时她转回身来，双眼中浸透着冷酷。

“这些线……我成为了魔术师吗？”紫维似乎在看自己身后那双无形的羽翼，“那么时幻……”

她走向了大门处：“我要为他复仇。我听到了那两个应该复仇的名字，尽管我不明白是谁告诉我的……”

“紫维！”言殊冲了上去拉住了紫维，“时幻最后告诉我让我们快逃！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是他救了曾经的我。”紫维把言殊甩开了来，那力道竟大的出奇，“我没能救下现在的他，能弥补的只有复仇了。”说着，她冲出了大门。

“时幻告诉我外面有埋伏！”言殊被摔在地上的同时不顾一切地喊道。

紫维的身影消失在了门外的夜色与暴雨中。言殊做好防护小心翼翼地探出门外，在宅邸附近发现了许多个晕倒在地的陌生人。

“什么情况……是紫维干的吗……？”

言殊尝试用线感知紫维的位置，隐约感觉到她已经跑进了扑克街，并且持续地向着归零楼的方向奔去。

她要去追随紫维吗？或者是按照时幻的指示，但是自己逃跑？

在他面前总是表现的很成熟的女孩承受不住这一切突如其来的痛苦，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而跪在了地上。

她开始慢慢地流泪。

紫维根本不需要扑克街的地图，光是想到那两个名字就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恨意在指引着她向她们的方向前进。

那两个名字，一个是浪海，另一个名字她没听说过，叫落丝。不够既然与浪海相并列，那理应也是需要解决的人。她能料想到时幻对于这两人的复仇之心在死前变得愈发强烈，最终把这样的心意通过魔术师的传承交给了她。

她也不清楚时幻为什么不把魔术师的能力交给言殊而是交给自己。但现实已经如此，她需要做的只是复仇而已。

暴雨之中，紫维飞奔在扑克街流光溢彩的街道上，用魔术师控制感情的能力强行把路人驱散开给自己清出一条路。恨意已经爆发，原本体现在时幻和言殊身上的能力的限制在紫维这里被完全破开，她能够自由感知和操纵这世上的任何人。

她看向归零楼的楼顶，感觉好像看到了时幻。

“他死了？”落丝看见远处的从房间里走出的浪海，问道。

“死了，”浪海手里还握着手枪，“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什么特殊的感觉。”

“那件事情与我无关，我只是完成背叛他的任务而已。”落丝不耐烦地说道，“可以放我走了？”

双方在同一瞬间举起了手枪，在几十米的距离外各自躲在掩体后。

“从来就没有打算把你这个麻烦的人放走。”浪海声音里有一丝不真实的遗憾，“其实我很欣赏你的才能，但你对我必然不会忠诚。”

“我就是要以我的生命为赌注在赌一波大的。”落丝露出她惯用的虚假的笑容，“其实我欣赏的是时幻而不是你，不过你们都是我需要解决的对象罢了。”

“那个一无所有的死人有什么好欣赏的？”

“在我看来你更是那个一无所有的人。”

“我有这座赌场，你不过是我的一个赌徒，最终赢的永远会是我。”浪海嘲讽道，“敢在归零楼和我对赌，你是怎么想的，真当我这么些年头白活的？”

“已经布置好的陷阱我早就拆了大半了，剩下的机关我都清楚再哪里。”落丝回怼道，“你刚刚杀时幻时喊来提前包围我的警卫我也早解决了。”

“那就来杀我啊！”浪海疯狂挑衅着。

赌场的下部荡漾着赌徒们狂热的叫喊声，归零楼的上部爆发起两把手枪喷发的呼啸声。浪海和落丝两人在曲折的走廊里靠着有限的掩体展开了枪战，各自用上了仍未被拆除的机关与事先准备好的各种装备，但短时间内仍未分出胜负。在这场决不能输的赌局上，落丝开始逐渐占了下风——这毕竟是浪海的地盘，她若是打持久战很容易被围困，到时候就由不得她了。

“明明我有很多机会杀掉你，但你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下手吗？”浪海手中的枪口爆裂出火花。

“我也能早就杀了你，早在这电梯门口我牵制住你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我同样没有这么做。”落丝躲在拐角后，“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喜欢看别人从希望落入绝望的那一刻。你也是因为这个而特意设计了对时幻的骗局。”

“如果我告诉你，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留有办法全身而退呢？”浪海的声音要比那枪声更撕心裂肺，“我既然是庄家，那总会比你留有更多的底牌。”

“无论你有什么底牌，把你爆头了结果都是死。”落丝加强了自己进攻的主动性，想要尽早结束战斗。

而就在她瞄准时，她却看到了浪海的半边身体露出在外面。那时浪海几乎不会露出的破绽，可如今就实实在在地出现在落丝眼前。

……但考虑到浪海的行事风格，那会不会是个陷阱？赌局中的骗局可谓是司空见惯。一瞬间的犹豫后落丝选择了开枪——管它是骗局还是什么，况且只是开一发枪能对她自己有什么害处？

在她的手指扣下的同时，浪海向外探了出来——那等同于送死！

枪口爆发出火光，落丝华丽的射击的后坐力让她自己重心不稳向后倒去，但她几乎可以肯定那一枪击中了浪海的头部。这时她才发现有其他人在自己的身后，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从希望落入绝望。”

落丝喃喃说道。与此同时，同样的话语在远处响起。

浪海没死？落丝的第一反应是重新举枪再给她补几发子弹，但身后的人在她倒下时夺走了她手里的枪。

她定睛一看，远处摔落在了地上的浪海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甚至还挠着自己的头。

“毕竟我还蛮担心自己死掉的。”那枚子弹正嵌在浪海的眉心，她一用力将其拔出。在那本应是伤口的位置，竟没有流出一滴血。

“这算什么……”

落丝被身后的一大群警卫控制住，根本没有挣扎的机会。浪海丢下那枚子弹，拿着枪慢慢地走到了落丝面前，挑起了她的下巴，把枪管顶在了她的额头。

“好好看着我。”

浪海脸上被子弹击中的地方的皮肤已经被戳穿，露出了其包裹之下的金属光泽。

“你已经算不得人，而是魔鬼了。”

落丝平静地说道。现在她已被缴械，完全处于绝境，但仍然思考着希望的存在。

“放弃吧，从赌徒的执着与自我欺骗中解脱而出。”浪海的手指扣在了扳机上，“你的不甘马上就要消失了。”

这一瞬间，两人脚下的地面开始剧烈震动起来。同时，来自归零楼下方的所有说话声突然一同消失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甚至盖过了暴雨的声响骤然爆发，浪海和落丝都不约而同向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看去。

有无数人在楼梯里往上冲着，两人都没有理解发生了什么，但浪海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你们这些人，跟我去我的办公室！也把她带上！”

她的手下们都没有听她的命令，而是一动不动地待在了原地，脸上显现着无法形容的恨意。

“被催眠了……？”浪海心中一惊，“魔术师？”

密集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她也顾不得落丝和其他人，带着先前缴械下的枪与自己的枪就往办公室冲去。她迅速地在门把手上按下密码，拉开门后躲入房间里。

在锁上门的同时她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场景：无数狰狞的面容疯狂地从走廊另一头向她扑来，并且身后也是人山人海。浪海也估计这扇门板撑不了多久，马上进入了她早已布置好的密道向外逃去。

“我好像在通缉令上看到过你……你叫紫维。”落丝颤抖着说，“你是时幻的朋友吧？我也是……”

刚才她还重燃起一丝希望，但现在已荡然无存。她仍然被一群人控制住，不过是面前的人由浪海变成了紫维。

当时，在无数的脚步声中，向着走廊尽头冲去的人流竟有意地避开了她，让她一度以为神迹降临了。可马上她就被跟在后面出现的紫维和十几个人控制着带到了这个房间。

落丝本来以为用这层关系可以争取到紫维的信任，但话音未落紫维就一巴掌扇了过来。

“你和时幻之间发生过什么？老实说。”紫维虽然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但落丝光是看着她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

结合那无数的被她操纵着的人，这家伙该不会也是个魔术师吧？时幻还藏了这么一张底牌？这么恐怖的能力，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用啊？貌似她与时幻不同，她不需要身体接触就能使用能力，而且还控制着整座楼的人……

“你倒是说啊！”

落丝刚回过神来，就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她眼前的景象因为受伤开始变得模糊。即使如此，她仍然能看见眼前紫维的形象——蓝色的双马尾因为大雨已经凌乱不堪，此时的她面目凶恶，在踢出刚刚全力的一脚后还在喘着气——接着眼前变为一片黑暗，因为她又一脚踢了过来。

落丝回想起时幻向她说的属于他的故事——在他的说法里，紫维理应是一个胆小、羞涩、文静的人，但现在怎么会对她如此残暴？

“我说！我都告诉你！别打了！”落丝大喊道，这时紫维才收了手。落丝料想自己大概已经是脸上血肉模糊了，但只要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她就会去赌一把。

她开始讲述从她碰到时幻起的经历，并有意地磨削了她与浪海之间的交易，把自己描绘成与他们相同的受害者。

“你在……说谎。”

紫维的眼神显得空洞而恐怖，让落丝甚至不敢与她对视。那么多年来在赌场上的摸爬滚打后，她以为自己终于算是有点本事，却又没能打败浪海，现在又在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女孩面前感到恐惧。

“即使用你的性命，也不足以补偿这一切。”

一瞬间，无数种负面情感贯穿过落丝的全身，她的身体完全痉挛而无法动弹。在她两边的人散开了来，而紫维将她踩在了脚下。

落丝的意识最终在凌辱之下从那具躯体中消失了。血浸透了全身，她的外套也因此而变成了奇怪的颜色。紫维一把将其拎起，从外套上撕下了一层薄膜。

她没有在意那是什么，便转身离去。

浪海在密道里迅速地向下跑着。她暂且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暴动大致上是与魔术师有一定联系。难不成是言殊……？但在她所掌握的情报里，言殊不应该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所以始作俑者应该另有其人。

在她杀死时幻后，魔术师的能力并没有继承到她的身上，现在那些线的持有者肯定是个疯子，闹出这样的大事来到时候她又要费好多心思来解决事端。

为什么她和落丝没有受到控制？可能是她们把那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线”的能力的膜都套在了身上的缘故。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暴动又意味着那个人的能力很强，理应能突破这层膜……

所以能看出那人是故意的，想让她们在暴动中死去。如此针对她们两人，尤其是针对落丝。只能是言殊或者紫维——其中一人继承了时幻的能力……他还真是留了一手。

浪海跑到了密道的尽头，这里连接着归零楼的地下室。她最初抓了关在这里的这些人的原因就是他们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持有“线”的人，而昨夜时幻与紫维的出逃就让她成功找到了持有者，剩下的人现在就已经被“处理”掉了，因此地下室没有了人。刚刚人群都被吸引到楼上了，况且这地下室的大门已经被锁上，他们一时到不了这里来。她推开门走入地下室，尚未拆除的监狱呈现在她眼前。

虽然这里还有其他密道能让她逃到更远的地方，但那个魔术师肯定不会罢休，她的一切事业也要毁于一旦。她需要作出抉择：继续逃跑而流亡，或者绝地反击，尽管那都一样绝望。

而正在她踌躇时，远处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浪海几乎是本能般地往反方向逃去，在愈发密集的脚步声中回头看了一眼。

无数张她熟悉或是不熟悉的面孔，解放了他们对她最疯狂的恨意如僵尸般冲来。她毫不犹豫地向着他们开枪，但已无济于事。在她跑进下一条密道之前，愤怒的人群已经追赶上了她。

赌场老板被赌徒们抓住。随着赌徒们朝着她砸去的筹码、钢珠和其他在归零楼里随处可见的物品，她被活埋于自己的造物之下。

“我明明是操纵赌局的庄家，这一切却莫名失控，上帝带给我的只有悲剧的人生。”

浪海在死前的那一刻，没有看到任何人的身影。

不知何时雨已经停了，天空中也出现了第一丝光亮，但一切仍笼罩在黑暗当中。女孩背着男人的尸体，拖着沉重的脚步如幽灵般行走在无人的街道里。

她很疲惫，但复仇的任务已经完成，她再无更多遗憾了。落丝与浪海已死、扑克街暴乱四起、人们心中的恨意已无控制，各自在赌场里爆发。但这一切也与未来的她没有关系了。

恨意燃烧过后迎来的便是心灰意冷。无论如何，时幻已经死了，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她走到最初与时幻一同降落的那片空地后停了下来，将时幻的遗体放在地上，起身仰望天空中那缕光传来的方向，感觉好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对。凭着线我能隐约感受到所谓的‘平行世界’的存在，但是并无法看清。”

在紫维的眼中，那个世界愈发清晰。她的执念再度燃起。那是一个与这里非常不同的世界，在那里时幻与落丝、浪海只是朋友、兄妹的关系，反而是自己在彼岸不认识时幻。

直觉告诉她，那里的时幻正面临着危险。两名曾经杀死了他的凶手此时正聚集在他的身边，待到她们心中的黑暗面爆发出时他该怎么办？

她必须去保护他，可惜那个世界的她到目前为止与他的人生还没有交集。但她并非无能

为力。

“让我来将其改写为完美结局。”

她向着那缕光芒伸出手去，在那个世界里定位到了另一个自己的存在，挑弄着与她相连着的“线”。

“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一切爱与恨……就交给你来帮我完成。”

如同细弦崩裂，紫维的精神彻底瓦解，身形向后倒去。刚刚她已经把所有的自我通过那些“线”交付给了那个自己，现在的她已经什么也不剩下了。

她看向同样倒在身边的他。

“时幻……”

她也同样停止了呼吸。

黑色的线缠绕在一起，跨越世界的距离降临在它的新主人身上，结成黑色的翅膀。

茫然的女孩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属于她自己的一切就完全消失，她的人格也被彻底吞噬。

重生的她望向了他的方向。

“紫维……她也……”她也死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要逃。她们两人都已经死了——她刚刚用恐惧之线时已经感觉不到了紫维的存在。

言殊走出家门，最后再看了一眼宅邸，便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跑去。

“时幻，所谓‘幸福’的遗愿……我还有完成的机会吗……”

她未看到的天空中的那缕光芒已经消失。随着自身恐惧的解放，她哭着奔向黑夜中朦胧的未来。

2023.5.19——2023.7.18

回转 V

在时幻终于为他所讲述的故事画下句号时，半躺在床上的言殊借着手机的亮光看向床头柜那里的闹钟——比起电子的时间她更喜欢机械的钟表——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

虽然那些事情的信息量极大，但言殊的脑袋因为熬夜几乎快晕眩过去了。她勉强地眨着发疼的眼睛，给时幻说明了一下自己的状况后就立马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她拉上被子，闭上双眼。只是一瞬间她便落入了梦境。但在入梦之前，她仿佛看到了那个在黑夜中奔去的女孩。

那是另一个我，她意识到了这一点。

言殊醒来的时候，床头柜上的闹钟又转过去了八个小时。嘛，因为是周末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她依旧赖在床上，不过拿起了手机把凌晨时与时幻的所有聊天记录重新看了一遍，尝试去理解现状。

由那个听起来很像是胡扯但是逻辑上倒说得通的故事来看，似乎可以推导出很多事情。

虽然都很重要。但令言殊最在意的一点果然还是另一个自己的下落。故事的结尾里，那一个她失去了一切，孤身一人逃离了 H 市。

要是是她自己的话，恐怕实在那样的变故之后会直接精神崩溃吧——那一个她貌似强撑了下来，可是她的现状又如何呢。

言殊下了床，一边洗漱一边在心里整理着关于这个故事的细节。

那个世界的紫维，在时幻死后因为某种原因继承了他的魔术师的能力，颠覆了整个扑克街后自杀了。但似乎，她把属于自己的一切传输给了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紫维。

所以，这个世界的，言殊所知晓的紫维，在精神层面上继承了那个世界的她的记忆，甚至很有可能也掌握着魔术师的能力。

她回想起在扑克街博物馆里见到紫维时的经历。赌场明明噪音巨大，她与时幻对话的时候都需要挨得很近，但在紫维向时幻说出关于情书的事情时，她离他们两人还有着一段距离，声音却十分清晰，而且感觉像是来自于身体内部，这样想来，倒是有可能利用了“线”的传话功能。

她又回想起另一件事情：听到紫维那句话时的感觉，又与她听到那个联系了她与时幻的奇怪声音的感觉有几分相似。

“线……魔术师……恐惧……另一个世界的我……”

言殊看向面前的镜子，镜中的自己也盯住了她。

“该不会，那个向着我们隔空喊话的存在，是那一个我吧？”

她心中一惊，放回洗漱用具后坐回了床上，又顺便用手机翻了一遍上周时幻向她讲述的故事片段。

“那一个我，是知道平行世界的存在的。既然紫维能够跨越世界使用魔术师的能力，那个我并非毫无可能也这样做……”

在一段时间之前，她与时幻刚认识时，关于那个声音进行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那个声音想促使他们互相认识。在此之前两人的唯一联系是浪海，因此她曾被怀疑过是那个声音的来源，但如今有了另一种可能性。

“感觉……越来越像那么一回事了。掌管着恐惧之线的另一个我并没有因为紫维的所作所为丢掉自己身为魔术师的身份，至少在她逃走之时她仍然是魔术师。如果这段时间以来她的身上没有发生什么变故……”

“实际上，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言殊差点从床上摔了下去。刚刚的那个声音虽然是在她脑中响起，却不属于她的意识；虽然与她自己声音相像却并非自己所说出，且似乎带着一种沧桑。

那个神秘的声音似乎露出了真面目。

“我应该……说些什么？”言殊明知道声音的来源不在附近，仍无意识地看向四周，把话大声说了出来。

“你还是先听我讲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言惜。”

“……你不应该叫言殊吗？”

“我曾经叫那个名字。”对方的声音里透露出了怀念感，“但是迫于逃亡便改名了，如今也习惯了这个名字，你也那样称呼我吧。”

“嗯……”言殊没有料到和平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的首次对话会是这种话题。

“之所以现在才这样直接地向你讲话，也是有原因在的。在你足够意识到与相信着我，与我产生联系之前，这条跨越了世界的线所承载的言语无法达到你的面前。”

“我……”她像是犹豫了一会儿，“我知道你是一名魔术师，而且还知道那次改变了你的人生的经历，那两天在扑克街所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的这么清楚吗？”

“要说原因的话，是时幻……你那边的时幻，他所留下的最后一个愿望，导致了这一切。”

把属于他们的故事告诉这里的我们，当时的那个时幻所许下的看似毫无意义的愿望，在一切结束过后再度掀起波澜——想来一年之前时幻的记忆发生突变也是这个愿望的原因。

她便将时幻告诉她的故事复述给了言惜。虽说她与时幻一直在寻找答案，最后却是意外得到，但言惜应该并不在接受者的范畴之内。命运的那一个夜晚中，言惜未能给时幻帮上任

何忙，又没能拦下紫维，最后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想必对她而言是一场不堪回首的过往。这一年以来，她应该也很想知道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这个答案再度跨越世界辗转到了言惜手中。

“——按你的说法，紫维实际上没有死？”

言惜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这令言殊感到比较奇怪。按照她的猜想，言惜更加想念的应该是时幻而非紫维，应该首先会问的是关于时幻的问题。

“根据我之前有限的观察，在我这边的紫维身上发现了和魔术师有关的可能性。但在你的过去之中哪个娇弱的她，却与我印象中这里的她的强势与神秘形成了反差。”

“与她共同度过的那一天里，她给我留下的也是那一般娇弱的形象。按照你所说的过去发生的事，她应该是因为时幻的死才变成了那种性格——死亡，对于人，尤其是亲近的人，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是会造成极大的影响的。”

“……虽然应该会比较痛苦，但你能够向我讲述在那之后属于你的故事吗？”言殊尝试着说道。实际上，这也是她最想知道的。

世界的彼岸处，言惜在听到这句话后似乎沉默了很久。言殊也没有催促她，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两个世界似乎都平静了下来，直至她再度开口。

说实话，那梦中的故事深深地震撼到了时幻。

在那般混乱的世界当中，很多事情不能再用单纯的对错来衡量。虽然有罪的仅是浪海和落丝两人，紫维为了复仇不仅杀了人，还几乎毁灭了整个扑克街，他并不能说紫维做的就是对的，就是正义的，但也清楚那是已然疯狂的她在当时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他打开手机想找言殊继续聊下这个事情，却发现对方并不在线，头像保持着灰色。介于现在才十一点，又是周末，就先让她好好地睡一觉吧。

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的通讯录中，时幻一眼就看见了紫维的名字。根据他的猜想，他身边的这位紫维很可能继承了另一个世界中的她的一切。

要不要直接找她询问一下相关的事情呢？他在迟疑过后又选择了放弃，决定仔细考虑之后再去做。

退出界面后，时幻又在列表里看见了落丝的名字。

前阵子，落丝向他倾诉的那个“背叛”的梦大概也就是那个世界所发生过的事了。由于彼岸的自己那最后的愿望的作用对象是“他们”这个说法，落丝估计就是在那时见证到了另一个自己的最后人生。

这个愿望的作用时间似乎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一样。比如他自己就是在一年前得到了一

个开头，而最近才得以收获故事的全貌。作为故事中的关键角色，浪海迟早也会得到这一部分的记忆。

他不清楚浪海到时候会如何看待那一场梦，心思最为纯洁与干净的她能否接受那个故事中自己那罪恶的身份。以她的性格来看，即使是把它当作梦境看待大概也会深深地自责。

稍作思考过后，时幻开始为在线的落丝编辑消息。虽然有过去的这么多事情在身，于他而言最为现实的当下，还需要去努力修复因情书事件而支离破碎的朋友关系，之前刚与落丝的关系有些起色，他必须把握好这一点。

“离开 H 市后我就一直在逃跑。我并不知道扑克街因为紫维的原因而已经一团糟，担心自己仍然受到追捕所以才改了名字。”言惜说起了关于她自己的事情。言殊能听出来她把心中的苦闷压在心中已经很久了，一直以来无人倾诉，所以只是默默地听着。

“直到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平和的小镇里定居下来，在那时我才了解到自那一晚后扑克街的一切都迅速崩溃了。其实不只是扑克街，整个世界已然有一种衰颓的趋势，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日薄西山。”

“我为了谋生而在那里找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也曾交过一个名叫紫陰花的朋友，虽然如今她已逝去。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末日降临前享受片刻的安宁。”（关于言惜与紫陰花的故事，见《再演》一文。）

“曾经的我是一个恐惧生活的人，对于各式各样的事物都会产生害怕感，脑子里也会止不住地乱想。因为父母的去世，当时的我被寄养在了时幻家里——年龄差了七岁，他还有浪海这个妹妹，却把我当作亲生的妹妹来对待。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我对他真的放下了恐惧，他也将魔术师这个最大的秘密告诉了我。”

“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时幻提出了那个请求，从他手里借走了能够操纵恐惧的情感的‘线’。”

“自那时起我便套上了一层虚伪的坚强的外壳，强行用能力压下心中对于事物的恐惧，看似改头换面其实在本质上依旧是那个孩子。”

言惜微微地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

“本来这在平常的情况下应该也没什么，但在那场巨大的变故过后这竟失去了它原有的效果。无论我怎样做都难以抑制对于他的离开，自己的孤独，以及迷雾般的未来的恐惧……假如你也生活在像我这般不见天日的茫然中的话，你会明白的。”

“失去一切之后又重燃起重拾一切的希望，这件事情，我在同为流浪者的那个新朋友身上曾见到过。但结局是悲惨的，我刚从她身上重得的希望就因为她的惨死而消失殆尽，我彻底地失去了对于这个世界那崩溃的未来的信心，这也导致了我把目光投向另一个世界，也就

是你们所在的世界。”

“以前时幻得出的结论是魔术师的能力强弱与魔术师本身的情感强弱有关。你所讲的过去中，紫维那惊人的控制力简直是超乎想象……我的作用范围仅限于身体接触者，以及拥有强烈联系的人，我可以对他们远距离使用能力，包括恐惧之线本身能做到的观察与控制恐惧的情感，以及所有线共通的定位、传递信息一类的能力。”

言殊听到这番详细的解释后，好像理解了什么。

“强烈的联系吗？在一开始我和时幻听到你的声音时，那声音模糊地甚至听不出男女……”

“那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尽管我在急切地呼唤着另一个世界的你们，由于你们不知道平行世界的我的存在，我们之间的联系被严重地削弱了。只是在你们得到那个故事，知晓了我的存在后，这种联系才强烈起来。”

“也就是说，假如没有你那边的时幻曾经许下的那个愿望，我这辈子估计都不会与你讲上话？”

“就算是那样，我也很高兴能让你和时幻，这对在这个世界里本来没什么联系的人结下羁绊，或许这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我为数不多的可以开心的事情。”

那个世界中的她，与时幻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他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赖感，如果没有这些变故说不定还会往恋人的方向发展。虽然言殊自己对于时幻，这个她在不久之前才刚刚认识的浪海的表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将他当作因神秘的声音所联系上的，平常可以聊聊天的普通朋友，但她想自己是可以理解言惜所产生出的感情的。

“但在这快乐之后，我立即发现了令人不安的事情。”

言殊的思绪瞬间被打断了。“什么事？”

“在联系了你与那位时幻后，我偶然地发现到了紫维的不对劲。在听你说了你那边的事后，我现在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我所认识的紫维转移到了你那边去。”

“我的推测是，紫维为了追寻时幻，在他死后，她的执念将她指引向了你在的世界——毕竟两个世界是平行世界。”言惜补充道。

“这么说来，紫维确实向时幻写过情书……不，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件事情比较复杂，但你的推测大概是对的。”言殊在自己脑中回想起情书事件时，才发现这件使得他们四人关系破裂的事情比起另一个世界的暴乱不过是微浪罢了。

“这事情本身没什么，但她其实相当危险，我想你在与她接触时也能感受到吧。因为时幻的死而产生的病态的执着，在我的观察之下，终于发现了其中最为恐怖的那一点。”

言惜的语调中渗透出了一种惋惜感。

“在她看来，平行世界的两个人是相同的。”

“……这个事情不是还蛮有道理的吗？”言殊有些不解。

“你想想在我这边浪海和落丝的结局。”

“……”

“我在观察她的行为时发现了紫维对于他们两人的恨意甚至是杀意，但他介于时幻的感受与这个世界的种种法律法规之类无法轻易下手。这样的恨意是我一直以来观察到现在才确定的，尤其是根据你的说法确认了是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后。”

“不过我认为平行世界的两个人不会完全相同，你和我就有挺大的差异，虽然我过去也有过心生恐惧的阶段，但没有你那样严重。再比如说浪海，我认识的那个她与你那边那个终极反派完全就是两个极端啊。”

“我也是否认她的想法的，但你要小心的是我们毕竟是平行世界，一定会有相似性。在她最极致的恶中会有着善，在她最极致的善中会有着恶。同样的，在她最极致的恨中会有着爱，在她最极致的爱中会有着恨。”

时幻暂且不知道是否该向落丝隐瞒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事实，毕竟牵涉到太多事情。或许在未来某一天他才有更加适合的机会去告诉她这一切：在故事已经尘封落定的时候。至少，关于那个故事他自己也有不少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比如在另一个世界的他死后的经历。

他与落丝聊了一会儿后就假托有事中断了，实际仍然待在房间里。言殊的头像仍然是灰色，于是时幻便打开了与“紫维 zhiwei”的聊天界面。

上一次他尝试给紫维发消息时，收获了使他陷入恐惧的“警告”——那个人好像是想让时幻刻意地向她隐瞒些什么。也就是因为那件事情，他潜意识中将紫维认作了与他敌对的人。

但如今真相已明，紫维是那个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她。虽然想到另一个世界的他们两人存在着一定的恋爱情结这点令时幻感到相当的羞耻，但他也总算是明白了紫维在情书事件中盗用落丝的情书的理由。

“明白她的心意与一切的缘由，这无疑是有有助于我重建大家的关系的，只是不清楚这个人这回会不会阻拦我。”

待到半分钟后时幻整个人重新缩回了被子里，他才微微苦笑了一下，重新回味着他的梦。他或许想要理解另一个世界中他所谓的“爱”。

“按你的说法，我要想办法去阻止紫维？让我一个普通人去对抗一个控制着几乎所有感情的能力上限极高的魔术师？”

“关键在于时幻。你也知道她那恐怖的执念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对于时幻的追求，或许也是她认为两个世界的人完全相同的原因，她忽视了你的世界的时幻可能会与她心中的时幻存

在着差异。”

言惜接着说道：“在你的世界里，她印象中的曾经的两位生死仇敌却变成了时幻的朋友，这妨碍了她下手，因为她不能不能考虑时幻。要是在你的世界里，落丝她根本不认识时幻，那么恐怕早就被灭口了。”

“所以，你认为，该让时幻去劝说紫维？”

“这个问题现在变成了我们要劝说时幻。因为……”言惜的声音显出一丝难堪，“他好像根本没意识到紫维的危险性。并且，在我看来，他也根本不会相信这一点。就算是我现在跟你说了这么多，你也会全部相信吗？”

“你是另一个我，你不会伤害我的，我当然无条件相信你。”

言惜好像轻声笑了笑，“谢谢你了，但是时幻不会这样想。无论是大我七岁的他还是大你三岁的他，他们都有着那该死的责任感。或者再抽象一点说就叫作‘爱’。曾经，在我的世界里，那个仿佛心中只有恶念的浪海，她的所作所为都被时幻看在眼里，无数的她的恶行从理智上推动了他最后去对抗浪海。但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紫维下手的证据，空凭推测和我们两人的说法无法说服他。”

“那应该怎么办？”

“就目前而言，我保留有一种不太实际的计划，并且成功率很低，连能不能做出准备都难。”

“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一个已有的优势在于紫维好像干脆忘记了我的存在——或许相比于时幻我对她毫无意义吧。而且她也还不知道你是谁，至少不知道你的名字，没有认出你就是这个世界的我。”

言惜接着说道：“在这个计划中，几乎每一步都是冒险。你还记得时幻死前浪海那混蛋向他展示的一支叫作‘落日’的针筒吗？”

“好像是说，可以让人假死。”

“按她的说法还能取下魔术师的线。因此这个计划成型了：我去归零楼的遗址找找看那玩意儿，把它通过某种方式交给你，你再趁机对你那边的紫维使用。在不杀死她的情况下撤除她的魔术师身份，至少可以大幅度降低她的危险程度了。”

“中间所谓某种方式，指的是……”

“目前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是许愿。我也是魔术师，根据你所讲述的时幻的最后一段经历，魔术师死时有许一个愿望的权利。借助那个最为神秘的存在，或许我能够把那些针筒带给你那边。”

正如言惜所说，每一步都是在冒险。言惜能否找到针筒，她的许愿是否会被接受，自己是否能够“刺杀”成功，其实全都是问题，但……

“我不接受。至少中间那一步要另想办法。我不能让你因为我们的事情而牺牲。”言殊直白地拒绝道。

“你知道吗？言殊，选择权不在你，而在于我。你是否接受并不重要，但是当你拿到针筒的那一刻，你就必须代替我将任务完成。”

谈话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究竟是什么让你不惜生命来支援我们？”

“那个答案，你明明是清楚的。”

言殊刚想要回答，脑中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感觉，如同崩紧的弦终于断开一样，她本能般地知道了言惜切断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虽然已是正午但窗帘仍紧闭着。朦胧的黑暗之中，言殊好像再一次看到了女孩的背影向远处奔去。

在她担心起言惜的选择时，她才意识到，这一段时间以来那丢失的恐惧心回到了她的身体里，随即将她拉入了悲伤的深渊。

2023.8.13——2023.8.16

他最后说道，让她和紫维幸福。

言惜不能忘记，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都尝试着忘记过去的生活，可在所有的希望彻底破灭后，她又止不住地回想起了他的名字。

想要见到他的愿望，在这一点上言惜觉得自己丝毫不比当时的紫维要弱，只是她没有紫维那样霸道和疯狂的能力与性格，也不能和不会做出把自己的意志强行灌输到另一个世界的自己身上这种事。

但是死人无法复生，另一个世界的他也终究不是她想要见到的那个他。事实固然如此，言惜也只是想寻求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她已经成年了，已经开始工作了，已经独立生活了，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孩子。失去了魔术师能力控制的她会对周遭的一切都会产生发自内心的恐慌与不适感。

强撑出大人的模样，又是要给谁看呢？

她还是不愿意去接受，自己早已孤身一人了。

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扑克街乃至整个 H 市都发生了巨变。言惜也是自那次逃离后第一次回到这里，迎面而来的只是令她茫然的陌生感。

她的过去，真的找不回来了。

随后，言惜了解到城市的列车系统早已瘫痪，如今剩下的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大多是用自行车和摩托车出行。当她提到扑克街时，那个人用怪异的眼神看了一眼她，然后说道：“那里现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根本没有人在扑克街活动。”

仍然有老旧的公交车在行驶，但数量已经大大减少。言惜原本就是宅家派，对于整个 H 市的构造一点也不了解，换了几辆公交车后终于偶然地发现 84 路的终点是梦境湖泊站。

她就坐在木椅上等着，茫然着，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

梦境湖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言惜隔着湖能看到的高楼大厦中，没有一间房间是亮着灯的。

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怀念扑克街以前那光污染级别的明亮，明明这亮光从前让她经常睡不着觉。

下车之后，言惜沿着湖泊的边缘，向着扑克街的方向走去。为了不被其他人看到她往那边走她表现的小心翼翼，但她一路上就没有碰到过其他人。

“这里要数我们 H 市散步者最多的地方之一了，旁边就是梦境湖泊，远处又是扑克街，

姑且当做灯光秀来看待。”他对小时候的她是这么说的。

扑克街在如今的人们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禁忌，那场诡异的大暴动的大部分成员是当时在场的赌徒，而他们后来基本上都自杀而死，少部分幸存者也精神崩溃，无人能说明暴动发生的原因——经调查所能发现的只有大量赌场老板也死于那场动乱。

紫维最初的目的只是为复仇而杀掉浪海和落丝，却迁怒到了整个扑克街上至生灵涂炭的地步。她没有资格去评价紫维的行为，只是已经发生了的无法改变。

过去他经常告诉她，这一整个世界呈现着无法挽回的败落之势，人们的负面情绪不断增长，即使是兴盛的扑克街也很快会迎来毁灭的一天，因为魔术师和紫维的原因，那一天提前到来，可就算是没有这些，扑克街总有一天照样要毁于一旦。

扑克街，H市，只是世界的缩影罢了。

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对于这样一片空地，她只在依稀的印象里想起了“交错点”这个名字，却怎么样都想不起他为何这样取名了。

面朝扑克街，言惜犹豫了一下，没有继续向前，而是拐了一个方向朝着旁边同样无人的老街走去。

直到一年多前她还生活在父母最后给她留下的这座大房子里，整天无所事事。他来得越是频繁她就越是高兴，因为那意味着她有人陪伴。

言惜走到了那栋屋子的房门前，用手背轻轻地敲了三下，敲完才恍惚地意识到里面不可能有人。

出发之前言惜曾尝试着找过这屋子的门钥匙，结果一无所获——或是她没有带出来，或是她丢在了路上。她默默祈祷着，直接向前推开屋门。

门没有反应，命运并不对她仁慈。言惜没有勉强自己，再试了一次之后就选择了转身离开，把所有封存的记忆固执地锁在屋内使自己不被过去所吞噬。

扑克街曾是赌徒们的聚集地，因此言惜根本没有来过几次这里，对它的印象仅限于远远看着的时候。尽管如此，她也能感受到此处的荒凉与往昔的繁华的强烈对比。

归零楼是扑克街最高的楼，这一点依旧没有改变。楼顶上巨大的黑桃皇后卡片默默地注视着一切，或许成为了扑克街无人敬仰的守护神般的存在。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着，她竟有了一种世界末日提前到来的错觉——虽然这个世界离末日也不远了。她要做的是找到这个世界的“落日”中最后的希望，再将其传承给另一个世界——这倒是有一种独特的意味。

落日总会再次变为朝日，尽管照耀的已经不是此处了。

言惜在扑克街里彷徨了许久，待她遇见归零楼时已然来到黄昏。她没有搜任何的地图或导航，这一场朝圣者的旅行将要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光，但万念俱灰的她还是不想死。

她从破旧的大门走入，随后她立即注意到了一点：手电筒的灯光下，眼前的场景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地方沉积着一年以来的破败与灰尘；另一部分地方，却显现的相对干净许多，似乎还有若隐若现的鞋印。

“这里最近有人来过吗……”

言惜决定顺着鞋印的方向走去，很快地她被指引到了楼梯口处，这里的楼梯像经历过地震一样，几乎每一级台阶都被各种混乱的物体堆满，但其中被开辟出一条道路可供行走——想必是那个人干的。往上或下都有路可走，言惜在考虑过后决定先往上走。

她想先看看那些对过去而言至关重要的地点，它们大部分都在上层。

在极度的寂静之中，言惜独自一人向上走着台阶，脚步声的回音在楼道里永无止尽地反射着。

他和紫维，曾经沿着这座楼梯向上一路狂奔过，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在那之后见到了她。说实话，为什么他们那一次在空中飞了起来，可以说是至今仍未理解的最后一个谜团，但言惜暂且没有兴趣对其思考。

向上的这条路在感觉中好像过了无限久，现实中却只过了几分钟而已，言惜扶着墙壁，跌跌撞撞地走入归零楼楼顶的玻璃房间。

脚下没有什么流光溢彩，有的只是一片死寂。

言惜在窗边望着灰色的世界沉默着，没有停留便立刻转身逃去。站在最高的地方俯视这座空城，着实令她心里发慌。

她首先探查了他被浪海枪杀的那个房间，在某个角落里仍然残留有一地的玻璃碎渣。

随后她又来到紫维将落丝折磨致死的房间，警方在一年前搬走尸体时画下的轮廓线如今也已无法看清，从各类有用的证据来看，发现杀死落丝的凶手是谁之类应该并不困难，只是紫维在此之后也立即自杀。

说实话她也不清楚自己为何要在这些房间里仔仔细细地观察，明明知道她要找的东西不会在这些地方。她只是……继续在消耗时间。

走廊尽头，浪海的办公室开着门。言惜也没有太在意为什么门开着就走了进去，毕竟那只针筒最有可能在的地方大概就是这里。

在她之前也有很多人来到过这里，先不提那一晚无数赌徒冲进了这里把一切都搞的一团糟，后来还有警方与各类探险者，比如她先前看到的那个鞋印，所以她也没有多大的指望能

找到针筒。

出乎她的意料，半小时后，灰头土脸的她还真的找到了那被封在针筒内的金黄色液体。根据针筒上刻下的字迹，这剂“落日”现在还能够使用，使用办法是“直接刺入灵魂”。

在确认这一点后，言惜感到有一股寒意从手上传播至全身——那是死人的温度。她又忽而体会到了解脱感，因为自己的任务快要完成了。

“无论最后神明是否愿意让我从恐惧中明晓自我，我都会死去，在我死后的事就与我没有关系了。”

她轻声说着，走出了浪海的办公室。

在楼梯口处，言惜决定再回玻璃房间一趟，因为她刚刚逃得太快了。

说不定，从那扇窗子里跳出去，一跃而下，就是她结束自己人生最优雅的方式，又或者她会在跳出去后飞起来，这时她又能够明白那个事件里最后的问题，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愿。

她艰难地向上爬着楼梯，在废墟之中沉默地穿行，转过拐角，再一次推开沉重的木门，眼前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场面。

一个男人正站在窗边，向外看着。

“……”言惜没有选择特意隐藏自己，而是直接走入了房间，踏在了玻璃的地板上。

眼前的男人转回身来，看向她的表情中显露出一种平静。

“我知道你是谁，你叫作言殊，现在叫言惜。”男人的身上一切看上去都很普通，面孔与声音也对言殊来说毫无印象。他从兜里抽出了一根烟，缓缓地点上。

“那么……你是谁？”言惜谨慎地问道。

“在此之前我们并非毫无关联。”男人的嘴里吐出一口白气，“那一个夜晚，你失去了你的义兄，我失去了我的女朋友。这两个人，他们是亲兄妹的关系。”

言惜想了一下，很快便得出了答案：“你是浪海的男朋友？”

“嗯……我的名字叫潜，”男人把烟向身后丢出了窗外，“我在这里等了你一年有余——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到这里。”

“但是我并不认识你。”言惜冷冷地说。

“你也没有那个必要。”潜说道，“我只希望你能在这里听我说一会儿。在这回之后，我们也不会再相见。”

马上要去自杀了还相见什么？言惜没有说出，只是点了点头。

潜把打火机给收了起来：“你和我，一样都是那起事件的受害者。当年，浪海她也把你作为抓捕对象之一，而你又给那两个人提供了庇护，你绝对知道很多事情。”

言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一动不动地站着。

“我这一年多来，一直在调查那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如果是你的话，或许能为我

填上那个漏洞。”

“暂且不论那一点，是什么驱使着你寻找答案？”

“原因吗？”潜笑出了声，“我本来应为那夜的死者之一，却幸存到了现在，让我活下去的，不是对浪海的死报仇，不是想讨一个公道，而是发生过的这一切让我无比忏悔。如果我能早点说服她放弃抓捕魔术师的计划的话，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言惜从言殊的转述中知道浪海实施那个计划的原因是弥补她的感情缺失：“我想你没有办法说服她。”

“你果然清楚原因。”潜狡黠一笑。

言惜也没有隐藏的打算：“你为什么会有一个感情缺失的女朋友？”

“我没有为她的无情开脱理由，只是她的感情在面对某一类特殊的人时才会表现出来，对她而言就是我。虽然她对待人仍然是残酷的，就在那个晚上她把毫不知情的我当作人质利用，”潜轻叹着气，“另外，据她所说，她有的那个特殊情况，在她哥身上同样存在。”

她自己是那个能让他表现感情的人吗？言惜立即否认掉了脑中的这一点，那个人应该是紫维。

“所以她基本存在的感情缺失是她夺取魔术师力量的源由，也是为了达到操纵与玩弄人心的目的。你没有必要为无法阻止她而忏悔，那是必然的。”

“或许吧。”潜似乎没有完全同意，只是又点上了一根烟，观察着上升的雾气，“你先前问我是什么驱使着我寻找答案，在无数创伤过后你又是怎样活下来的？”

“活着？”言惜愣了一下，接着说道，“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打算，重新燃起的希望也已彻底毁灭。”她努力挤出一个苦笑的表情。“自杀的准备已经做好了。”

“你看上去仍有未了之事，”潜把手里的烟指向言惜，“你真的要放弃自己这条被别人拯救下的命吗？”

“已经绝望了，但这段时间以来失去的人生意义又被我重新拾得，不过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让我直白地说吧，”潜有点不耐烦了，“你明明还想活着，但是对于生的恐惧却压倒了对死的恐惧。为何对活下来感到那么绝望？以及，根据我的调查，你不是控制恐惧的魔术师吗？”

“我自己的恐惧已经失控了。”言惜把手放在了胸前，感受着心脏的跳动，“至于我心中的绝望，你没有相同的感受吗？既然你也失去了所爱之人？”

“浪海啊，我确实爱她，尽管她是一名罪大恶极的坏人，但也是真的爱我的人。这世上已经没有爱我的人了，可是你呢？”

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闪过她的脑海。

“说不定，还有爱我的人，至少，有一个愿意无条件相信我的人。”

“这样吗？”潜像是在低头沉思，“那就不要随意牺牲自己。或许你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法？”

“这个话题就这样打住吧，请不要再干涉我的私事了。”言惜中断了话题。

“也罢，拯救你的目的或许我已经达到了。话说，你手上拿着的那个针筒，那是什么？”

“我来这里正是为了寻找这个。难不成你有这个？”

“我有一支，被我放在这里的地下室里，原本是浪海的遗物，是那些人在她的遗体的口袋里发现的，后来就留给了我。它对我没用，就交给你吧。”

男人把烟再一次丢向了窗外，

在两人下楼梯的时候，潜问了言惜很多关于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言情也尽量地回答了她。

地下室仍然保留着一年前那个监牢的模样，这里是故事开始时他们两人决定出逃的地方，也是故事结束时浪海死去的地方。

言惜随后得到了第二支“落日”，根据言殊的说法，当时浪海只是拿这个东西向将死的他炫耀，结果现在转手到了自己的手里，并成为了改变未来的关键。

在那个世界里，她与浪海是最好的朋友，此处却是立场相反。她最后的造物流落到了自己这里，大概是有着命运之类的推动着吧，言惜摇了摇头，不再去想这件事情。

没有多久她就与潜告了别，独自走在漆黑的扑克街中。这种地方因为不再供电所以没有霓虹灯了。言惜就在最深的阴影处低着头默默前行，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两支针筒。

黑暗之中那两支金黄色的液体散发出淡淡的光亮来，但言惜把光线都收在手中，像是怕它们会就此消散。

她眼前的一切事物都被永无止境的黑暗融合成一团，直到走出扑克街被大雾笼罩的天空才看到点点星光落下。梦境湖泊的对岸，H市正散发出温和的气息，但言惜终究不属于那一岸。

“我需要，记住自己从哪里来，然后上路。”

她找到了交错点的位置，把包放在了地上，准备在里面翻找她需要的东西。她的手一伸进去就碰到了刀柄，直接将其拿了出来。

借着若隐若现的光线，言惜在刀面上看到了自己模糊的样子。她面朝扑克街的方向，双手举起刀，把刀尖对准了自己。

“这样……一切都要结束了吧。”

H市还是和以前一样大风凛烈，言惜的手在寒风之中止不住地颤抖。

“用这个，刺进我那早已不再炽热的心脏。”

她喃喃着，眼前忽而冒出许多回忆，她努力睁大眼睛尝试看清它们，情况却不比原来好多少。然后她想到这些东西是她的回忆而不是真实的事物，睁大眼睛是徒劳的，但她的回忆怎么就不是真实的事物了？把她养育大的父母，给予她陪伴与爱的他的存在，在生活的最低谷成为希望的紫蔭花，这些人都是她认识的美好存在。想到这里她豁然开朗，眼前的景象又变得清晰了。她能看到当自己从烤箱里拿出曲奇时他脸上的笑容，自己以为那是嘲笑才把曲奇摔在了地上……

眼睛被亮光闪了一下，她回过神来，正对着自己的刀尖戮穿了所有温暖的过去，来自现在的星光把她重新带回黑夜之中。她盯着刀尖看。

“我不能再犹豫了。”她想。

她想要用力把刀捅向自己，却发现自己冻僵的手臂已经几乎不听她的使唤。接着她试图告诉自己该放松下来，但是毫无作用。她不得不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的死，是为了把这两支‘落日’带给她。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价值了，一定要用好。”她这么对自己说。

言惜重新举好刀，深吸一口气的同时闭上了眼，用理智拉动着她的双手。她能想象那把刀正在飞快地接近她心脏的位置，给一切画上句号。

但就在她的胸口感受到刀尖的触碰时，她的手因为恐惧而猛然停了下来，反射性地将刀丢了出去，跪在了地上睁开眼凝视着自己的双手。

“我，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啊！”她的眼泪沿着双颊流下，“我还不想死！我不要死！我要活下来去见他……”

仿佛是顺应着她的崩溃一般，密集的雨点打在了她身上，天空在瞬息之间转变为了巨大的暴雨。言惜就这么大哭着，将一年多来的所有恐惧完全地从心中释放而出，而她已经无法分清泪水与雨水之间的差别。

过去了好久，她才再次睁开自己生疼的双眼。大雨仍然在下着，天空仍然一片昏暗，而她已在不知不觉中昏迷了好一会儿。

这时她的情绪已基本恢复稳定，不过她已经不关心那把刀被她丢到哪里了。她茫然地从兜里取出一支针筒，金黄色的液体散发着淡淡的微光。

她努力地重新站了起来，把针筒对准自己。使用办法是“直接刺入灵魂”，她依稀记得。她在大雨中抬起头，望向星光中的夜空。

“我的名字叫做言殊，是控制恐惧的魔术师。如果你愿意倾听我的愿望，那就在我的梦中现身吧！”

没有任何迟疑，言殊把针筒刺向了自己。她隐约地感受到了那针头直接穿过了她的身体，而刺入了什么她所不清楚的地方。接着她微笑着按动推筒，把那金黄色的液体注射到自己灵魂内。

眼前的星空与大雨被黑夜吞噬的同时，她也失去了意识。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言惜在坠入那黑暗的世界时仍是感到了恐惧，不过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从她的身体里引出了一条白色的线伸向远方。或许是刚刚注射过“落日”的原因。她好像能看见自己内心中“灵魂”的位置，而恐惧之线连接的正是那里。

没有思考过多，言惜顺着线的方向走去，稍后她看见了她所期待的场景：空中正漂浮着一团凌乱的色彩。

“你就是魔术师吗？”言惜抬起头问道。

“你的情况，十分奇特。”她的脑中响起自己的声音，“你应该还活着吧？”

“我不能死，我还有未了之事。不仅是为了把针筒带过去，我还必须在这无数的生活中的折磨后活下去，背负所有过去的伤痛与新生的希望而活下去。”

“你这澄清而又毫无杂质的恐惧之心，着实令我惊讶。不再害怕任何事物的你，这样看来或许也确有着活下去的价值。我只能希望你真的能够成为通向他们和我的完美结局的那把钥匙。”

“和你的完美结局……？请问，我能问关于你的事情吗？你这位强大的存在，是否曾经也是人类……？”

“我的事情，”那个声音明显犹豫了一下，“有机会再说吧。如果你能发掘他心中的‘爱’，那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见面。这既是有我的私人原因，也是给你的未来的指示。”

“指示，吗……我知道了。”

言惜知道正是因为到最后他觉醒了“爱”的情感，才能把遗言传达给她，而这也是支撑了她直到现在的最根本的动力。现在她需要前往另一个世界，再一次见证他心中的“爱”的觉醒。

魔术师做出这样的指示，其背后所谓的“私人原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必须等到下一次见到它才能知道了吧。

在反应过来之前，她就沉入了黑暗。

然而在击破黑暗之后，迎来的是彻底的光明。

言惜再次睁开眼时，首先看到的是白云与蓝天。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剩下的那一支

针筒还在那里。在支撑着身体爬起来后，她意识到自己还在交错点，但远处的扑克街却已换了一副模样，并且散发着生机。

身上很痛，可她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拎起了包就匆忙地向着扑克街走去。

她已经不再是恐惧的魔术师了，但她也不再需要那种能力去控制自己的内心了。

虽然扑克街的变化很大，言惜却没有心情去看。她微微地向上瞥了一眼归零楼那张巨大的黑桃皇后，脑中有一瞬间闪过现在仍然独守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接着向着她的目的地走去了。

她穿过一扇公寓的铁门，在风穿过树叶的呼啸声中走到了 217 号房间的门口。这扇门与她自己房间的门长得很像——而至于门的里面……

言惜轻轻地推开了虚掩上的门。凌乱的房间里，那个粗心的屋主人正在以惊愕的目光看向她。

“你是……”

“言殊。”

2023.8.16——2023.8.25

《故事之后的故事》收编后记：

《时间之巅 5.0》的故事在原本的规划中应该有三个部分：“倾坠”、“回转”和“归心”。作为我最重视的，同时也是花了最多心血的，写的字数最长的一部作品，我最终选择了停止创作。我原有的故事框架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去写归心篇了，尝试过写重制版但是我的生活的繁忙已经不允许我再这样做下去。虽然这个故事到回转篇结束时还是莫名其妙的，就相当于给你放了个电影预告，说接下来要爆发大战，我却偏偏把归心篇当作电影正片然后不写摆掉，跳过所有核心内容。其实我一直认为《时间之巅 5.0》的故事确实存在一个“归心篇”的结局，只不过是还没有动笔写下来而已。在同一世界观下，也确实存在《时间之巅 5.0》的故事结束之后的新的故事。

在此《故事之后的故事》中，还有一篇较短的故事《再演》，讲述的是言惜流亡的那一年间属于她的故事。《再演》从性质上讲是《时间之巅 5.0》的一部外传，用来补充一些设定和人物形象的。啊讲真我整个《时间之巅 5.0》写下来塑造的最好的也是最喜欢的角色果然就是言惜啊。甚至还给她写外传。

《时间之巅》是一个独属于我的系列作品。时幻和紫维的故事，在无数个世界中轮回转生。虽然《5.0》的故事未能圆满，但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的可能性的。

2024.8.12

附：设想中的尾声

（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能写完这个故事的话，就拿这个尾声做一个小彩蛋吧。）

“这已经是她第五次跳入时间之巅了。”

穿着校服的紫瞳女孩站在那悬崖边对着前方的深渊伸出了手。她所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一切依旧照常。

“果然，我还是无法干涉她的这场梦，她也只好继续重复着从这悬崖上坠落而下。说到底，这里也并非是属于我的世界。我必须在故事之间继续流浪，找到反抗上帝的办法。”

她摇摇晃晃地转身离去，手中还拎着一个酒瓶。

“同为这些故事的读者，你却拥有着我所永远无法接触到的真实。虽然如此，有你的陪伴，我还是感到好受一点。让我们启程前往下一个故事吧。”

话说完时，她才把目光投向了你的存在。

“你一直在听我说话吧？只可惜你总是忘记我的名字，这次也不例外。记住，我的名字叫作紫霏，而只有你才能将我从这永无止境的故事之后的故事中拯救出来。”

女孩很快就离开了。时间之巅的故事仍然保持着原样，她所留下的一切痕迹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除了。

于是，你也见证了故事的终结。

2023.8.28